漢唐事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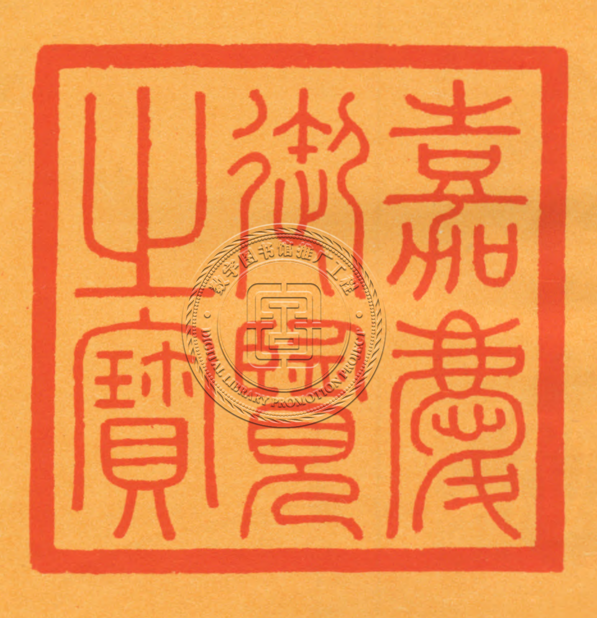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慶御覽之寶



漢唐事箋



江蘇古籍出版社








漢唐事箋十二卷後集八卷提要

元朱禮撰禮之事蹟無可攷其書論漢唐政典凡食貨職官禮樂兵刑穿穴三書參稽六典爲寔是之學無蕪蔓之辭論二漢之事往往有微言精義可補顏李二家注義之所未及者至于李唐典制但取新書不取舊書蓋新書紀傳不及舊書之詳表志則新書詳贍舊書太略禮專論大經大法以表志爲則非不用舊書也禮持議平允措詞爾雅無繁冗簡陋之弊學識在鄭樵之上其論太初算術謂司馬遷與鄧平

同定其法當時以為最密而史記反去太初日分之術而用古法九日四十分據漢書太初術建星進退于牽牛之度知太初術疎而不密故史遷有意不用其法而淳于陵渠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說為附下固上儒生讀史漢者皆習焉不察而禮能詳言之可稱發前人之所未發矣

漢唐事箋吾友朱君所作也凡其沿革廢置損益更張纎息節目有關於治體者罔不領舉而綱提并包而叢括遡流尋源隨事箋注悉有據依一覽之餘了然在目噫是書之作豈特通古已哉學優而仕輔世長民之道舉不越是有志於斯世者茍能鑒漢唐之迹而隆萬世之規庶乎此書之傳不為紙上語耳此吾友以私淑人者也不敢終秘用鋟之木以廣其傳云時至正元年孟秋之月前進士盱江南窓謝升孫子順父序

漢唐事箋前集目録

漢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十二

漢唐事箋後集目録

唐

漢唐事箋後集目録

漢唐事箋卷之一

進士 盱眙 朱禮 德嘉 著

漢

宰相

自武帝不能擇相亦不能任相

自武帝以公孫宏為丞相而其後儒者始相繼秉軸張禹等賛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宏以儒相其後蔡義韋相元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宜其賢於漢初軍功刀筆矣然筭計課效未聞遠過於前何也蓋武帝本自不識儒徒誘於美名而取易制者為之既任以相乃使侍中出入禁闥辯論數詘大臣以侵外庭之權嚴助傳公孫宏朝覲奏事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遺義之文大臣數詘九卿更進用事太常光祿

勳衛尉太僕廷尉大司農少府大鴻臚宗正而天下之務不關決於宰相萬石君傳慶為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宏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即位以來亟拜亟罷而五十四年之間凡易相者十三人衛綰竇嬰許昌田蚡薛澤公孫宏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田千秋彼固不足以任相位又奪其權而責之事安望其方盡職者哉宣帝抑御史之權似以知尊禮丞相蕭望之傳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差居丞相後丙吉為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廷中與丞相均禮時議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耶丞相司直緐延壽奏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受所監賍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然六百石以上吏不選於丞相而調於尚書尚書總天下大計而

六百石史丞相不得輒調官宮久典樞機而天下之事一切歸於中書石顯傳宣帝時任中書官顯為僕射元帝即位代洪恭為中書令時元帝被病不親政事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自決貴幸傾朝蕭望之初元中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僻建白以為中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公明廉正處之宜罷中書宦官官不聽成帝雖罷中書而復置尚書員自丞相以下皆聽命焉成帝竟寧四年春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然則漢之宰相焉用彼為哉史臣不究其所以謂元帝專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康衡迭為宰相使上牽於文藝而孝宣之業於是乎衰嗚呼此豈儒者之過哉用儒不得其賢與夫權有所分而不得其職者之過也以武帝之用儒擇其賢者而責成功則漢之為漢不止於此矣

三公

漢三公之名最舛因知前後七失

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駁而三公之名為尤甚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百官表太尉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成帝罷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復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百官表成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表哀元壽二年更丞相為大司徒是歲復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大司馬之職終漢世不改方漢之初丞相之權最尊太尉特佐其職而已藉福說田蚡曰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至是太尉之權始無異於丞相

也故事御史大夫奏事會廷中差居丞相後不當與丞相鈞禮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廼不禮於丞相丙吉至是御史大夫之權始不下於丞相也惟宣帝能加禮丞相抑御史大夫而不使之抗尊武帝寵假大司馬之權而不任宰相（元狩衛青霍去病及後元二年霍光為大司馬）故終漢之世大司馬專秉國柄（史高許嘉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莽並為大司馬）而宰相具位奉行文書而已夫司馬古之六卿掌兵者也（周官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自漢以太尉改置而兵柄不移致使其權在丞相上以貽異日借竊之禍其來遠矣故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志荀悅注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卿官）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太尉三失而為東

漢之尚書令僕通典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官主中書成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東漢置令一人千石僕射一人六百石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

四失而為魏晉之中書監令通典魏黃初改漢相國為司徒文帝又置中書監令以劉政孫資為之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其後定例置大丞相第一品後有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為之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為之晉武詔以荀勗為中書監令毗贊朝政及張華為中書令劉卞謂曰公居阿衡之地東晉庾冰為中書監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又惠帝永寧中罷丞相置司徒永昌中罷司徒并丞相更易不常掌管機要

五失而為後魏之門下侍郎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具置之然而猶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為樞密之任

六失而為隋之三省隋百官志尚書省有令左右僕射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擯相威儀畫規獻納糾正違缺中書省有監令掌出納帝命唐志隋以三省之長中書令等共議國政凡相職

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唐代

宗永嘉中始建內樞密院使二員以宦者爲之其職惟掌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中書門下施行而已及朱梁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爲崇政院更用士人敬翔李振爲使然止於承進文書宣傳命令如唐宦官之職至後唐莊宗滅梁復故爲樞密院以郭崇韜爲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晉高祖即位惡其專權遂廢之至開運復置自是相承不改號稱二府禮遇畧同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見徐守悖南窓記談錄蓋至於宋而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西二府不惟失其名而併與其實而失之矣予故因漢而詳言之

臺諫 分職既專遂致言路不廣

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而大夫佐丞相兼總萬機中丞佐天子專掌糾劾總御史員四十有五秩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百官章奏其三

十人則留御史府治事百官志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刺史領侍御史員十五人監察奏官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獨蕭望之傳如淳漢儀注御史大夫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事凡遣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監察御史也漢制師古引官典職從云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二二千石不奉詔書侵漁百姓三二千石不恤疑獄以喜怒任賞罰四二千石選署不平蔽賢寵頑五二千石子弟恃怙形勢請托所監六二千石藺附豪强通行賄賂至于大夫則有諫大夫光祿大夫太中大夫官無常員多至數十人俱掌議論見百官表如蕭望之部按延壽之驕恣延壽傳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遣御史按延壽在東郡時放效尚方用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嚴延年劾奏霍光之廢立延年傳延年擧侍御史宣帝初即位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皆以御

史也劉向戒外戚之竊柄本傳向遷光祿大夫時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兄弟七人皆封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乃集五行傳論奏之龔勝爭孫寶之繫獄孫寶傳哀帝徵為諫議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卻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寶奏請復治傳太后怒上乃順旨下寶獄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皆以大夫也其為制善矣然古者誦詩傳言各以其職上達於君而下至百工亦執藝事以諫初未始有出位離局之責漢之御史與大夫固以助天子之耳目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觀鄭昌訟蓋寬饒之書曰臣當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寬饒傳寬饒奏封事言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上以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執金吾議為寬饒大逆不道鄭昌愍寬饒忠直憂國訟云云上不聽乃下寬饒吏而鮑宣上書論何武亦曰官以

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鮑宣傳宣為諫大夫是時哀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武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旨皆免官宣上書乞復武云云夫職在諫諍然後得言天下事而職非所當諫者其不為越職可乎自是而後其職益分因御史而置南臺專以糾臣鄰之邪佞通典逮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故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游道為尚書左丞曰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晏然因大夫而有東省專以審人主之愆謬通典散騎常侍秦漢為加官魏文始用士人孟達為之掌規諫宋以之為東省官後魏北齊皆屬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領諸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官屬莫備於唐唐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下大夫掌刑法典章糾正百官罪惡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侍御史六人下掌糾舉百僚及入閣承詔知推彈雜事殿中侍御史九人下掌殿廷供奉之儀京

畿諸州皆隸焉從七品監察御史十五人下掌分察百僚巡案州縣獄訟凡十道巡案以判官二人為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二察戶口賦役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四察盜賊蠹害五察德行孝弟茂材異等六察黠吏豪宗貧弱寃苦不能自申者而其治愈不如古職有所拘故也故愚以為人君之設諫員孰若使天下皆得盡言而無擇乎

大司農 天子私帑可濟公用盡除私帑則失之矣

漢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供天子私奉養 漢志應劭注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 大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 百官表本秦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更名大司農 漢初縣官未榷鹽鐵山海之稅歸之少府武帝元封間乃始令司農丞領鹽鐵事官自榷之 百官表斡官鐵市兩長丞初斡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又食貨志元

封元年桑宏羊為治粟都尉斡天下鹽鐵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置均輸鹽鐵官上許之而向時山海地之稅歸於少府者至是始入於大司農矣按毋將隆傳云漢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於少府則大農少府自不相關將隆傳哀帝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將隆奏言云云故高帝之初吏祿官用悉用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則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司農用有常度而不至於乏食貨志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萬石武帝初年用度未廣都內之錢貫朽不

可較食貨志都內大農屬官也大農猶有餘財元狩以來費用百出大農經用租賦並竭始不足以奉戰士見食貨志而猶未至於出私帑也宣帝承武帝困弊之餘乃始出私藏水衡錢以供縣官工作之費宣紀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工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其後西羌之役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賈捐之傳元帝時捐之罷朱厓對天子之內藏至是始與大司農相通為用也史載元帝溫恭寡欲賞賜節約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王嘉傳哀帝時嘉上封事如上云云大農內藏俱有餘蓄亦何事竭公帑以肥其內哉東漢光武併禁錢掌於大農少府

（注云漢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其意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子孫開邸鬻爵以私藏何哉（東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夫掖庭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一切取辦於外庭則固有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計出於無聊而為內庫之私也（靈帝紀靈帝開西邸賣官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然則宣元二君捐私帑以濟君用要不失為美意也

國史（國史不廣傳於漢為是）

古者列國皆有史以記一時之事劉項戰爭時猶有楚漢春秋（見藝文志凡九篇）出於陸賈之所記豈高帝既得

天下獨無秉筆之臣而至武帝始立太史公乎當是時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而石室之所藏實在焉武帝置太史公亦紬石室金匱之書而著史則漢之國史固有先藏於蘭臺者矣司馬遷傳武帝時司馬談先為太史公談卒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又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畧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至于茲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待後聖君子攷之藝文志有所謂高祖傳志云凡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有所謂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若起居注者意者漢之史隨事載錄無有筆削至武帝時始置史官修之而為史乎今所存太史公書至於武帝繼是又有馮商成帝時人所續太史公十餘篇不傳於世志云商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

（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傳）用是以知班固之史蓋又述司馬遷而為之者也大抵史非一世之所可成亦非天下之所共有司馬氏父子三世掌史而不易以他職取其專也（司馬氏世掌天地官喜生談談生遷）史成則藏之名山而留其副於京師初未嘗人傳而家有之也自元去武亦已遠矣時東平王求太史公書而王鳳不與以為太史公書有縱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險阨皆不宜在於諸侯王（東平王思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對云云天子如鳳言遂不與）此足以知國史之秘非若他書人人之所共有也後史官視為遷轉之地而列聖遺篇往往士大夫家所共錄又廣而刊行之

則有異於漢矣

經筵 昉武取宣以及章帝

武帝招選俊才置諸侍從嚴助朱買臣吾邱司馬之徒並在左右而皐朔不根持論亦廁其中雖一時儒生講問經學然或作或輟一暴十寒義理溫潤之辭豈復有勝於恢諧之說觀其語於倪寬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不好及聞寬說又從寬問一篇見歐陽生傳信知太羹元酒不足以適口而不知寬之說帝者果何說也宣帝甘露中始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蕭望之以名儒平奏其議而上親稱制臨決焉見甘露二年自是遂為常制而預論石渠者類以明經為博士其與武

帝時異矣甘露中施讎為博士與諸儒講説異同於石渠歐陽生薛廣德戴聖皆以博士論於石渠夫石渠天子所藏秘書寓於未央大殿之北俾諸儒出入禁庭講論經學以養成天子聖德而絶其後庭游宴之狎亦今所謂講筵是也使漢之人主不視以為具文又得老成如蕭望之者居之則其所得多矣是以東漢章帝嘗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章紀中元元年云作白虎奏議即今白虎通豈非漢之美意哉

官制有爵有職有加官而加官浸重

漢官志有爵有職官而又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者爵也漢年表秦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

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三公九卿者職官也九卿見宰相注又秦紀中稱丞相御史大夫次乃言廷尉李斯公自廷尉為丞相意者廷尉在秦為九官之長乎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騎而散從無常職也中常侍之屬加官也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諸吏得奉法按劾如御史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為散騎常侍也又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朝其爵則以功次差轉等級不差考之樊噲夏侯嬰二傳可見其職官之除授初不係其爵之高下固有崇爵而官不轉者樊噲爵至列侯始遷為郎中樊噲傳噲賜爵為列侯號臨武君遷為郎中夏侯嬰至列侯不離乎太僕是也本傳嬰賜爵列侯號昭平侯終為太僕不遷官云云亦有官尊而未有高爵者景帝後元元年賜中二千

石諸侯相爵右庶長是也（本紀）遷轉之際或遲或速雖有資格而未始一拘於資格也惟加官所加則出於上之特恩其所加或上自列侯將軍而下至郎中皆可以出入禁闥（漢百官表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都尉尚書太僕大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步浪切）乘輿車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故其敘官多在職官封爵之上如成帝建始元年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是也（本紀）漢初未有加官自武帝始置此而外庭公卿之權益於是乎輕矣（博議云加官獨丞相御史不得加）

爵（爵雖不古然甚有次第）

秦爵二十級自公士以上至不更四等則比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九等依九命之義也則比大夫也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秦都山西以關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比古圻內有子男列侯比古列國之諸侯詳見下食邑注漢初因之凡爵一級直錢二千惠帝紀元年令民買爵三十級以贖死罪應曰一級直錢二千若宋贖罪入三十匹縑矣有赦賜民爵一級高帝五年賜一級於元有功受爵軍士後惠帝初即位一五年長安城一呂后元年一文帝即位一立太子天下為父後者一景帝即位一三年七國平一四年立太子榮一七年立太子徹一中元元年一五年一後元年一末年皇太子冠賜為父後者已上十六年八賜民爵有罪則許民買爵以贖罪武帝元朔六年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諸買武公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餘見上注爵公大夫以上者得與令丞

抗禮高紀五年詔曰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爵五大夫有罪不入狴犴爵上造以上者當刑減一等惠帝紀爵五大夫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以上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如淳曰盜為逃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犴也應曰城旦四歲刑也鬼薪白粲三歲刑也爵非公乘以上者無得冠劉氏冠高紀八年即竹皮冠也爵至五大夫以上者乃得復一人食貨志晁錯說文帝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迤復一人耳其服飾免復各以其爵之高卑而為之劑量也以樊噲夏侯嬰二傳攷之其遷轉次第有不可紊者樊噲以舍人有斬首之功賜爵國大夫樊噲傳東定沛與司馬𡰥音夷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等六級已而加列大夫擊章邯斬首二十三級賜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也七級已而

賜上聞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已而賜五大夫後攻圍斬首十四級賜五大夫九級已而賜爵卿破趙賁軍斬首六十八級賜爵卿已而爵號比封君攻究陵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顏氏曰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已而賜重爵後從攻長杜等處斬首十四級賜重封顏曰重封者加一號耳累遷將軍賜食邑擊秦還為將軍益食平陰二千戶高祖即位益食邑八百戶後定楚賜食武陽號武陽侯夏侯嬰以太僕常奉車顏曰為沛公奉車也有降敵之功賜爵五大夫本傳從攻胡陵平平以胡陵降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擊秦破李由軍賜已而賜執珪破章郎賜已而得印一匱從擊趙捕敵六十八人降卒八百餘人顏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已而封滕公擊秦君雍陽東已而賜食邑封平胎侯益食茲氏漢王即位從擊代益千戶後解平城圍益細陽千戶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賜奪邑五百戶擊陳豨黥布益千戶定食

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一級一所截有紀序間有超遷越轉

則有出於上之特恩而已

祿 漢祿優於大吏自宣帝後遞優小吏

漢吏祿賦於民見食貨志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祿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只以穀計也注見後至廣律則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見成紀益大司馬大司空俸如淳注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錢四萬是則漢祿穀多而鈔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本傳上元帝書益寬饒以太中大夫而擢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本傳當時亦以為祿厚加之節臘有賜貢禹傳又嘗賞賜四時雜繒綿絮衣服酒

（肉諸果物）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干祿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此東方朔所以給朱儒以諷上也（朔傳武帝時對上言朱儒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紀神爵二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哀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云云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哀帝又益吏三百石以下俸（本紀）自是小吏稍稍優游至平帝時諸官吏初除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吏比二千石以上致任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於高爵厚祿者損之耳（紀元始元年詔曰云云如淳曰吏於除皆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全俸平帝即位故賜真顏曰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餘詳見平紀）光武

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紀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云云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爲八十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爲五十五顏漢表注曰漢志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稱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百石者十六斛漢表云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師古曰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也東漢志千石月八十斛比六百石者五十五斛凡諸侯受俸半錢半穀餘悉與西漢俸同又見光武紀本則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宣帝哀帝增三百石以下光武減六百以上其損益之制不同要皆有補於小吏

封侯 漢封侯無定制名實皆私

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太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 漢官表高帝初置顏曰漢制皇太子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也諸侯王金璽盭綬上音利綠色也 羣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 官表顏注言其爵位上通天子 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 見功臣表 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 見諸侯王表 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高后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是也 高后本紀如淳云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嘗為之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 有見任宰相而封侯者公孫宏封平津侯是也 本傳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

為丞相惟宏無爵於是以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侯自宏始也有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酇侯樊噲妻呂須封臨光侯是也何傳高后封噲傳惠帝六年封有以方士而封侯者欒大封為樂通侯是也郊祀志成帝封或以地名如以蘇建為平陵侯衛伉為宜春侯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青擊匈奴封衛青破匈奴封子伉或以功封如霍去病比再冠軍封為冠軍侯本傳再從大將軍斬捕有功比再冠軍號為冠軍侯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驃侯霍去病傳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去病伐單于有功封破奴為從驃侯或以意名如張騫為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本傳從衛青擊匈奴知善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侯乃霍光為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本傳注文穎日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復先王列爵封土之

意也

漢唐事箋卷之一

漢唐事箋卷之二

漢

食邑

邑與爵迭相先後而無定制

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東漢官制注云徹侯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其次關內侯本無食邑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如淳曰列侯出關食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邑食其租稅宣紀賜德武食邑是也東漢官制引古今注曰建武二年初令關內侯食邑者俸月二十五斛餘十八等大庶長以下如吏職耳見東漢官制注引孫綽晉百官表注自一級至不更四等比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關內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列侯依古列國諸侯之義高祖即位之初其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所以寵異於一時非常

制也高紀五年臣瓚注曰秦制列侯皆得食邑今士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爵第七也其後論功封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漢功臣表高帝十二年侯者百四十三人又巴寡婦清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宣帝本始元年論定策功賜蘇武等八人爵皆關內侯周德蘇武李光劉德韋賢宋畸丙吉趙廣德德武食邑蓋特寵劉德蘇武二人而加異之也宣本紀宴注舊制關內侯無邑也以蘇武守節外國劉德宗王俊老故特食邑然有累爵至列侯而未有食邑者樊噲是也噲傳先封臨武侯後定三秦方食邑有累賜食邑而後封侯者酈商是也本傳先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及益四千戶高帝即位從擊荼乃賜列侯故顏師古以為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

或得邑地或受空爵此例多矣不可約以秦制斯論為得

流品 始進之時稍隨其品其後則亂

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才能勳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引强申屠嘉以蹶張薛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吏皆致為丞相 並見本傳 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亦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中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 嚴助以賢良對策擢為中大夫朱買臣以嚴助薦召見說春秋拜中大夫疏廣明春秋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平當以明經為博士 其以材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嬰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 嬰初為沛

廄司御從高祖降沛以嬰為太僕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武帝遷為太僕並見本傳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故湯為內史掾丞相薦補侍御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湯始給事內史為甯成掾武安侯為丞相徵為吏薦補侍御史治巫蠱獄後遷為廷尉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霸始以卒史領郡國錢穀計簿書正顏曰計出入之數正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長皆掌財也武帝末以入穀補左馮翊卒史使領郡國錢穀計簿書正以廉補察補河東均輸長雖其始有所分別而積功累勳無不可任者此漢所以未免雜也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革去曩時軍功刀筆之選見宰相注誠可為一代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

本傳黯時與湯議論湯辨常在深文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

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中書以醫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命而以令史久次補之東漢百官志侍郎注引古今注曰永元三年七月增尚書令史員注曰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以孝廉為郎宜乎丁邯恥以孝廉而為郎也邯字叔春有高節正直不撓世祖以郎補之邯稱病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世祖令虎賁減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為郎出處同上誠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能何害哉

納諫納諫貴乎能用不能用則貽實禍

納諫人主之美事非明斷之君不能以盡其美蓋惟

明足以察其言惟斷足以行其言若泛然受之無所別於其中則亦悠然容之而莫能區處於其外果何貴於納聽之名哉梅福稱高祖從諫如轉圜信矣至於武帝則曰好忠諫悦至言天下布衣厲志竭精以赴闕庭使武皇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此言武帝雖有好忠悦言之心而不能用其言也福傳成帝陽朔四年上災異書故汲黯以數諫不得久留於內本傳上名為太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於內遷東海太守而司馬相如之在左右類皆托諷於詞賦而且不敢倡本傳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裔不為用相如欲諫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以詰難之以諷天子又諫獵又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又奏大人賦言神仙事上大悅則是有聽諫之名而非有誠然之心也余嘗悲夫元帝成帝

之聽言非不容納也而卒使諫者以言自禍誠可哀哉京房言石顯於元帝歷陳災異以證顯之為亂而上謂房曰已諭（本傳）則元帝誠知石顯之奸而聽房之言也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直數三事以指鳳之擅權而上謂章曰吾不聞社稷計（元后傳成帝時上封事建遣定陶之國非是王鳳以閨門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不宜納後宮私其妻上寤謂章曰云云）則成帝誠知王鳳之姦而聽章之言也然而石顯終為中書令而京房以誹謗政治棄市（本傳房出守郡劉告房與張博通謀誹謗政治博皆棄市）王鳳終為大將軍而王章以非所宜言詔獄（元后傳王鳳上疏乞骸骨帝使尚書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人殺首子蕩腸非所宜言下章廷尉致其大逆

罪非惟明有所不察斷有所不行而卒使忠直受誣殞於非命天下以言為諱而終於獻頌劉歆美新楊雄坐視漢鼎之移而莫與之爭悲夫

節儉 文帝性儉元帝勉強哀帝偽為

儉美德也有出於天性則自然而安行有出於因人則勉強而力行有出於偽為則暫然行之而必敗文帝衣綈履革蒲席韋帶器無彫文金銀之飾示樸以先天下東方朔傳孝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又本紀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終身安於儉素而不以為陋此天性之自然也元帝納貢禹之諫溫恭少欲罷齊三服官減太僕食穀馬及水衡食肉獸後宮賞賜節約卒能

積都內少府之錢此因人而力行也貢禹侍元帝時禹上封事云云天子深納其言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又罷齊三服官餘見大司農註哀帝即位之初易帷幃去錦繡乘輿席緣不過綈繒見王嘉日食封事卒乃濫寵董賢奢侈亡度土木極工至以綈錦衣于柱石之上賢傳哀帝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木土之工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此偽為而敗也故王嘉上書哀帝歷陳二君儉德以戒其失且舉論語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以為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建平二年日食舉直言嘉上封事云余是以知文帝之儉雖出於天性復能資之聖學以成其德是以躬行於上而化行於下海內殷庶興於禮義卒為有制之賢君其以此夫

用人

武帝用人多而濫既懲之僅得霍光

武帝求材最廣得士最多而縱意任使至於殺廢固亦不少矣自其即位之初舉賢良武紀元光元年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問隱處孝廉責之郡國元光五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元朔元年詔曰二千石議不舉者罪待詔舉之使者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明當世之務令與計偕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而獨行之君子則名詣行在元狩六年詔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故自漢以來未有若武帝求賢之廣也而當時人才自一技一能莫不思有以表見而輻湊闕庭自鬻者不可勝計梅福傳成帝時上書武帝好忠諫悅至言是以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計云云司馬相如以子虛進朱

買臣以楚詞進吾邱壽王以善格五進而其他如東方朔主父偃終軍之徒皆以上書獲躋膴仕（已上並見列傳）梅福所謂孝武好忠諫悅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賞不須顯功（見福傳成帝時上書云云）此言得之矣然人才以易進故類多俊逸英秀之士而無持重樸厚之才迎合苟售惟上之欲而帝喜其徇己與之周旋事功卒以不效則又逞其誅戮而痛懲之此其故自武帝得之之易而用之不擇其勢必至於此及其晚年名臣文武消鑠欲盡乃始詔求跅弛之士而用之（元封五年詔云云）豈非屠戮殆盡而無以供其用故耶抑豈才美之士有所畏憚而不肯任其用耶抑向之所任者多華少實

非所以為今日用耶帝亦既知之矣前日之所用者亦已悟其不足任矣晚乃得木強之霍光自侍衛之中而拔之一旦付以社稷之重而屬以周公之任果然無負其所委而卒以當漢祚不競之危光傳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立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可任重大屬社稷上乃命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病篤光流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後擁昭立宣皆光之力信矣用人之難也如此哉

重賞高帝重名器武帝輕之霍氏私之

人主以爵賞勵天下使夫人奔走從事而不以為倦輕畀而褻與之則非所以為馭人之柄而彼之受之也亦視以為當然而莫知所貴矣漢惟子房不可以

爵禄誘有佐命之元勳而廉於受賞封留之後定遷都立太子本傳封功臣高帝令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日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又要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多勸都雒陽良曰雒陽非用武之國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要敬說是也於是即日車駕西都關中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之未得堅決呂后乃使呂澤劫良曰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令太子為書卑辭厚禮迎四皓四皓從太子遊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本良招四人之力也皆大功也而未聞其有加爵蓋高帝亦不敢以是瀆之也灌嬰夏侯嬰之徒一級一所隨其功戰而與之夏侯事詳見上爵注灌嬰傳嬰初以中涓擊秦軍於杠里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又戰藍田力疾賜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郎中謁者破龍且弱列侯號文昌侯食杜平鄉後數力戰拜中大夫又遷御史大夫擊項籍破之益食邑二千五百戶漢王即位益三千戶取楚王信食潁陰二千五百戶擊豨布益

二千五百戶後定令嬰食穎陰凡五千戶除前所食邑而陳平出六奇計大抵繞益邑封而已本傳平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食邑是高帝愛惜名器如此哉自武帝好大喜功乃始輕用其爵武功之置號為寵戰士也元朔六年置武功爵以寵戰士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閑輿衛三良士四元戎士五官守六秉鐸七千夫八樂卿九執戎十政戾庶長十一軍衛而富家大賈類以入納粟財得之出食貨志文成少翁五利欒大以方士而拜將軍裂地封侯至以乘輿器物賜之郊祀志武帝封欒大二千戶封樂通侯賜列侯甲第乘輿斥車馬帷幄器物充其家抑何甚耶嘗觀霍光之輔漢可謂忠於為主而不輕於用賞者昭帝欲侯金建則止之金日磾傳曰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光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光曰嗣父為侯國上笑曰

侯不在戎與將軍子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桑宏羊為子弟求官則抑之蘇武留匈奴二十年不屈節而還僅為典屬國光傳桑宏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求官亦私恨光又燕王上書引蘇武前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為典屬國彼其為天子愛惜名器誠可嘉也然至昆弟親戚咸列勢要光寵赫奕根據朝廷光傳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光兩女婿東西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親黨連體根據朝廷此豈一以公選耶士之不誘於爵祿者能有幾擁天子之柄而公於出陟則賞不瀆而民知勸矣漢之爵賞惟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救弊 昭帝善革弊宣元成失之

創新法者多末流之患而矯宿弊者有張皇之驚二

者胥失也蓋法不可以輕議而弊不容以驟革漢武帝率意造作增置法度類非高皇帝之舊其官名其兵制固未易以一旦革而其切於民病者至昭帝則為之改正初未嘗有張皇之驚也亭毋馬取息於民則既罷矣食貨志武帝時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昭紀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母馬應劭注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民爵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而口賦之加則常有以貸之而勿收昭紀元鳳四年賜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又元平元年又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榷酒酤爭利於民則既罷矣武紀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始元六年罷榷酒酤官而鹽鐵之議則姑有以遲之而漸去食貨志武元封元年桑宏羊領大司

農代孔僅斡鹽鐵乃請置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昭紀始元六年詔有司問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後不果至元帝初元五年詔罷鹽鐵官永元三年冬復鹽鐵官如初

昭帝豈猶有藉於此哉蓋以是為前人之所為將次第而去之不欲矯激以暴其愆此其所以為善革弊歟宣帝去副封以防壅蔽似矣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官為二封置其一於副領尚書者乃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後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乃從之而典樞機者顧以閹孺卒成洪恭石顯之患置廷平以均詔獄似矣宣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而所任信專以法吏元紀宣帝取用多文法吏卒致趙蓋韓楊之冤趙廣漢蓋寬饒韓延壽楊惲

元帝知郡國宗廟之可罷而不知太上原廟之不必復也元紀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建昭五年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文穎曰高祖已自有廟

在長安城中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灼曰原本也成帝知中書宦官之可罷而不知尚書四曹之不可置也成紀竟寧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顏曰漢官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常平宜建而卒廢安知賤糴貴糶之可以救荒宣五鳳四年耿壽昌自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元帝二年諸儒多言常平可罷上從議罷之部刺令宜遵而卒改安知秩輕權重之可以擊奸武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秩六百石歲奉詔條察州成紀綏和元年罷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去一弊而一弊復生立一法而一法復蠹無乃失於輕議而驟革之歟若昭帝者可謂深長思也

政令奏行皆由御史故簡徑而無留滯

漢無每日常朝之禮至宣帝始五日一聽事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行之當時則已為勤矣然天下萬機纔五日一聽決意其遠方之政令必有壅滯而不通稽留而不決者然考之於史趙充國上疏誅先零以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才七日爾（見充國傳）王溫舒之誅郡中豪奸奏行不過二日得可（本傳溫舒為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致族小者乃死奏行不過二日得可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金城河南去京師幾何里而文移迅速無有壅滯稽留之弊其故何哉蓋漢奏事專掌於御史（百官表御史大夫有中丞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按）百官舉事無時而朝之文書上下惟一御史主之耳

汲黯奏事於武帳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避帷帳中使人可其奏史丹進諫於青蒲丹傳元帝寢疾皇太子希得進見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言皇太子適長宜立不可動搖皆不俟常朝而入奏也及詔令之頒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始以御史而主奏即以御史而行下高紀十一年詔舉賢士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身勸駕此漢之政令所以簡易而無壅閼

文武並重不偏於一用人文武相遞

高祖當征戰日不暇給之際過魯而祠孔子本紀十二年至代而求樂毅之後本紀十年至代求毅後封華成君此其中持文武之權恒輕重相準以貽後世並用文長之計其意

微矣議者徒見高帝不喜儒生而思猛士謂其尚武而不尚文抑不知文武一道其相胥以為用高帝固未嘗二其所見也當勇力爭奮之時而董公仁義之說不以為迂（高帝二年）及拔劍擊柱之項而叔孫通禮儀之制亦以為當（通傳）援詩書於馬上（陸賈傳）而聽留侯韜畧之謀（賈傳）寓歌詩於大風（高紀十二年）而善陸賈新語之奏（賈傳）此其機蓋發於過魯至代之日矣至於文帝之好元嘿若尚文者而講武習射不廢於平時（匈奴贊文帝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武藝注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武帝之喜征伐若尚武者而制度典章焜燿於當代言其取士則以方正賢良選於內郡（武紀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

侯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之士元紀竟寧二年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元延元年詔內郡舉方正以兵法勇猛選於邊郡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而文武莫不並用而無遺言其用則以試弁期門轉為諫大夫甘延壽傳元帝時試弁為期門後以許嘉薦為諫大夫孟曰弁手搏也以諫大夫遷為執金吾毋將淫傳王音奏請淫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後以穎川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而文武之才莫不更迭而不偏上之人不以文武為二途下之人不以文武為二事舉而用之若權衡焉而無低昂偏重之勢此固高祖有以開端於其始其慮顧不遠哉

漢唐事箋卷之二

漢唐事箋卷之三

漢

集議

漢之集議公而且嚴

漢置大夫專掌議論苟其事疑似而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两府大臣而下至博士議郎皆得以伸其己見而不嫌於卑抗尊也故罷昌陵有議成帝時將作大臣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永始元年下詔罷見陳湯傳罷郡國廟有議元成傳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云云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等七十人皆曰宜勿云云賞邊功有議陳湯傳湯與甘延壽使西域矯制斬郅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矯制不宜加爵士議久不決劉向上疏云云宜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公卿議封焉入穀贖罪有議望之傳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

民給轉輸田事頗廢來春民食必乏縣官殺度不足以贍之爾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可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傳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李彊議敞奏是非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敞

賈誼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誼傳未嘗以公卿之言而廢誼之對

呼韓邪單于願保塞朝臣集議卒用郎中侯應之策匈奴傳竟寧間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吏卒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對不可罷有十事上從之遂下詔勿議未嘗以將相之言而格應之奏也

朱博得罪議其獄者五十八人而諫大夫龔勝等敢於異將軍二千石之議也朱博傳博為丞相初傅太后以求尊號傅喜持正議太后怒傅喜不助己使傅晏風博奏免喜侯博受太后詔與趙元議作奏喜上疑博丞旨詔彭宣問狀宣劾奏博等結習貴戚背君向臣請詔獄制曰將下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

望四十四人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博元罪皆不道假詔者節名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
王嘉得罪議其獄者六十人而少府猛等敢於抗驃騎將軍御史之議嘉傳孔光等劾奏嘉薦梁相徵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請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光等言可許少府猛等十人以為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不緘默以因人不雷同以附勢不合黨以濟姦不托公以行私惟盡其己之所欲言而付之人主之獨斷此漢之集議所以有公天下之意然至屯田之功既成有詔詰前言不便者充國傳充國上屯田奏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伏
馬邑之舉既敗獨罪首謀以謝天下成帝欲擊匈奴王恢曰擊之便韓安國曰勿擊便上從恢議以恢為將屯將軍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

至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遂去軍罷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時元光二年此又足以警謀議之不謹者故表而出之

儲貳不能謹擇輔導每創意者皆非

自四皓從遊太子見張良傳而其後遂以私交為儲貳之常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而多以異端進此固所以貽戾園之禍也戾太子傅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巫蠱事起太子死於湖宣帝謚曰戾以湖闕鄉邪里聚為戾園夫以君父在上使子弟得以外交而不禁其私豈復有正言正行而導之者耶考之於史漢太子官有太少傅庶子舍人而其詹事又有率更家見百官表應劭注曰庶子員五人秩六百石詹省也給也贊曰秩真二千石率更掌漏刻故曰率更家令宴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秩八百石

使其皆賢則轉導羽翼之功爲多而又奚必求交於外邪賈誼上書文帝以選左右早諭教最急見治安策而文帝卒用晁錯爲太子舍人其言曰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錯傳錯從伏生受尚書歸上書稱說詔爲太子舍人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上世之君不能奉宗廟而劫殺於臣者皆不知術數也皇太子讀書多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上善之拜爲家令夫錯刑名之學也而導景帝以術數宜其身卒不免後以七國反斬錯東市至於宣帝而又以外戚監護太子家故疏廣以謂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夫官屬已備而猶使舜得厠其間疏廣傳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許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云云且太子自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監護

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使元帝不能變其優游之資以哀宣帝之業此孟子所謂退而寒之者至其如有萌焉何哉夫外焉賓客以進其異端內焉官屬以教其術數而昵於外戚培異日擅權之漸皆非所以為訓也三代有道之長可不知其所自乎

朝儀　外庭雖嚴內朝大褻

自蕭何置未央前殿而漢有宮闈之禁高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自叔孫通制朝會常儀而漢有君臣之禮當是時也謁者贊導郎中俠陛百官執戟傳警而御史執法舉不如儀叔孫通傳通與弟子百餘人共起朝儀為緜蕞野外習之月餘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宮設兵張旗幟

傳下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喧譁失禮者則漢之宮闕內外有禁而漢之君臣相見有禮矣故名文臣則見於宣室文帝名賈誼宣帝名何武成帝名王嘉名武臣則見於武臺武帝名李陵顏曰未央宮有武臺殿不下司馬門則有罰張釋之傳皇子與梁王共車而入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正劾奏如淳注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醉褻殿上則有劾東方朔傳朔嘗醉入殿中如遺殿上劾不恭有詔免朔為庶人宦官怠慢於朝會宰相得檄名而戮辱之申屠嘉傳嘉嘗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名通諸丞相府責通小臣戲殿上大小不敬當斬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

而謁丞相則猶知宮闕之嚴而君臣之不可狎蓋至名見犬臺而願以常服朝（江充傳武帝時充名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踞廁視大將軍而加以不冠見丞相（武帝時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見汲黯傳）則何褻之甚也彼其溺於宴安而憚於禮法不樂於外庭之檢束而便於內朝之褻近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後儀禮志朝會注胡廣曰漢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而君臣相見之儀所以若是之苟簡也嘗讀張衡東京賦然後知光武顯宗最嚴於朝會之際每月元日覲於殿下者數萬人賓臚傳命郎將司階天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延以三揖詢問朝政行君臣燕飲之禮而罷（東京賦云云於是元日羣后旁戾百

條帥師于胥斯泊藩國奉聘要荒來貢共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人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節將司陷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晰晰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磕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補警蹕已下離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黄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把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詢萬幾詢朝政勤恤人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湟荷天下之重任匪怠湟以寧靜發京倉散禁錢賚皇僚逮輿臺令膳夫以大享雍餼浹乎家陪春醴維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踐　嗟夫俾西漢之君損益叔孫通禮儀而行之定其常朝之典而使百官進見之儀習於平時亦安有近習預政之患

禮古禮可復而漢不復咎始於叔孫

叔孫通爲漢制禮雜以秦儀其說以爲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通傳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也上曰可而古先聖王之制非所施之於後卒使漢家之禮法度不立品式無章郊祀建而惑於天地分合之異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云云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名特祀者也陰陽之別以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冬至使有司奉祀南郊日夏至使有司奉祭祀北郊奏可宗廟立而疑於昭穆迭毀之說詳見元成注學校雜太常之制武紀元朔五年詔禮官勸學以爲天下先太常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勵賢才焉丞相宏請爲博士弟子員見儒林傳明堂遵王帶之圖郊祀志武帝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上下相承

風俗侈靡其所著為漢儀者又與律令同録而藏於理官禮樂志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録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臣民莫有言者顔曰理即法官非復視以為禮豈能有以美教化而定民志哉且漢以為古今之俗不同而時措之儀不得不然耶初韓延壽守潁川一旦變告訐之風而為禮遜之教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百姓莫不遵用其教延壽傳徙為潁川太守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由是民多讎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遜因與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延壽於是令文學教官諸生皮弁執俎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何古人之禮行於一郡而不可以行於天下歟高祖草創之初未遑他務然猶有可議者賈生論經制於孝文誼傳王吉明王制於宣帝此時

而不為是終不可反三代之禮也其後曹褒議定漢禮章帝授以叔孫通漢儀告以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乃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子庶人制度凡百五十篇不數月而奏之章帝章和元年名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云云褒依準舊制雜以五經讖記之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為百五十篇上之餘見曹褒本傳夫以百五十篇之繁斷以一人之見成於數月之間而雜以讖記之言蓋不待見其書固已知其紛駁而不純於古矣今去古浸遠而古禮之存於世者無幾有能博議而復之者乎其卒不可行於後世乎

樂　漢樂概為不古

一代之制必有一代之樂定鐘律考中聲而後樂之

所自出者有其本矣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制氏世為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竇公樂書者乃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將采諸子之言以為樂記而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又藝文志孝文時河樂人竇公獻樂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則漢樂之述於古者止於此而已叔孫通因秦制為享祀之樂欲放古采薺肆夏清廟之奏此猶可也禮樂志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弦管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沛中之

歌特一時醉語而使禮官隷習施之原廟禮樂志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兒童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帝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常以相和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隷業而已相如等所為歌詩非有和順積於中者而於郊祀用之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女七十人俱歌恐我將斯文昊天有成命之頌宜不如是也蓋自高祖樂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禮樂志房中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高祖樂楚聲故房中之樂楚聲也武帝好趙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付之閹孺鄭聲洋溢於朝廷而五侯貴戚類以女樂相尚禮樂志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均調又不協於鍾律而內

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顏曰五侯王鳳以下也定陵淳于長也富平張放也無有能窮其樂之所自出者安望其移風易俗哉古者學校皆以樂名而所以教養乎學者莫先乎樂也劉向勸成帝興辟雍設庠序隆雅頌之聲以風天下此誠有得於古禮樂志成帝時犍為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於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以風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漢惟學校不立而肄業於太常儒林傳元朔五年詔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其後太常孔臧等議曰請因舊官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其可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太常號為掌樂百官表太常屬官有太樂太史太祝

等官犍為得古磬又不能驗其樂於後卒使漢氏之樂習為淫聲而無一代之制至王莽乃始名天下通知鐘律者以正乖謬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鐘律者遣詣行在嗚呼此豈作樂之時哉

郊祀 漢郊祀大率虛文敝亦非古

漢之郊祀初因秦之雍畤而增其數為五天子令有司致祠而未始親往也郊祀志秦雍有四畤高帝二年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也有青白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名故秦祠官復置太祝太宰故如儀文帝始議親郊之禮在位二十三年纔一祠雍畤而已文紀十五年議郊祀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於是始幸雍郊五帝武帝雖定三年一郊之制郊祀志武帝八年初至雍郊見

（五時後常三歲一郊亦見本紀）然未始有常禮也即位八年（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凡八年）而始郊五時至元狩越十年而再郊其後或以連年（元狩元年祠五時二年又祠五時元光二年至元狩元年凡十年元鼎四年祠至五年又祠）或以八年（元狩三年至元鼎四年凡八年）或以三年（元鼎六年至元封二年凡三年）或以二年（元封二年至四年凡二年）十三年（元封五年至大始四年凡十三年）大抵因行幸而致祠非有精意以享之之誠也元鼎以來立后土於汾陰（本紀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立泰時於甘泉（元鼎五年立泰時於甘泉天子親郊見本紀又志云武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時祭於宮南）更舉迭祭而雍時之郊已不專矣惟康衡議南北郊之祀舉五帝而畢祭頗近於古（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奏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從置長安合於古帝王又言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

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撰祭祀具備諸侯所妄造者皆不宜復修由是皆罷成帝僅一行之而卒變於紛紛之議成帝竟寧元年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敕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賢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拔木天子以問劉向向曰甘泉汾陰及雍五時皆祖宗與賢臣所共定不得擅議後上以無嗣令太后詔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天子親郊祀如前自是而後更復不一而南北郊合配之禮至於平帝世復行之平帝從王莽等議元始四年始行合祭禮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此漢郊祀之大略也然而紫壇偽飾女樂鸞輅騂駒龍馬之屬在當時已議其非古郊祀志康衡言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輅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請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之屬皆宜勿修云云況又因郊祀而赦囚徒至今襲之以為常典尤非

古之意也師丹翟方進之論庶幾知古矣

鄉評（漢鄉評有里選遺意）

人之實行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於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也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宏以充賦（宏傳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宏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菑川復推宏宏謝曰前已嘗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宏宏於是至太常對策）萬石君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石奮傳萬石君以孝謹聞於郡國竇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一推倪寬則曰聞之久矣（寬傳寬為廷尉從史時有疑奏已再見卻掾史莫知所為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召見寬與語乃奇其才辟以為掾上寬所作奏異日湯見上問前奏非俗吏

所及誹為之者湯言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地節三年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兩龔傳勝為郡吏三舉孝廉再為尉一為丞輒至官乃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即位徵為諫議大夫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之上蓋如是其不可掩也至於酈食其家貧落魄縣中謂之狂生食其傳食其家貧落魄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匄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互見本傳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能掩人之所不知而用以欺君哉是故能自持於鄉里者然後州縣拔為幹佐曹史能自立於州縣者然

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於五府者然後為朝廷所選用（見後辟除注）其初皆本於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初年鄉縣各置三老相師為善（高紀二年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至武帝又設為孝廉之科以取士（武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其殆有意於鄉舉里選之舊乎

限年（漢用人不別老幼以知致仕限年皆是）

古者四十强而仕七十則引年而致政故夫未仕也用其半生為學而後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則以三十年宣力於國而晩歲休致又足以自養其筋力故下無躁進而上無貪位漢世士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

有限也劉向以十二為輦郎（向傳向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陳咸以十八為郎（陳萬年傳咸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貢禹之子年十二而元帝欲祿之（禹傳上書曰臣老年家貧云云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願乞骸骨元帝報曰云云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祿之子既已諭矣）其入仕不幾於濫乎劉辟疆以八十為衛尉（昭帝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宮時年已八十矣楚元王傳末）公孫宏以八十為丞相（宏傳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位）趙充國以七十餘為後將軍（本傳宣帝本始中征匈奴還為後將軍神爵五年充國七十餘上老之請伐羌復為後將軍）貢禹以八十一遷御史大夫（本傳上疏乞骸骨云犬馬之齒八十一元帝不允代陳萬年為御史大夫）是未至於老癃者皆可以綰綬於朝也平帝始元中龔勝邴漢以年老乞骸骨詔策遣之始有古者年至致仕

不盡其力之辭龔勝傳王莽秉政勝與琅琊邴漢俱乞骸骨始元二年二人以老病罷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今大夫年至矣云云後漢左雄議限年法四十以上始郡舉孝廉順帝時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叶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自今孝廉不過四十不得察舉上從之是二者俱有得於古人之意今制二十出仕七十致仕視漢世為得而所以嚴入仕之源抑猶有可議者乎

漢唐事箋卷之三

漢

辟除

辟除頗有公議猶勝任法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張敞傳敞在膠東吏捕追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吏者數十人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曹掾各自辟於其長王尊傳如淳注引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又東漢司隸校尉注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東漢百官志太尉署諸署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通為百石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東漢皇子本注曰漢初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其官職傳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官皆如朝廷國家惟為置丞

相其御史大夫皆自置之景帝懲七國之患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民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史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為大司空而辟鮑宣為西曹掾宣傳宣明經為縣嗇夫守東州丞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遂遷諫大夫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曹史衡傳衡射策為文學掌故元帝時史高領尚書因楊興言衡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高因辟衡為議曹史薦於上上以為郎中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蕃傳蕃初舉孝廉周景辟為別駕從事謂校尉行部總錄衆事王渙以考城令而辟仇香為主簿覽傳而聞譽達於鄉閭往往辟

書交至其門而下無遺材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猶未至纖悉於法也今吏部注擬下自監當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計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契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人之賢不肖哉

遷轉 漢能執遷進之權其失在大臣有降

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大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本傳釋之以貲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從官（雄賛莽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上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至有為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夏侯嬰）則何其淹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本傳文帝召誼為博士說之超遷歲

至太中大夫公孫宏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本傳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宏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丞相封侯自宏始王仲翁補大將軍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蕭望之傳初丙吉薦望之王仲翁數人望之以不聽吏扶持不除用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擢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權一出於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於大臣不職去之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辱之哉孔光免丞相博山侯久之復為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光傳成帝時為丞相八年輔哀帝三年以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譖毀光後數月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後因日食召問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月餘賈延免光代為光祿大夫二月為丞相復

故博山侯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左遷而為他官安國武帝時為御史大夫五歲以奉引墮車蹇上欲用為丞相使使視蹇甚以病免數月瘉為中尉望之為御史大夫不禮於丞相丙吉廉聲不聞詔左遷為太子太傅翟方進元帝永始二年方進遷御史大夫數月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並本傳彼嘗執天子之政矣嘗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與其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

國朝體貌之禮真可為萬世法

薦舉 薦舉路廣同坐法嚴

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路廣則下無遺材法嚴則人無倖位故漢之士風以廉謹自將者往往多易達而闒冗無能者亦不旋踵而報罷矣河南守舉

賈誼本傳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後吳公為廷尉乃言賈誼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益州守舉王褒褒傳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因奏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濟南守舉終軍本傳軍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武帝拜為謁者給事中是郡國之薦士也太府舉張湯湯傳田蚡為丞相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太府丞相府也四府舉辛湯宣神爵二年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時充國病四府舉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裔五府復舉湯五府舉段會宗本傳元帝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是公府之薦舉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見用人注閻崇以執金吾薦龔勝勝傳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召為諫大夫王商以衛將軍薦鮑宣宣傳宣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是奉使侍

御史之薦士也又不嫌於鄉里酈食其傳沛公畧地至陳留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食其謂曰聞沛公有大度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公不喜儒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前所戒者沛公使人召之入見東海邑子傳不嫌於師弟子叔孫通傳通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拜通為奉常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官之帝悉以為郎不嫌於平時所厚何武傳武好獎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後與閭崇薦勝於哀帝入見於兩龔傳何其薦舉之寬也至於嚴延年薦獄吏有贓不入身猶坐貶秩本傳延年察獄吏廉有贓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於是貶其秩張勃舉茂材不以實亦坐削戶二伯陳湯傳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何武舉方正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衆虛偽而左遷武傳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詭衆虛偽武坐左遷楚內史其同坐之法

又何其嚴也當是時貢禹上疏且曰守相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禹傳上元帝疏）是禹尚以免官為輕而猶欲重其舉主之罪矣今贓吏犯法遯追或敗引罪降秩以為重典同坐之法視漢不亦恕乎

考課 漢考課詳於外官小吏不如委之賢臣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不詳於內行於小吏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吏既有以上計較其殿最（東漢百官志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決訟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云云）而部刺史又以六條督其治行（見臺課注）天子時遣詔使乘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武帝初遣謁者巡行天下宣帝

遣太中大夫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觀覽風俗察吏治得失或遣博士或遣諫大夫之類是也見各紀

而公府聽采長吏臧否以謹言舉按輒被黜免東漢官志引漢官儀曰三公每歲聽采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之謂也又東漢循吏傳序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謠建武永平之間丞以謹言單辭轉易守長大率於外為詳也至於內則不過居三府者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廉而已元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賢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又官志太尉注建武十二年詔光祿歲茂才四人察廉吏三人黃琬傳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為四行雖曰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朱博傳然進用之際亦未必以考課為黜陟也焦延壽為小黃令舉最增秩京房傳焦延壽以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壽有詔許增秩留郭

舜為漆令課殿見責問蕭育傳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纔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賞罰若甚公矣然倪寬為左內史與民假貸而以負租課當免本傳寬為左內史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是愈奇觀河南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本傳而卒不聞其擢用此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也至於京房奏考功課吏法本傳元帝昭欲以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輙遷有盜賊三日不覺發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罪本傳晉灼注則又行之於縣有上下相司之意其法煩碎而不可用矣時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是之嘗聞魏徵始中

上使王昶擇百官考課事昶以謂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處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比校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予愛其說故併録之

決獄 議法雖善亦有論報太速之失

漢置廷尉以掌天下之獄故郡國奏讞而廷尉以聞于上 刑法志高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付所當比律令以聞官表應劭曰讞請也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故曰廷顏曰廷平也獄貴平 治疑法詳其輕重而緩處之故獄不濫而人

不寃張敞之為京兆以私憾案掾吏鍛錬之罪於五日之間本傳敞使捕賊掾絮舜有所按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告曰五日京兆如何云云迺竟棄舜市文致其法而不讞于上其慘刻少恩見於釋一時之怒未足怪也及將王溫舒之守河內將舉一郡之豪猾而草薙音替除草也之上書京師大者欲族小者欲死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流血十餘里見酷令注是可不為之痛心哉夫河內去京師幾何里而又罪連千餘家非涉筆紙尾片言可得而析者夫何二日之頃而裁決報答若此之速吾不知讞於廷尉者何如也其參聽於三公者又

何如也古人之於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康誥）其詳於決獄而不敢忽蓋如此漢之君臣乃獨賢於成王康叔乎史稱宣帝齋居決事于定國為廷尉獄刑號為平矣（漢刑法志）然以時考之趙蓋韓楊之誅實在於定國為廷獄之日盍亦從容為宣帝言之嗟夫有明刑之心而不能使其民無冤漢之諸公不得不任其責

屯田（屯田可用而屯於絕漠則非）

自晁錯徙民耕塞下而漢之屯田固已權輿於此當是時邊塞不過隴西上郡北地歲吏戍卒罷於往來行錯之策實為有補（本傳文帝時錯言守塞邊備勸農力本二事云云今邊人數處

輓粟行徼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邊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使遠方屯戍之士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邊之患矣

武帝通道西域踰秦隴以北不知其幾千里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置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置使領護歲收徒以給使外國而已西域傳本文可謂得已而不已者也末年悔過拒宏羊之請而棄輪臺之地亦以晚矣西域傳渠犂國桑宏羊奏言故輪臺以東接渠犂皆故國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屯田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為本業上懇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屯輪臺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

昭宣以來田張掖昭紀始元二年發習射騎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田伊循西域傳昭元鳳四年霍光遣傅介子刺殺樓蘭王更立王弟尉屠耆為王王自請於天子曰國中有伊循域其地肥

羌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民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使士四千人田伊術以鎮撫之田胥鞬西域傳宣帝日逐王叛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漢屯田於北胥鞬田車師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出處上同皆遠在絕漢果何為哉趙充國金城之役欲以歲月降羌不忍士卒坐糜之須而為積穀省漕之計屯田浩亹雖去國遼遠不出期年累以殄滅成功充國傳充國在金城上屯田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人故田及公田民可所墾二千頃以上願罷騎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九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益畜積省經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薄復上留田便宜十二事曰兵決可期月而望後若零離留且種兜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王首及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初置金城屬國處降羌豈可與武帝同日語哉故夫屯田於邊郡當如

晁錯之說敵國相持而兵未易解充國十二便宜其亦可用也

馬政（馬政至武帝行下策）

漢之苑馬分布西北二邊豢養教習擇其良以給天子之六廐（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邊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擇取教習以給六廐百官表太僕有六廐未央家馬三令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灼曰六廐名也）故北地（地理志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顏曰苑馬牧也）西河（鴻門有天封苑）遼東（襄平有牧師官）諸郡皆有牧師而太原亦有家馬官（地理志太原郡注有家馬官瓚曰漢有家馬廐一廐萬疋官表太僕注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車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自天官六廐以供乘輿悉養之邊郡云文帝恭儉無事廐馬止百餘疋不取給於邊郡也（貢禹上元帝疏）

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故恭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疋景帝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則是時已有苑馬矣景帝中元六年武帝將有事於征伐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兼長於郡二千石矣地理志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為務當是時西涼北并奄而有之馬非不足也自兩將軍出塞之後竟以馬少久不伐也霍去病傳自青圍匈奴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久不伐於是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限以三歲而歸息什一以除告緡之令見食貨志李奇曰邊有官馬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馬母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然後不能補車馬之乏尚乃籍吏民馬武紀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而課息及於天下矣見林與注夫漢之馬政其分牧於邊苑而畜養之地得其宜

寄牧於邊民而歸息之制為不迫至於籍取吏民馬以補車騎則行此下策而其計出於無聊非惟煩擾且不足為軍用矣

盜賊 漢盜賊強大多緣利路塞

漢縣置游徼官表縣令長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巡禁盜賊皆秦制也郡置都尉官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官志都尉典兵禁備盜賊光武省郡都尉京師置中尉表官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如淳曰徼巡禁備盜賊也皆所以警盜賊者也而漢賊類非狗鼠態有今之所未聞者方文帝時剽廉奪器而白晝奪金於大都賈誼治安策盜者剟寢戶之廉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猶未至稱兵而肆戕之也至於武帝齊楚

燕趙之間大群至數千人攻城邑釋死罪殺二千石而不忌繡衣持斧虎符發兵威力所不能制甚至於作沈命法而盜賊浸多（酷吏咸宣傳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間有堅盧范陽之屬大郡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傳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數歲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林往往而群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賊弗敢發恐不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浸多也）成帝陽朔以後故府寺劫囚徒盜庫兵經歷郡縣郡殺長吏者無歲無之（見兵器注又見下注）是何漢之盜賊若是其恣

睢者耶蓋自武帝與民爭利擅山澤衣食之源多為法令以嚴其禁錮故民無所倚賴則亦忍棄其身而輕於為盜貢禹上疏以為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一歲功十萬人以上見貢禹傳若是者豈復有常產常心者哉宜乎潁川山陽之盜類皆起於鐵官之徒卒也潁川申屠聖見前兵器注成紀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南太守嚴許捕斬令等觀龔遂治盜於渤海以為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治之當如理亂繩不可急也於是悉罷捕盜之吏諭以教令而盜卒以平是豈有他術哉遂傳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以遂為渤海太守謂遂曰君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

故使陛下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之中耳臣聞治亂
如治亂繩而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
宜從事上許焉遂至郡移書勅屬縣悉罷捕逐盜賊
吏盜賊聞遂令即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
是悉平

優以利而開其衣食之門則彼有悔悟而已矣
不是之思而徒咎其法之未嚴淫刑以逞而至於無
噍類是又武帝沈命之法也

漢唐事箋卷之四

漢唐事箋卷之五

漢

水利 天漢渠之有利無害

班孟堅賦西都首陳源泉灌注之利而稱鄭白渠之沃班固西都賦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其意以為關中之所恃以為富強者本於二渠而二渠之會實為衆水出納之地夫以關中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經其北終始霸產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而異態見司馬相如子虛賦顏曰霸產二水終始於苑中不復出涇水入渭同渭入河從苑外來又從苑去也霸產涇渭酆鎬潦潏是為八川其水蓋不一矣而不聞其有

水患者二渠為有功焉蓋自國始為秦間鑿涇水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溝洫志鄭國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出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秦以富強因名曰鄭國渠至漢武帝時白公復穿渠引涇水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故鄭國在前白渠起後民是以思其功而歌之孟堅志溝洫亦以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溝洫志武太始元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谷口尾入櫟陽注謂中袤二百里田溉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

饒也信知涇渭之水出內於二渠而二渠之深廣有所受有所泄而水患不能為之害也其他郡縣臨晉則引洛志武帝時嚴熊言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於是發卒萬餘人穿洛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定汝南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河西酒泉諸郡則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志武帝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引汶水皆穿渠溉田各萬餘里而漢之水利蓋不為無補矣

邊防 漢備邊無定所惟趙充國詳而善

高帝自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至雲中郡以備邊注上高后孝文時匈奴知漢北邊有備乃多從隴西北地入寇高后六年匈奴寇狄道顏曰狄道屬隴西文紀二年匈奴入居北地河南

爲寇十四年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而漢之邊防亦不過於此屯戍而已文十四年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今爲延鄜環慶秦隴之路初未始及於幽燕之境至武帝時匈奴入寇之路不出於隴西則出於上谷遼西漁陽鴈門代郡定襄右北平諸郡武紀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元朔元年入遼西二年入上谷漁陽三年入代入鴈門四年入定襄上郡五年入上代元狩元年入上谷二年入鴈門三年入右北平定襄太初三年入定襄征和二年入上谷地理志趙有代定襄雲中五原燕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秦地有北地隴西而漢之師亦由鴈門定襄代郡上谷而出也武紀元光六年遣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李廣出鴈門李息出代六年衛青出定襄元封四年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天漢四年公孫敖出鴈門其後又通西域欲以斷匈奴之右臂元朔二年張騫說武帝單于新困於漢而烏孫王昆莫地空西域道可通今誠以此時重賂烏孫東居昆莫故地與漢結昆弟其勢

宜聽從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帝悅以為然拜騫遣之烏孫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置之庭而入寇武紀元狩二年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元鼎五年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張掖燉煌郡太初三年匈奴入酒泉張掖殺都尉征和三年入五原酒泉殺漢兩部都尉而漢兵始往來於秦涼之北矣武天漢二年李廣利將軍兵三萬騎出酒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皆秦涼以北之地也地理志秦地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張掖有居延縣夫東之於遼西北平西之於張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鴈門疆埸廣莫靡有定所隨其所寇之道而後為備守之策漢之士卒亦疲於奔命矣宣帝本始中匈奴嘗率十萬餘騎南旁塞欲以為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充國傳本始中匈奴大發十萬餘騎南旁塞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上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九郡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右北平上谷漁

陽顏曰四萬騎分屯而充國總統領之夫以四萬騎分屯於九郡而充國總領於其間兵不繫而勢相屬如常山卒然之形宜乎單于聞之而引去也充國老將其於備邊之計益詳

選將　將不輕授多於環衛得之

選置將帥不與他官比非平昔之所習知則出於一時之所論薦嘗試而泛使之鮮有不敗事者漢之將帥多由於環衛彼其出入於周廬殿陛之間其果毅沉鷙忠義武勇皆天子之所熟識其材能而器使之可也故夏侯嬰以奉車本傳高祖以嬰為太僕奉車從攻于陵平李廣以騎郎將本傳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吳楚反為驍騎都尉趙充國甘延壽以羽

林郎充國傳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郎延壽傳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衛青霍去病以侍中青傳武帝建章監侍中元光六年拜車騎將軍去病傳年十八為侍中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其朝夕扈從久為天子見知無不為漢名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何奇之卒為大將軍信傳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卒用以伐單于陵傳陵將騎士留屯張掖上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軍將輜重擊右賢王名見武臺自請曰臣所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客也願自當一隊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則議論應對足以察其人之賢否要非鹵莽而用之也蓋至於設六郡良家以為取將之方地理志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故李廣趙充國甘延壽之屬皆六郡良家子也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地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賁郎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尤為良法夫取之於山西出將之地而養之於宮衛扈從之際一旦有警則選諸環衛而用諸行伍真可謂頗牧在禁中者耶

儒將 子房計謀皆合兵法而不以兵法言

儒者不言兵非不言兵也特不以兵法形之口舌之間耳秦漢戰爭之際類以孫吳兵法爭勝負誰復知有儒將者哉趙成安君號儒者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卒為韓信斬於泜水之上見韓信傳成安君陳餘也豈儒者不足用耶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卒以一編為沛公謀臣其發策建議初無一語及於太公兵法或闡陳其

端武撫機而發使高帝聽納之際自生敬心焉借箸之謀（良傳食其欲立六國後良請借箸籌之發八難）踞鞍之問（漢王擊楚兵敗而還至下邑踞鞍問良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韓信彭越即欲捐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皆漢存亡之決秦宮數語（沛公入秦宮室意欲留之樊噲諫不聽良諫乃還覇上）無不剴切帝心而卒濟其功八難之說疊疊數百語至論武王造周之烈者數條（良傳）皆武成之設施也急趣丞相定功行封（高六年上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良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故相聚謀反爾上曰為之柰何良曰取上素不快計羣臣所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蓋異日治齊尊賢尚功之意也四皓之來蓋西伯養老天下之父歸之意也此皆在兵法中後

世莫能察而獨高帝能信用於當時此子房所以為善談兵者歟史家謂子房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良傳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而不知子房蓋未嘗以兵法為言也當漢之時鼂錯以儒者上兵書本傳錯上兵事文帝嘉之魏相以儒者識兵畧文中子魏相篇子謂魏相真士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大夫援引孫子司馬兵法以為談者蓋不一數見後兵法注孰有子房之善藏其用者哉

賦兵 論漢丁役之大畧

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不免於為兵故凡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馮唐傳唐對文帝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而非素養

者也自其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傅之疇官以給公家徭役高祖紀蕭何發老弱未傅者詣軍注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卒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顏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食貨志顏曰正舉謂給中都官者也給於郡國則為財官刑法志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給於邊縣則為戍卒見後注皆一歲而代見上其給於縣則為更卒一月即更食貨志月為更卒已復為正顏曰更卒為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昭紀更賦注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更卒也貧者欲得僱更錢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謂徭戍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於

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補賈誼傳誼告文帝云云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係屬於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悉書也惟衛士衣食縣官罷遣有享王尊傳正月辛曲臺臨享罷衛士蓋寬傳歲盡交代上臨享罷衛卒東漢禮儀志享遣故衛士儀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免為庶民就田里勸農桑兵革之事不預若高不滿六尺以上年未及二十三與夫過於五十六者謂之罷癃老弱在於不仕見前注其已仕於郡縣而已被薦舉者皆不預給兵之選惟戍邊重事雖宰相之子不免而國之有倉卒之寇常兵數少不足辨事則有一切調發凡年老當免者亦在行中謂奔命昭紀始元元年益州人反乃募吏民及發

揵為蜀郡奔命擊之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趨急難今敵反常兵不足以待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者故曰奔命李曰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奔命奔言急也顏曰應說是也此其賦

兵之大畧也

土兵 詳論諸兵所出而御之有道

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而不可以一律齊也巴蜀三河潁川諸處則多材官高紀十一年立子長為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城材官取其有材力者高紀應注云云隴西安定天水諸處多騎士武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征西羌騎士取其習射御騎馳戰陣者也見前注西北之地多輕車故關東上郡北地皆有車宣紀本始二年詔關東輕車銳卒擊匈奴詳見上高帝紀十一

年注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諸郡皆有船卜式傳呂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及臨淄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伍被傳時漢逮淮南王孫逮繫治王恐謂被曰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向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擊廬江有潯陽之舡守下雉之城云云可以延歲月之壽未見其福也朱買臣傳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今聞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可滅破也上拜買臣為會稽太守上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修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以至臨淄之弩手見荊楚之劍客見選將注各惟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之故一旦有事以羽檄名天下兵高紀而無有不集事者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郡太守都尉令長丞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用而課殿最焉漢官儀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相尉會都試課殿最又光武紀建元七年罷材官注

云秋後課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舡東漢官志每郡置守一人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吏王國置都尉一人丞一人本注凡郡國皆掌治民勸農桑典禁兵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為騎士既發而不詰也所則騎士有誅趙廣漢傳尉史禹劾蘇賢為騎士也霸上不詰屯所之軍興禹坐腰斬太守發騎士詰北軍馬不適士則太守有貶之黃霸傳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詰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孟康曰適謂補滿也馬少士多不能相補滿也夫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征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專權之患矣

京師兵南北軍本是番上自增益後遂多變

漢京師惟有南北二軍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有宮城門外為南軍凡宮衛屯兵皆屬馬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顏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京城門內為北軍凡京

輔兵卒皆屬焉中尉主之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不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屬官有中壘寺中候候丞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武帝以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光武以是變為北軍中候則中尉掌北軍明矣林賢良云南北軍史無明文亦以此推之亦如唐之南北二衛也唐兵志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故胡廣謂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東漢官志執金吾胡廣注衛尉巡行宮中則執金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以擒姦討猾而唐李揆亦云漢以南北軍相制唐兵志李揆云云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是以周勃誅諸呂既入北軍又使人告衛尉以嚴殿內之鑰高后紀勃既矯節入北軍行令軍皆右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納此足見南北二軍之相表裏矣然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為之初未始有定在之兵

蓋寬饒傳饒為衛司馬案行士卒躬自撫循歲盡交代上臨享罷衛卒數千人自情愿留共更一年顏曰更著也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刑法志武帝內增七校外置樓船官表屯騎中壘步兵越騎長水邊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邊騎不常置故或為七校尉也募知邊人事者為邊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後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為宿衛百官表武太初元年更郎中令名為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又期門羽林皆屬焉見前選將注餘而與衛尉同掌宮門上凡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師之兵猶未遠出高十一年發中尉卒三萬人軍霸上文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西羌本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屯

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師遼絕而羽林孤兒邊越之騎亦從中而遣矣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佽射士羽林孤兒并越騎三河等處材官詣金城自是而後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弛昭紀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擊益州宣本始三年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擊匈奴馳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郡國都尉併省矣光武紀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併職太守無都試之役七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事令還民伍又百官志舊中壘校尉主北軍中興省中壘置中候騎併長水虎賁主輕車併射聲與步兵越騎屯騎為伍營中假監之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歟

環衛　漢環衛有六等亦有賢才居之

漢之環衛有以諸侯及公卿大夫子弟之為郎者郎

中令掌之〔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屬官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官〕有以郡國之材官騎士吏給於中者衛尉掌之〔見上注〕均之為衛也而有二等焉屬於郎中令者為郎衛初無定員吏直執戟宿衛門戶出則充車騎〔郎衛掌守門戶出充車騎皆無定員多至千人見百官表〕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廉而升擢之〔武太初元年更郎中令為光祿勳東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勳舉三署以高功久次材德尤異者為四行餘見前考課注〕亦猶周官之宮伯所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也屬於衛尉者為兵衛亦無常卒郡國調發為衛士周廬設徼警夜巡晝歲盡則更觀以角抵而罷之〔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若今之仗宿屋也餘見賦兵注類〕亦猶周官宮

正所掌王宮之糾禁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者也二者皆宮城內之宿衛武帝以來乃選六郡良家子弟期門羽林郎百官表武太初元年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百官志云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漁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補之又以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為羽林孤兒平帝又置虎賁諸郎將父死子代百官志虎賁中郎將注曰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晉孫綽百官表注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盡屬之光祿勳見百官表故向時所謂郎衛者兼以兵衛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羽林孤兒教以五兵云云而衛尉所掌特宮門衛士巡徼之事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顏曰徼巡繞也與南衛兵一等耳攷之於史東方朔楊雄皆以執戟為郎東方朔為中郎陛戟殿下楊雄見本傳而李廣趙充國馮奉世皆以良家子為羽林期

門李廣以良家子擊邊為郎騎馮奉世武帝末以良家子選為郎充國見前選將注其才美忠義特著於時而扈從左右之際不為無補於君也

軍賦軍賦雖曰有二猶非列屯坐食

漢軍賦有二其一以丁賦民年七歲以上歲賦口錢二十有三及十五以上歲算百二十也昭紀四年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歲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文帝紀四年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其一以財賦若富人貲萬錢取算百二十七景紀二年貲算十以上萬得官服曰貲乃錢算百二十七也應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貲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至於貧民亦以衣履釜鬵為貲謂計直而算也和帝永元五帝詔曰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為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至於故吏嘗佩將軍

都尉及二千石印者亦給軍賦惠紀故吏常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无所與則又不特取之於民矣蓋漢兵出於民凡其往來繇戍者道中衣裝悉自補凡賦兵注從軍旅齋之費或自貸子錢任氏傳吳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子家錢顏曰貸求假也蓋兵猶未食於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殆不過為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遠征則各食於所過郡國之粟此其所以無列屯坐食之費也

漢唐事箋卷之五

漢唐事箋卷之六

漢

兵　權內兵權散外兵權專

漢初軍未有節制故營屯宿舍天子得以直入其壁而奪之軍韓信傳四年漢王出城皋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綬麾召諸將易置之自韓信申軍法而主帥偏裨之等部曲統轄之制始有不可犯者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且以南北軍觀之司馬屬於衛尉者也然司馬見衛尉不拜不私役於衛尉蓋寬饒傳寬饒為衛司馬先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嘗為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使候司馬軍正次於將軍者也然正

不屬於將軍將軍有罪則正得以聞胡建傳武帝天漢中守軍正丞
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之遂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軍御史公
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尤為失禁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
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臣謹以斬顏曰李者法官之號也故揖
其書曰李法 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亦足以見內兵之
制也至於閫外之寄授鉞專征則自偏裨以下皆屬
焉徒步合軍惟大將軍之所令失道問狀惟幕府之
所責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青令廣併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曰臣部
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東道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急詣部如
書廣不謝而起就部引兵與趙食其合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使長史問失道狀廣未對長史急
責廣之幕府上簿廣至幕府引刀自到食其下吏後贖為庶人
斬霸陵尉以報私

忿則不以專戮為嫌廣為衛尉擊匈奴無功廢為庶人先嘗夜飲田間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從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况故耶後召為北平太守匈奴入遼西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殺之嚴細柳以拒先驅則不以擁權為僭周亞夫傳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文帝勞軍霸上至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亞夫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不得驅馳天子改容式軍成禮而去此又兵之在外者也然而胡建為南北軍正假黃帝李法以斬天子之監軍見上衛青為大將軍不敢斬裨將於境外而歸於天子之自裁蘇建為右將軍擊匈奴亡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番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議建當何罪霸曰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世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幸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明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不敢

自擅專誅於境外而歸天子天子自裁之則於內外
於以臣人臣不敢專權斯不亦可乎
之制又若有所戾何耶蓋軍長史例以文士為之所
以參議軍事衛青傳如淳注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官志將軍有長史司馬一人千石本注云
職參謀議而與將軍相為可否者也胡建不由文史之議
而以私意行僇是不得以為節制衛青諮謀於長史
而不敢專於斬將正有得春秋殺舟之僑以徇國之
意也左傳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秋振旅入於晉殺舟之僑以徇於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其與胡建義有間矣

兵法論張良韓信所學而韜畧不列於兵書

古兵法之存於漢者百八十二家張良韓信刪取要
用定為三十五家中更散逸而其後任宏校理兵書

論次為四種而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別猶有五十三家則漢之兵法亦云備矣藝文志兵家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正楊僕捃摭拾遺逸紀奏兵録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家為四種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兵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凡兵法五十三家唐李靖謂張良所學者太公六韜三畧七書六韜有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黃石公三畧上畧中畧下畧韓信所學者穰苴孫武七書太宗與李靖論兵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蓋亦因其圯上之所傳與夫背水陣而證之也然攷之藝文志上自神農黃帝風后力牧下至孫臏范蠡大夫種孫吳之書無不載為兵家藝文志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兵權謀家孫武兵法八十二篇

吳起八十四篇孫臏八十九篇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而獨以六韜列之於儒藝文志儒家周史六弢六篇顏曰即今之六韜也弢韜同所謂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則又列之於道者流是何黃石之所授於留侯者特不見錄以為兵耶豈子房祕其已術初不定以為兵法後世循與故而不錄抑高祖之所學雖不具載其書而在當時有駟先生者亦善為司馬兵法淮陽憲王欽傳元帝時張博遺王書曰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而士夫議論有舉司馬法之言者陳湯傳劉向上疏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辛慶忌傳何武上疏引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武帝時制詔報胡建引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即此類而太公韜畧則自子房進說高祖之外無聞焉是必有說矣蓋太公之韜畧非若

孫吳穰苴詭詐以求勝也自圯上老人私以其書授子房而子房之說高祖若印券然殆亦有天授良傳圯上老人出一編書授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常習誦讀沛公拜良為廐將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則此書世所難知非子房不能非高祖否之與語也吾觀漢家以孫吳六十四陣皆都隸之法東漢禮儀志兵家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衆之又教其將學孫吳兵法霍去病傳去病為人有氣敢往上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顧學古兵法則當是時急於功利爭為詭詐權謀以速勝其太公弢畧之書固視以為迂緩而弗之好也君臣將帥謾不加省歷世浸遠而子房之所學者類為無用蓋亦無恠乎不錄於兵而錄於儒與

道家也今世所謂七書云者合留侯淮陰所學而其存學者幸而及見全書則可以廣其畧不幸而資之以為科舉則幾於泛而不專安見張良韓信之精於一哉

兵器 中外各有兵器大率多用弩

漢自郡國至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皆有庫兵（成紀建始元年立上郡庫如淳曰漢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燕王旦傳王旦令羣臣曰寡人受明詔領庫兵東漢官制注云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之屬）或置工官（潁川陽翟有工官南陽宛有工官鐵官濟南東平陵有工官鐵官泰山郡奉高有工官嬴有鐵官見地理志）庫兵以筭賦為之（高紀初為筭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以治庫兵車馬）而工官與鐵官同置於産鐵之郡見在京師則有武庫掌於中

尉官表中尉武帝更執金吾武庫屬焉官志執金吾屬官有武庫令注曰主兵器而天子又自有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官表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瓚曰冬官為考工主作器械也而武庫兵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故毋將隆以為府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距寇者得賜武庫兵毋將隆傳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云云蘇林曰度用度皆出大司馬而邊兵不足乃得發武庫工官工以贍之食貨志武帝時凡是故郡國之庫兵京師之武庫具禁守不可以不嚴也申屠聖之反於潁川也殺長吏盜庫兵經歷九郡成紀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

逆捕以軍興從事逮皆伏辜戾太子之反於京城也矯制赦囚徒發武庫兵（劉屈氂傳太子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長水及宣曲邊騎）此豈非禁守之不嚴故耶觀公孫宏禁民不得挾兵弩（公孫宏嘗奏十賊彉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與漢置強弩將軍之號（衛青傳左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出朔方趙充國傳宣帝時拜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則知漢之兵器率以弩為尚也故攻戰圍守凡將帥所用一皆以弩為急李廣之擊單于以大黃射其裨將（見本傳服虔曰大黃參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李陵之步戰亦以連弩射退單于（見陵傳晉灼曰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段會宗入烏孫選精兵三千弩（見本傳李奇曰三千人人持一弩）而陳湯之圍郅支亦以戰弩為後（本傳云鹵楯為前戰弩為後）淮南王之反欲以強

弩臨江而守之伍被傳安王謀反被曰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而息夫躬上疏哀帝以為卒有強弩圍城誰與備之息夫躬傳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云云諸曹以下樸遬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是知漢兵之用尤急於弩而亦當時之所尚也不然晁錯論匈奴中國之長技何以云勁弩長戟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晁錯本傳

戰地步騎舟車各有宜用之地

漢有材官有騎士有輕車有樓船四者之兵雖其地之險易而用之故能以我之所長而不陷於彼之所短此其所以多取勝也漢與之初多戰於兗豫徐宋之郊故夏侯嬰以兵車破李由於雍丘地理志兗州陳留郡有雍

所故杞國也嬰傳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灌嬰以車騎破項籍於東城地理志揚州九江郡有東城嬰傳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東阿之敗志兗州東郡有東阿秦以騎將不能勝漢之車高紀秦二年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敗章邯於東阿垓下之圍楚以餘卒不能敵漢之騎志垓下在豫州沛郡洨縣項籍傳羽壁垓下漢兵圍之數重羽夜直潰圍南出乃有二十八騎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斬羽東城則騎之與車步之與騎其所遇之地固自有優劣也至於韓信之伐趙未至井陘而止舍選輕騎二千斬趙王於泜水誠以井陘之險非車騎之所便而彼則能權其地而用之歟志井陘在常山郡冀州韓信傳趙王陳餘聚兵井陘口李左車說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願假奇兵三萬絕其後趙王不用信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

三十里而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假趙空壁即馳入拔趙幟立漢幟軍潰斬成安君泜水

上伐北之師多戰於幽幷河朔之境故衛青以十萬騎出定襄志定襄郡屬幷州見成紀元朔二年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志雲中郡屬幷州見武紀元光六年又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白登之圍志幷州鴈門平城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之步卒不能勝敵之騎匈奴傳漢悉步兵三十二萬北逐冒頓高祖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從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李陵之敗漢以車不能禦北之兵本傳陵軍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陣卒為匈奴所破則騎之與步車之與騎其所遇之地固自有優劣也至於衛青之出塞環武剛車以為營縱騎五千擊單于於寘顏山霍去病傳武剛張白兵車也誠以武剛之利非塞地之所恃而彼則能權其地而

用之歟瑯琊以東盡海也車騎步皆不得而進自嚴助浮海以救東甌助傳武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甌告急於漢上令助以節將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而漢始知有水戰之為利故武帝建樓船將軍從齊兵浮海以擊朝鮮武紀及朝鮮傳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海兵五萬擊朝鮮卒平其地而為郡縣朝鮮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元菟真番郡此豈海道之利於舟乎毓鄧以西盡蜀也車騎舟皆不得而進自蕭何請用巴蜀以定三秦何傳爾大王漢中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之而漢始知步戰之為利故高帝自南鄭引兵從故道出襲雍卒降秦將以有咸陽志南鄭在益州漢中郡故道縣在武都郡雍屬右扶風漢元年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此豈非山坂之利步乎

大抵北地使之晁錯兵書亦幾於是矣詳見錯傳

奉使使才當擇能者

漢之遣使不以次選擇其勇畧辯給者使之劉敬使匈奴酈生使齊隨何使九江侯王使楚陸使南越並見高紀皆高帝平時所習知者一旦取諸班行而遣之無不集事文帝欲使南越時陸賈已老矣陳平薦賈以往當使尉佗去黃屋稱制本傳文帝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先帝時使粵可使賈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皆如指意豈在廷無可使者而平必以賈為薦耶蓋以其熟於南越之事故也武帝始立使絕域科雖跅弛之士亦詔求之武紀元封五年詔云跅弛之士亦在夫用之而已矣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故張騫

常惠皆以應募為使蘇武奉使單于下至斥候之士百餘人亦聽其自募與俱騫傳建元中為郎時匈奴破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之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常惠傳惠家貧自奮應募隨侍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十餘年蘇武傳天漢元年武帝使武以郎中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至匈奴或上書自奮願出彊者則召對考實而為之去取故終軍願佐明使詔問畫吉凶之狀而上奇之本傳書奏使使匈奴軍自請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路溫舒願給廝養問狀無可取者而罷歸故官本傳宣帝時詔書令公卿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無可取罷歸故官則武帝設科以募使亦可謂善蓄材矣惜其銳意開邊遐方絕域有

非人之所樂去於是妄言妄行之徒並許應募而不問其所從來亦不復如前日之問狀至於侵弊失指往往置之重法激其立功以贖罪而外國亦厭漢使矣張騫傳自騫開外國道以重貴其後吏士爭上書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使民無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故妄言妄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其後陳湯甘延壽傅介子咸以使節成功於宣帝之時陳湯與甘延壽共誅斬郅支單于傅介子刺殺龜茲王並本傳其法明習於外國而非嘗試而使之者歟

遣使循行本以愛民其後漸以擾民

文帝在位最久未嘗遣使遣使之煩自武帝始夫既

州置部刺史矣武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則又時詔遣使廣宣上意謂之無愛民之心則不可故勸農種麥則遣謁者武紀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存問鰥寡則遣博士元狩六年遣博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然猶未至遣大使以撫民也昭帝遣廷尉問民疾苦昭紀始元六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宣帝遣御史掾舉冤獄宣紀五鳳四年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其皆務盡民情興利除害故其所遣之士其官秩未崇人徒未廣而其志慮去民為猶近而可以盡其情也自元帝以來則漸失此意矣以田作時烝庶失業則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元紀初元元年以郡傷水災困之不能自存

則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成紀河平四年）或遣大夫存問者老（元建始四年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者老）或遣諫大夫舉三輔究獄（成紀鴻嘉元年）官愈崇而勞擾愈多人愈衆而掊斂愈廣曾何補於民哉詩載召伯舍憩於甘棠之下以與斯民聽訟決獄若家人父子相唯諾可謂有平易近民之意矣今臨軒遣使雖不過曹郎卿曹而州郡望風幸其不入於境何哉盍亦思其故乎

漢唐事箋卷之六

漢唐事箋卷之七

漢

役法 漢役法廩禄推遷大勝後世

漢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稅游徼廵禁盜賊在宋則為都正長也然漢之役於鄉亭者率有禄秩官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小吏百官志鄉有秩三老游徼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積其功勞而推遷雖上至二千石無限也張敞以鄉有秩而補太守卒史敞傳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後為京兆尹復為冀州刺史朱邑亦以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史邑傳少時為舒桐鄉嗇夫遷補太守卒史後為北海太守入為大司農游徼王卿捕盜有績而府已著其閥閱朱博傳博

為瑯琊大姑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庭中皆不得閤下書佐入摶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檄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檄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効檄到齋閤閥詣府部掾以下亦不可用漸盡其餘矣故一鄉之中各有收司職教化者無與於獄訟收租稅者無與盜賊各出其力以盡其職而縣令丞得以拱手而仰成今一切役以民戶而祿秩不加焉一人之身責之譏捕責之催歛責之道路橋梁之繕修而縣有雜須則又從而科數之其為役也備矣至其服役於官者漢雖由刀筆吏以推擇非古者府史在官之意然計祿猶及於小吏而民之吏給於郡縣與夫正給於中都官者皆以吏賦雇之食貨志月為更卒注顏曰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者

也正卒為給中都者餘見前賦兵注則猶有廩禄也非如後世招募奸黠之類而徒以役之者也然則漢之役法要亦容以輕議

內外 內外固當均任惟有內讒則可畏

天下之勢有內外而輕重之權勿使有所偏舉則善矣古之人常均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不泄邇不忘遠而吏之出入內外初不容有所決擇於其間漢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見課考注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蕭望之傳宣帝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云云書聞徵入守少府其所為內外之

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季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復遣之郡（布傳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之官）若有意於重內者然詔遣列侯之國維丞相周勃有所不敢辭（勃傳文帝時勃為丞相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則亦曷嘗不以外為重耶是以嚴助久厭承明而出補為會稽守（助傳武帝時助侍燕從容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守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衡助上書謝因留侍中）非以內為輕外為重也其均秩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而不樂平原守非以外為輕內為重也其愛君之心則然也故助自會稽召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

府其出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也哉惡甚懼乎姦邪之害正陰傾巧計使賢者不獲盡處於朝而人主不加察也故汲黯沮於張湯而不得久居位雖有出入禁闥拾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黯傳武帝時黯列於九卿上皆張湯張湯心疾黯上亦不悅也後坐免官數年名為淮陽太守黯泣曰今力病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闕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京房沮於石顯充宗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蔽之請而不得行房傳元帝時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守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閉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若是而曰人臣之願位有所決擇內外之心其亦君見之不明也哉

久任 官吏之良可久任不良則否

漢制惟邊吏三歲一更段會宗傳如淳注邊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楊雄為黃門郎歷三世不徙官本傳贊此其在內者然也有為京兆尹九年張敞有為刺史五年何武為揚州刺史五年有為郡太守八年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其在外職未嘗不久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王嘉傳哀帝初立嘉上疏曰云云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之子孫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於易置也苟二千

石治行課最則特璽書褒寵增秩賜金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至其屬吏則惟太守察其廉汙而進退之故郡丞雖老聾或以其廉而不欲數易黃霸為潁川太守以治行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召信臣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下詔稱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並本傳霸守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公私費耗甚多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見霸傳餘見辟除注曹史書佐選其可用者而罷斥諸病吏朱博為瑯琊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皇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乃見諸曹史書佐選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亦安有具員而終任者哉當是時

惟長安浩穰最為難治而尹京兆者往往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張敞傳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為久任職）則知漢之久任固以其吏之循良而貪汙皆冗茸亦豈容久病民哉

奏廕（奏廕雖有定制亦無常恩）

漢制二千石九卿得廕子弟為郎（哀帝紀除任子令應引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又漢制選二千石高第為九卿）其為虎賁諸郎者皆許父死子代（見環衛注）或沒于剌守而名績昭著亦蒙恩典錄其後嗣（何並為潁川守見死潁川名次黃霸後建武中以並孫為郎汲黯居淮陽卒上以黯故官其子偃至諸侯相其弟仁至九卿）其如汲黯張安世皆

以父任汲黯傳世為衛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安世傳安世以父湯任為郎給事尚書而袁盎亦以兄任盎傳孝文時盎兄噲任盎為郎中其為郎一也而等有四中郎將中郎侍郎郎中號五郎官而悉屬於光祿勳以給天子宿衛獨議郎不預更直之數官志光祿勳屬官有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郎官五郎中郎比六百石無員五官侍郎四百石無員五官郎中三百石無員注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廉茂官志太尉引漢官目錄載建武十二年詔光祿各一人察廉吏三人又元紀令光祿科第郎從官見前注才迹優異始蒙選舉銓居高第然後出補長丞異時銓擇上而至於兩府初無限格何武傳武以射策甲科為郎光祿勳舉遷為鄠令坐法免後王音舉武賢良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成帝時為大司空王嘉傳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

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舉直言遷太中大夫建平三年為丞相然攷之於史貢禹以光祿大夫二千石秩惟有一子猶未得祿故以御史大夫卒始以特恩任其子為郎本傳疏云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云云後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以其子為郎詳見前注桑宏羊為御史大夫自以為有功於國欲為子弟得官而昭帝不與食貨志武帝疾拜宏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宏自以為興國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餘詳見前重賞注漢之奏廕雖有定制而未始有常恩也

雜流苟有人才無間清濁

蕭何著試吏之法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史又試以六體書而課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藝文志漢

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六體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者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尚書御史史書令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讚曰史書令之則太史書仲馮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今有書令史為史者固以諷誦字畫而補之矣至於太常選用文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守卒史以至二千石屬者（儒林傳序公孫宏與臧等議云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則胥史之職固無間於清濁貴賤而為之也故倪寬以射策補廷尉卒史（本傳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龔勝孫寶以明經為郡史（兩龔傳兩龔皆好文學明經勝為郡

史寶傳以明經為郡史路温舒既為獄史而又以通春秋舉孝廉本傳初為獄小吏因舉律令轉為獄史又授春秋通大義舉孝廉薛宣朱博皆起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丞相宣傳少為廷尉書佐察廉補不其丞又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為宛句令累遷代張禹為丞相朱博傳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歷櫟陽雲陽平陵三縣令以高第為長安令累遷代孔光相則知漢之胥史亦以功次遷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三公有長史有府掾令所謂堂後吏是也官志太尉公長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司徒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三十一人司空公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或主長史遷除本注東曹主二千石長史遷除及軍吏或主民戶祭祀農桑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或主詞訟盜賊本志詞曹主詞訟事賊曹主盜賊事或主貨幣鹽鐵金曹主貨幣鹽鐵事

或主倉庫郵驛法曹主郵驛科程倉曹主倉穀事或主卒徒轉漕尉曹主卒徒轉運事或主奏議兵事奏曹主奏議兵曹主兵事皆以天下名士為之志應引漢儀注曰世祖詔方今選舉賢良朱紫錯用丞相故事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不如詔書有司奏特以為仕進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卒由此塗用班彪始為竇融從事舉茂才後辟司徒府朱穆舉孝廉梁冀舉為侍御史何敞辟太尉宋由府敞議論高多少匡正李膺為司徒胡廣所辟並見本傳一時俊彥萃於輔相左右其裨佐不既多乎今顧以為雜從事於此則必以為恥而不肯為矣

隱逸容養清節自高帝始

高祖既得天下詔令天下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高紀十一年詔是欲以爵祿誘天下之士宜其雲集京師依日月而附餘光也然天下固有清介不汙於世振衣袂投佩紱高蹈遠舉柴柵其軒冕而肥遯以為樂者亦各從其志而已矣高祖非不欲士之盡從我也魯有兩生既不能屈其來叔孫通傳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而四皓之在商山亦且終身莫能致之漢興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名之豈其勢不足以臨之容忍含包俾其志獲伸於下而不迫於天子之

威所以養臣下廉退之節而成奕世節義之風者實基於此王鳳之詘於子眞王貢龔鮑傳序谷口有鄭子眞修身自保成帝時王鳳以禮聘子眞遂不詘於終王莽之詘於薛方鮑宣傳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遂不強致彼二人者陰險擅權淫刑以逞而不敢有及於山林之士非高帝有以致之耶至於光武聘嚴光本傳嚴光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隱身不見光武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由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中禮周黨本傳建武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光武乃引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范升奏毀黨曰黨釣采華名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聖王必有不賓之士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其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雖賚以爵秩而卒不能奪其浩然之志好善忌勢養成清風凛然高誼之士相望於威靈之世黨錮傳諸賢是也而奸臣睥睨沒身垂涎而不敢染指漢鼎者豈無自而然哉

學校學校不能成材幸而取士路廣

漢自武帝始建太學而求其所謂學特不過太常隸業而已其法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弟子員雖郡縣有好學敬長上肅教化順鄉里者二千石遣詣京師太常受業亦如弟子其視命鄉論秀升之於學而與國子齒者固有間矣至於教養之法一歲輙課第其高下而補用之武紀元朔五年詔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

化以勵賢材焉儒林傳序公孫宏與孔臧等議云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治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皆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則又苟簡滅裂無中年攷校之序安有人才如古之大成也哉攷之於史蕭望之召信臣何武王嘉翟方進馬宮之徒皆以射策甲科為郎猶云可也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餘皆以射策並見本傳其田文學掌故出者往往留滯郡國僅補卒史見雜流注甚者見謂儒生不肯置曹見寬傳寬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

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顏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則亦何貴於學校之士哉蓋其弊起於學校之立制度簡畧例成鹵莽雖有碩大宏博之士由乎其中則類以為易見而無足取者若是而曰人才之不古固無恠其不如古也幸漢取士之路廣士不由此進多矣故其人才之出亦不專在學校令取士必由學校而士之教養於學校者其可不加詳哉

經籍 漢儒有收拾經籍之功則傳注可恕

經籍滅於秦火其復於漢者賴有口耳之傳山岩屋壁之藏猶未盡泯故漢之諸儒相與師授而講求之易始於田何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橋庇子庸子庸授馯臂子弓子弓授

燕周醜子家子家授孫虞子乘子乘授田何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王同子中丁寬等言易者本之田何書始於伏勝伏生為秦博士治尚書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張生授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小大夏侯之學見本傳言春秋於胡毋生本傳胡毋生始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焉言詩於浮邱伯申公傳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呂后時浮邱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禮有高堂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樂有制氏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出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更相傳授質疑問難是以其得不廢於後然古易十二篇費直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而今世所謂易書即費直所集之易也費直傳治易為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

經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曰古者皆科斗文字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訓詁而今世所傳尚書即安國所定之書也見尚書序季氏之五篇今為周禮缺其冬官而足以考工記三禮正義周禮遭春滅學藏於山岩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季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求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藏於秘府時儒以為非是不行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奏立學官後鄭元為之注春秋太司樂則又得之竇公所獻者也見前注以至高堂生之十七篇今為儀禮戴氏之四十九篇今為禮記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今禮記是也凡經籍所傳於今而學者得以諷誦之者非漢儒其誰致彼其収拾於灰燼之餘使聖人之道寓於經籍以

為學者依歸之地其功亦不細矣顧以其傳注而詆訾之重其罪與秦焚書同科得非過甚矣乎故夫緝書於散逸之後則不能無失辨論於諸儒之口則未免有異畧其過而録其功吾於漢儒尚奚憾焉

漢唐事箋卷之七

漢

科目 漢科目豈有異材亦卒與辟除並行

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寂久而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材而已賢良始於孝文文紀二年因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輔朕之不逮孝廉茂材明經始於孝武武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元封五年令州郡察民有茂材異等明經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塗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目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材哉蓋明經止於藝見學校注以射策為甲乙同上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上對

策與時世為俯仰非有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舉孝廉比於周之興能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材此又名似而實非也是以業明經者志在於取青紫夏侯勝傳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不應賢良者志在附權勢杜欽陳湯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之罪見為舉注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冒年之責東漢左雄傳雄請自今孝廉年不過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順帝從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以知十今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遣歸郡以科目取士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羣之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見鄉評注而州縣有辟除之

選（凡辟除注）故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賢良（雖有一二可取然終為科目累）

漢之有賢良始於文帝即位之明年因災異而求直言也當是時未嘗有應詔者於是乃除誹謗妖言之罪（本紀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而來諫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以近其來越十四年而再詔（本紀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始得晁錯一人而已歷景至武未遑他事首下賢良之詔而又得董仲舒公孫宏二人（武紀建元元年詔舉賢良元光元年又詔舉賢良於是公孫宏董仲舒出焉）何

其艱哉自是以後得人益陋雖非漢之所以設科之意然上之所以待士下之所以自重尤有可取者觀晁錯對策文帝直稱平陽侯窋等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本傳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注窋見侯嬰子昆邪公姓昆邪也夫自云其身之官爵與夫所舉之人未嘗有所隱匿如此豈必封彌謄錄如今之世哉武帝旁求異材齊人舉公孫　以進宏勉強起而從之見鄉詳注以　之訣倭猶於出處之際謹守法度未嘗有所奔競如此豈必獻狀通保如今之世哉猶恨其以科目取士而士之賢良進者未免有科舉之累矣乘輿不敢斥權倖不敢議旁引曲證以文其法

優游巽入以匿其旨誣水旱以獻諛（公孫宏）援申伯以阿鳳（穀永）托後宮以市直（杜欽）往往言浮其意而意不逮於言果何取於直言之求由今以觀又不知其何以異於漢也

士風（貶漢士夫無廉恥修潔之素）

士大夫出處之大節係乎風俗而古之善觀風俗者常於士大夫得之漢承秦舊吏多軍功未知禮義廉恥之節往往不自修潔毋有吏體文帝始立孝廉之科而萬家之縣未有應令（文紀十二年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令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景帝方設長吏車服之制禁其出入閭巷

毋得以貨賂為市景紀中元六年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以吏服出入閭巷與民無異今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禁為禁後元二年詔曰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細民甚無謂也丞相以聞請其罪所以革其舊習而使之知所愧也

至武帝時為吏者猶或與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張湯傳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鄭當時號為推士其所薦咸陽孔僅輩則皆鬻鹽冶鐵之富民亦可以見其平時所交游者鄭當時贊鄭當時之推士食貨志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之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進言之故董仲舒對策以為受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本傳云云故食祿之家受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而貢禹上疏元帝亦欲令近臣以上家無得私販賣本傳云云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輙免官削爵不得仕官豈非目覩一時之弊而言之歟其後有州郡之官過長安富人而飲酒作樂有初拜郡守而乃乘藩車出閭巷俱不免為有司所劾陳遵傳初遵為河南太守弟汲為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酒作樂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爵列侯備郡守汲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杜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謹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淆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惡不忍聞請皆免從之嗚呼此豈區區法制所能禁之耶古人有言化君子者化其情化小人者化其形以其所以化小人者而加之君子安能使之回心而鄉道哉

養材 漢不能養材而又摧沮之

人才之在天下宜有以長養而成就之方其未仕也養之之權在下及其既仕也養之之權在上上下交得其養此三代人才之所盛漢無學校養人之具固不可望其如三代之才也然自武帝表章六經本傳大師教授洋洋乎州閭鄉黨之間傳道肄業同堂合席則固有師友漸摩之益不為無補魯申公退居家教子弟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一時學者如孔安國周霸之徒皆為太守內史治有廉節其為博士者十餘而至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傳申公退居家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後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為膠西內史夏

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大夫郎掌故以百數攷之儒林傳往往漢之人才多出於下之長養而士之卓然砥礪名節者猶有此耳惜夫上之人選用混清流品不別法吏加乎詩書戮辱及於簮冕容養作成之意不勝於摧沮損挫之威此殆賈山所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者也賈山至言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且漢之初上下闊踈猶未習於積威而天子之大臣尚能為國惜才韓信當斬縢公壯其言而釋之本傳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其傳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張蒼當斬王

陵怪其美而赦之本傳蒼為秦柱下史亡歸沛公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卒以就漢家興王之業者二人與有力焉其後法令過煩人才削薄馴至於漢末而莫有臨難死節之士故王嘉上疏哀帝以爲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預蓄養可成就者斯言眞有激而云耳本傳嘉上哀帝疏

氣節自高帝培養氣節而世常有之

伏節守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者何如耳高帝之初丁公不忠於項羽則戮之以徇衆季布丁公傳丁公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

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鄭君不奉詔名籍則貸之以激世鄭當時傳其先鄭君嘗事項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遂鄭君田橫不肯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高紀五年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來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之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魯不下漢則嘆其守節禮義之國而不忍屠之以兵本紀五年羽已滅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以示其父兄魯乃降所以培養氣節保護風俗以為後世憑藉維持之計者為不淺矣故其後士大夫皆以節氣自守不為一時勢燄所屈不疑之不肯解劍雋不疑傳治春秋為郡文學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

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

貢禹之不肯免冠 本傳禹為河南令歲餘為府官取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因遂去冠

不受卒徒唾背如田延年 本傳延年為大司農丞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光名問延年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究又令御史大夫田廣明曉延年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齋舍數日使召詣廷尉自刎死因除

不聽兩吏挾持如蕭望之 本傳先是上官桀等謀殺霍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復持

不拜大將軍如汲黯 本傳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黯為古內史與之亢禮或說黯曰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之愈賢黯遇黯加於平日

不屈節於單于如蘇武其凜

凛英風使人激懦而憎氣以至田甲賈人也責張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傳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與交通及為大吏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樓護俠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者皆竦見游俠樓護傳則其他可知矣惟漢世之君陰有以養其氣不沮不挫而自有以銷其犯上難制之銳故其人亦不以節行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訐剛而不暴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後世獨以節義之名而歸之東京者蓋東京以節義為上故也惟其所尚者在是故士大夫相習成風而未免有詭激之患要之東都尚節義不若西漢實有而名亡

勵俗以公議相營救乃人臣抗節之風

漢有急難相救之義而不為朋黨此足以激世厲俗養天下忠義之氣而後世有所不如蓋漢之時上有集議而天子不私於獨斷下有抗議而宰相不專於己見故凡關於治體而有所疑者士大夫敢於盡言而不為嫌也是故朱雲之訕上辛慶忌免冠請之而脫其死罪雲傳成帝時上書願賜上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固當容之上意始解劉輔之直諫師丹上書救之而免其詔獄輔傳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輔上書云云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書奏上使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言輔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獄上乃徙輔共王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孫寶以

覆馮后之寃而下獄唐林爭之傳喜龔勝又爭之而寶以復官寶傳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隙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太后怨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鮑司隸坐距使者之事王咸舉幡太學下諸生會而之者千餘人鮑宣傳哀帝時宣為司隸官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吏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納宣坐距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宣罪減死一等髡鉗非有親暱之私也非有故舊之好也又非有貴緣而使之然也義激於心勇生於義以養成天下仗節死難之風而固漢鼎於不拔之

勢者其在於斯乎嘗恨司馬遷遭李陵之禍時未有推司馬遷救陵之心以救遷者李陵傳陵以步兵五千人擊匈奴軍敗降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嘗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有國士之風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誣罔為陵游說下遷腐刑豈武帝嚴於用刑而下有所不敢請耶抑果無人耶退處士而進姦雄遷固有激於此也夫豈其有感於朱家劇孟之徒也夫遷贊司馬遷穿貫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斯以勤矣而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為蔽也朱家劇孟並見游俠傳

朋黨 黨禍萌於宣帝之時

世之言朋黨者必曰東漢而不知其禍已萌於宣帝

而見於元成之世也蓋天下之患常生於無形而末流有不可勝救者自宣帝以宦官任中書宰相注至元帝而石顯之黨成自宣帝以外家護太子至哀帝平帝而王氏之黨成見下方石顯之任尚書也尚書五人皆其愛友見下加以楊興諸葛豐之徒依附權勢同惡相濟劉向傳元帝擢用周堪為光祿勳堪性公方孤立時楊興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耶興謂上疑堪因順旨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可賜爵關內侯勿令典事上於是疑會諸葛豐亦言堪猛貞信不立左遷堪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專而使周堪張猛並為石顯所陷反以蕭望之劉向為黨而擠害之望之傳望之堪以師傅見重元帝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遂薦諫大夫劉向給事中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道上以古制上甚鄉納之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與史高為表裏望之以

為中書政本白欲更置士人由是恭顯忤曾指鄭朋
欲附望之上言史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氏子
弟罪過章氏堪白令朋待詔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
與通朋求入許史會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
等不納恭顯因令二人告望之等疏退許史事下恭
問狀恭顯因奏堪望之更生朋黨相稱舉譖許大臣
望之等下廷尉後收望之光祿勳印綬堪更生免為
庶人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恭顯復奏望之教子上
書歸過於上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又劉向傳堪
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
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
決於顯口會堪病瘖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王莽之專政也公卿大臣皆其黨與加以劉歆甄豐之徒承其旨意揚火燎薪

莽傳莽為大司馬附順者
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
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
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
皆以才能幸於莽莽欲有所為微見
風采黨與承其旨意而顯奏之

至於吳章以名儒為王氏所害而弟子千餘人咸指以為黨禁錮之

不得仕云敞傳平帝即位年幼莽秉政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章坐腰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授教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此其為禍亦豈減於東京嗟夫人之趨向不同而善惡各以其類而相從也君子相從於為善小人相從於為惡由其類而察之而邪正自辨元帝亦既納諫臣之言而知所邪正矣見京房傳恨其剛斷不足而小人之黨勝其賢於威靈之君無幾爾黨錮傳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人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周福以帝師為尚書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植朋徒漸成尤隙由是有南北黨人之議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

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流言傳入太學諸生三萬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公侯進階魏齊卿並危言深論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時膺為河南尹張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天子震怒逮捕膺等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不獲懸金購募使者四出霍諝竇武並章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由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共相標榜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及八廚之流又張儉鄉人朱並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靈帝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諷有司捕前黨李膺等百餘人皆死獄中為怨隙者因相陷害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凡黨事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豪傑 籠絡羈縻自然有用

自秦人逐客 通鑑始皇十年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皆為其主遊間爾願一切逐之於是

大索逐客而分散流落之餘猶有死士五百居於海島田儋傳漢既滅項籍儋誅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則當時豪傑之士蓋未嘗乏人也故吳有桓楚項籍傳秦二年陳勝起會稽守通名籍謀先發守謂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桓楚亡在澤土中人莫知其處陳有周文陳勝傳秦二年周文陳賢人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文曰即周章也皆能習兵法識形勢類非椎魯無能為者非項籍陳勝先事而覊縻之則幾於自遺患矣高祖既得天下盡徙天下豪傑居之關中地理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蓋亦以强幹弱枝然也不特以壯京師之勢而已豪傑士既已封邑而大風之歌猶惓惓於猛士之得是豈無意哉亡盜而蓄犬不害其為

有事之備縱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幾何其不噬人

高祖之慮其亦出於此也夫七國之反亞夫乘傳至河南以未得劇孟為喜且曰吳楚舉大事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劇孟傳云云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吳濞傳條侯乘傳至滎陽見孟喜曰云云）夫條侯將三十六將軍之衆（吳濞傳七國反書聞天子乃使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夫視劇孟若一敵而懼夫吳楚之先得則夫搜舉於平時而為卒急之用顧不大有補乎（吳王傳周亞夫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諸侯已得劇孟今孟無動滎陽以東固無足憂者）陽朔以來郡縣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者無歲無之（盜賊注）乃始詔北邊二十三郡舉猛勇知兵法者其為慮亦已晚矣（見文武注）至於王莽懼夫豪

傑之不能容已則又往往以法誅鋤殆盡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志乃風州郡以法誅鋤所部豪傑及漢忠臣不附己者於是何武等皆死是惡其抉剔而自絕其爪牙何不思之甚耶

漢唐事箋卷之八

漢唐事箋卷之九

漢

黃老

黃老止可養身漢君臣好之則誤

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本幽人逸士學其道以養性則足以去健羨黜聰明一死生為身計而已而漢之君臣往往溺其說而好之鮮有不反其心而銷其正大之氣者曹參以果毅勇銳之餘一旦師事蓋公而習其清淨之說孝惠元年以參為齊相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言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用以治齊安靜不擾可也為相不事事擇吏訥於文辭者聽其歌呼吏舍而不按何薨召參參去屬其

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謹勿擾也參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云丞相舍後園閒吏醉歌呼從吏告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醉大歌呼與相和人之有過者掩匿覆蓋之創業開基之臣可但如是乎鄭當時亦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常恐其不稱本傳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用以下士可也在朝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本傳當時為大司農客至無貴賤三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安取其為事君之大節乎上下相承習以成俗其弊至於楊王孫贏葬以矯世本傳王孫學黃老之術及病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將以矯世也竇太后嫉儒以為城旦書轅固傳竇太后好黃老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故也其勢固應爾也若夫文帝

汲黯則異於是矣帝之恭儉寡欲省刑薄斂務以元默化民是皆有取於黃老之道至於馳射上林勞軍細柳（見文武注）拊髀於平時而嘆廉頗李牧之不獲（馮唐傳）

（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乃拊髀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也哉）

此豈泊然無為者哉汲長孺隱於田園而不躁進擢守東海淮陽而民以乂安此其有得於清淨也至於面折直諫守節死義斥公孫而責張湯至使武帝敬而淮南憚不敢發（本傳）

（黯為滎陽令稱疾歸田里名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名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其諫犯主之顏色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使人可其奏其見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

黯質責湯於上前公為正卿不能安民富國何空取高皇帝約束分更之為上方嚮儒術尊公孫宏黯面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附人主取容湯心疾黯請徙黯為右內史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等如發蒙耳後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名拜淮陽太守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

殆未可以黃老議之也然當時豈無六經之道可以清淨其心者惜未有講明之耳司馬遷號為漢儒乃序黃老於六經之前見勵俗注歆艷而盛稱之是使其道張皇於一時而高明剛大之士未免溺其流而墮其中為人主者可不謹其所習哉

君德　高文以寬仁恭儉為德其餘則亡

君德天德也非有一定可指各隨其所發用而形容之要非德之全體高祖之寬仁孝文之恭儉著於信

史猶以德稱故其所以開基於前而守成於後者非寬仁不能垂漢家之統非恭儉不能承漢家之業生於其心作於其事見於其政皆君德一端之所形見而遂執其一端以為尚三代以還亦可以為賢君乎至武帝則曰雄材大略宣帝則曰信賞必罰史臣特美其天資英敏而不以為德也自元帝而下惟聞其多材藝善史書（元帝）善於容儀文詞敏博而已（並見本贊）此豈人君之所尚哉夫國祚之所以靈長中債復興而民未厭漢者實高文之德有以固結民心未泯也王通合武宣為七制而謂其公恕仁義統天下（見文中子）亦要其大槩云耳嗟夫得君德發用之一端猶足以開

漢氏四百年之洪業而況全其大體與天德相為周旋者乎

規摹創法簡陋實啓紛更所幸能結人心

垂法於將來非一世之可成定制於倉卒必易世而亟變蓋法制不可以苟就而簡陋不能以久傳也漢高帝有肇造垂統之心而未免於草創苟簡而不詳因循而莫正謂足以貽謀於後而不知改法易制之端皆起於創造之不審也是故約法三章所以懲秦之酷刑曾不知天下之罪豈三章之所能盡故在當時已慮其不足以禦奸而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矣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後四方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

法不足以禁奸於是蕭何相國攈摭秦法而具宜於時者作法九章如之何保其後之不變法哉初為算賦所以懲秦人之厚歛曾不思邦計之用豈一人百二十所能給高紀四年初為算賦曰人百二十錢為一算至孝惠則不止於賈人奴婢倍算而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五算矣惠紀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五算應曰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如之何保其後之不增賦哉夫輕刑薄歛高皇帝所以立一代之規模以遺後者莫先於此而其定制始失於不審至使後世紛更變亂失祖宗立國之意而莫之反此愚得以議其立法者矣其他因仍秦舊以為漢制皆出於蕭何叔孫通之去取豈復有如周公經制大備使子孫

有所持循哉惟其結於人心者未泯故歷世浸遠而民未厭漢覩漢儀而感泣光紀更始元年更始將部雒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修整官府於是制條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服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思五銖錢之再復食貨志自武帝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王莽居攝變漢制更造大錢重十二銖與五銖錢並行莽即真即罷五銖錢百姓潰亂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為惑眾民流涕於市道抵罪者不可勝數世祖受命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惓惓於舊都之制而幸一見焉至是而後知植國亦根固矣

慕古 好名人主之累莫如躬行

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躬行有所不及則敗矣武帝嘉唐虞樂商周元朔元年詔狹

小漢家制度甘於人主廣大之說故自即位以來辟地開疆類多長驅遠馭之志申公一言警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面質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竊仁義之美而卒於躬行之實虧則亦好名而已矣漢之君非不可以追配古人其所不足者志也自高祖懌於叔孫通之制禮令其易行（通傳通請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文帝恐釋之之大言曰卑之無甚高論（釋之傳釋之補謁者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自高文不能以自勵而安於卑近其他尚何望焉是故東方朔則以古尚難言（本傳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近術孝文時事也）顧魏相則務奉行故事（相傳相好觀漢故事

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令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蓋寬饒上疏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而當時有王生者已謂其以太古久遠之事正拂天子矣本傳寬饒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優容之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云云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正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切磨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上下相仍以古為難是真不易行耶蓋亦以為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要不若顧其力之可為而無言耳天下之患莫大於力不及而強為之武帝有志於慕古而治效遠不逮於高文愚故以好名為人主之累也

恤刑制刑有仁天下之心今宜鑒之

漢之制刑有仁天下之心後世莫及也一歲為罰作

二歲以上為耐文紀刑者及罪耐以上蘇林注云云三歲為鬼薪白粲

四歲為城旦舂惠紀應注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滿歲則免為庶人也刑法志孟注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故民之犯法而不至於刖劓者皆得以全其肌膚而獲齒於平民有改過自新之意而不肯自棄於刀鋸之餘此其為仁天下也大矣文帝除肉刑以全易髡以笞代劓以鈦左右趾代刖非殺人吏受賕枉法及主守自盜罪不至死刑法志文帝即位十三年下令除肉刑馮敬定律曰諸髡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者棄市顏曰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主守自盜也故其民往往自愛而重犯法刑

錯不用囹圄空虛殆有成康之風今民法二歲之刑不止於加役又從而黥之是使其自棄於罪隸雖有改過自新之心其道無繇盖無怙乎法愈重而犯法者愈多或曰冒犯國憲又從而末減何以禁暴抑不知武帝用刑寖為嚴急然私鑄鬻鹽者止於鈦左趾食貨志孔僅咸陽言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鈦左趾較之今日孰為重乎漢家不以養人者害人是猶可取

順時 褒漢順時令為政令

古者燮理之功雖不在於事爲之迹然順天時以舉事亦贊化育之一端自漢以來猶有時令之官與其書可攷也在高帝時有舉春舉夏舉秋舉冬之官又

有皇帝衣服之制故魏相請於宣帝亦欲以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至明言所職相傳相采明堂月令奏之曰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云云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此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蕭何周昌王陵叔孫通等議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以順四時治國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本也臣請法之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知陰陽天下幸甚此其時令之官不變也在漢禮儀太史每月朔旦上其月歷有司讀其令奉行其政志云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故李尋言於哀帝亦請近臣宜皆通知月令之意出令有謬於時者掌知爭之尋傳令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

侍中尚書近臣皆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常知爭之順時此其時令之書猶存也且以漢之為漢皆知順天時以從事文帝則春和而施惠鰥寡文紀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不省憂為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振貸之哀帝則以冬月而不封侯邑平當傳哀帝時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止名封當如注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史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封關內侯也顏曰李說是也雖王溫舒之慘酷限於冬盡而不得專殺本傳溫舒遷為河內太守以九月至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居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吾事足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則立春之後不復以刑故也馴至東漢此意猶在章帝以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無鞫獄斷

刑之政命勿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章紀元和二年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而其當時建議之臣有若郎顗謂正月歲始宜以開發德號本傳順帝陽嘉中條便宜四事其一曰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用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有魯恭乞用立秋乃行薄刑本傳殤帝永和元年為司徒初和帝末下令立秋得按驗薄刑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曰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臣愚以為決獄按考皆以立秋為斷有若韋彪以立夏以來當暑而寒為郡國不導時令之所致本傳拜大鴻臚因盛夏多寒上疏云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縣不奉時令之所致是皆知時令之不可違也令則一舉而廢矣胎卵無焚獵之禁山林無斧斤

之限斷獄悖生長之宜而封侯失景風之序水旱所以不免於間作而學士大夫未有能推原其故者此愚所以悒怏於斯

監司

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分刺諸州黜陟賢否斷理寃獄百官表監察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本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顏注引官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黜陟能否斷治寃獄武帝始制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見臺諫注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有言縣丞令各詣郡本傳遷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博使從事明勑官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

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何武為楊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武傳本文云云顏曰虧減也減除其狀直令免去之也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矣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置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宣傳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置吏聽訟所察過六條行部乘傳去法駕三馬舍宿鄉亭為眾所非宣坐免則勢偪郡國而侵預其事矣故王嘉上言於哀帝以為司隸部刺史察過劾罪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本傳疏云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方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闕下蓋有為而言也今所謂運使者其職則專於金谷財貨之末至於廉察臧

否訪問風俗則有不加意焉而不知漢之掌財賦其在郡國則有大司農丞部一州而又有均輸鹽鐵之官布在郡國（食貨志桑宏羊請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初無預於刺史故刺史得盡其職漢以專而嚴今以雜而泛盍亦講其故乎

郡守（漢郡守固專制然亦有以御之）

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自專制而有以盡其材按會稽一郡（地理志會稽戶二十二萬三千三十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舊屬楊州）合今浙東西之地共在封內故權安得而不重趙廣漢將兵屬蒲類將軍擊匈奴（本傳遷穎川太守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

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本傳買臣為會稽太守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越等俱擊破東越）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討矣朱博名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盡罷斥諸病吏（博傳遷瑯琊太守博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乃名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詳見久任注）薛宣移書屬縣黜陟易置惟其所為（本傳為陳留太守時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長短宣乃自牒書與湛曰吏民條書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君可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湛自知罪贓皆應記即時解印綬付吏又遺書顯責游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誠取錢財數十萬欲遣吏考按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粟邑縣尹賞久郡國事吏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移書勞勉之池陽令舉孝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名聞立受囚家錢宣讓縣案立乃其妻受繫者錢萬六千立實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

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極以顯其寃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文翁減省少府用度而自興學校本傳文翁為蜀太守選郡縣小吏門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又起治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官自文翁為之始尹翁歸論棄東海大豪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本傳遷東海太守東海大豪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翁歸至郡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是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敞遠守劇郡馭以繩墨胷臆結約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邑傳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云云龔遂之於渤海亦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見盜賊注則知宣帝固已懼

其專制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其地雖大其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所令而不聞有跋難制之患者蓋上有以馭之之道耳杜延年吾邱壽書諫延年壽王侍為東郡東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輳以為天下少雙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乃謝罪因其言狀而治行第一課上聞者則有增秩賜金之寵久任注見責實之政嚴賞罰之用明此漢之所以多循吏也

漢唐事箋卷之九

漢唐事箋卷之十

漢

縣令 漢待縣令不為輕卑

漢制萬户以上為令其秩千石至六百石不為卑矣 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 至有丞尉以佐治有三老嗇夫游徼相與助其縣事 見役法注 凡舉賢良茂材孝廉直言者皆得還補焉 魏相以賢良為茂林令龔勝以茂材為重泉令劉輔以孝廉為襄賁令王尊以直言舉還號令其餘孝廉舉者趙廣漢王尊尹賞平當茂材薛宣尹賞賢良舉貢禹並本傳 其或郡縣吏績勞著 王訢以郡縣吏績功補還為被楊令 光祿勳舉四行亦得為令 何武射策甲科為郎光祿勳舉四行還為鄠令 議者以循吏傳不記

縣令往往以令為卑秩而不知漢之待縣令頗亦不輕魏相以茂陵令而遷刺史（本傳遷揚州刺史）焦延壽為小黄令以課最而增秩（見考功注）卜式為成皐令以將漕最而拜齊王傅（卜式傳 式為緱氏令 緱氏便之 遷成皐令 將漕最 上以式樸忠 拜為齊王太傅）蓋未始視令以為卑秩也至有盗賊不責之令而責之游徼（見役法注）刑有非常則已或造獄而不拘於律（王尊傳 尊守槐里兼行美陽令 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 兒常以我為妻妒笞我 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 尊曰律無妻母之法 聖人所不忍書 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尊於是坐庭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 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吏民驚駭）韓延壽為左馮翊不肯出行縣曰縣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重有煩擾（本傳 守左馮翊歲餘不肯出行縣 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 覽觀風俗 考長吏治迹 延壽曰 縣皆有賢令長 督郵分明善惡

於外縣恐無所益重以煩擾朱博為瑯琊太守不肯令掾下縣曰縣有長吏府未嘗與也本傳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下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薛宣傳吏民罪名使縣長吏自行罰不欲代縣治本傳為陳留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名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若是者又皆縣令得以自為而不制於州郡故能不迫於職盡其己之所當為而騁其長材蓋未始一切束於郡太守也若夫郭舜之為漆令課殿見責問見考課注責禹為河南令為職事為府官所責禹傳本文以至楊湛謝游自解印綬而去者則又郡守之所當察而不可以一槩論也

上計　張蒼為相主計其後莫能及蒼

漢上之法各計其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每歲秋冬上其集簿於所屬郡國丞尉詣郡課校其功多尤為最者（後官志縣令注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谷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丞相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尤多為最者於是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郡國亦以歲盡遣丞史上計於京師（見考功注）而又以副上於丞相御史校其政治以為殿最事畢敕丞史歸告二千石勸農桑去殘賊獄訟得中憂恤百姓（官志司徒注漢舊儀曰郡國守長史上計事畢遣勅曰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恤百姓因於衣食二千石率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振贍之無煩苛奪民時詔書無飾圖養至今未變又吏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其大畧若是矣嘗漢

之初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高祖令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時蕭何為相蒼為計相而吏為主計本傳蒼秦時為御史高帝時以代相從攻荼有功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其後計相之職不置併掌於丞相故石慶見詰於武帝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從流民於邊上乃賜丞相告歸慶慚不任職上書乞骸骨上報曰云云而請其從四十萬口淫蕩百姓朕失望焉宣帝黃龍之詔亦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黃龍元年詔則郡國上計實主於丞相而漢之責丞相以課吏不為不嚴矣然而膠東偽增流民戶口至

八萬餘而守相王成反蒙顯賞本傳地節三年詔曰令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具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曰前膠東相王成偽增户口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言臨淮郡圖界誤至減田四百項而匡衡自領計簿不能正本傳初封鍾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項南以閩伯為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伯為平陵伯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伯以為界多四百項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吏定圖言丞相府衡主簿陸賜曰計故圖安樂鄉南以平陵伯為界不足故以閩伯為界郡即復以安樂鄉國後司隸校尉駮等奏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恃法專地因坐免為庶人則漢之上計雖役役於簿書期會之末而未免於具文也

漕運漢漕運止使於山東惟宋朝俱使

漢初轉漕蜀漢之粟以給關中酈食其傳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蜀漢

之粟方船而下天下既定國用浸廣於是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郎官然亦不過數十萬石而已食貨志高祖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武帝則四百萬石食貨志五鳳中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又云武帝時官益雜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後又益六百萬石志云宏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人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其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大抵多轉於山東諸郡當時有欲開褒斜道以致漢中穀者以水多湍石不通船漕溝洫志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及漕事下御史張湯問之曰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乃通渭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下

溝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回吳內反則知蜀道險以車轉為便而集於京師者不可多致關東山東諸郡道從渭水而上鄭當時開渠之後漕粟益多志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三月可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令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民得溉矣考之於史獨河東有根倉滋倉地理志秦時置滎陽有敖倉高紀孟注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下河南以東置漕船五百艘溝洫志成帝時河決東郡金堤遣大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往往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若夫主漕之官則督於侍御史漢官儀侍御史出督州漕運

糧總於大農（官表治粟內史秦官景帝更名大農令又郡國諸曹農監長丞皆屬焉）而分掌於太倉令（官志大農屬官有太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國曹谷丞一人）在外則或以縣令而將漕（見縣令注）或以刺史而護漕（朱博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見本傳）無定員也惟江淮米粟去長安逾遠諸侯自為封植而已故吳王之反自謂聚糧食三十餘年（吳王濞傳濞遺諸侯書曰吳國雖貧寡人積金錢修兵軍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而枚乘之說亦云漢家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吳王反枚乘說曰夫漢并二十四郡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云云海陵縣名）以是知漢之轉漕多在於山東而不在江淮吳皇宋汴都四方所輻輳水陸俱便過於漢家在於今日已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荊襄之

軍食合江淮閩浙之舟水運而上無復難致之險較之於漢孰為得乎

常平漢無救荒先備常平止為邊儲

漢有賑民之惠而無救荒之政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苟俟其已甚而後為之計則流民失業道路相望救之亦已晚矣漢於災傷之民非不加恤也關中饑則令民就食蜀漢高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山東饑則令民就食江淮食貨志武帝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就江淮間欲留之處顔曰至所在欲有住者亦留而處之江南水潦則下巴蜀之粟以賑濟之武紀元鼎二年詔令水潦移民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食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關東饑則轉漕旁郡錢穀以

相救（元紀元初三年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減食穀馬）此何異於移民移粟者也至成帝時流民有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阬關者詔勿苛留（本紀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云云詔勿苛留）有欲入關中者籍其姓名而納之（成鴻嘉四年詔水旱為災關中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云云流民欲入關輒籍納之）夫一郡之災則有一郡之粟以濟之蓄於未然積於有素先事而為之備水旱不能為之災何至移民易粟於倉卒之際而聽其流離轉徙於四方也耶嘗觀汲黯矯制發粟以救河內之民（黯傳武帝時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民傷水旱萬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切謂諸郡非無粟也或者俟命於君而

民之枵腹不能待也否則窖粟以自殖而有司莫以告也夫以傷水旱者萬家饑或至於相食郡太守不以告而天子不之知使汲黯請命而後發河內之倉則饑民必將流入於關中其必餒且死也決矣景壽昌常平之置其策非不善而其意則在於邊儲而非以為救荒設故饑民未有蒙其利者至元帝時而其倉亦竟罷矣並見前救荒注以是知漢之常平與今日之意不同故終於救荒之政不講而臨時經畫非有長計此有志於古者所以不能不嘆息於漢也

鹽鐵 漢榷鹽鐵猶輕取而相通

漢初鹽鐵遺在民間歲輸山澤之稅以屬少府少府秦官

亭山海池澤之稅蓋未始有禁也豪勢乘時射利擅而有之冶鑄鬻鹽財累萬金而不濟公家之急食貨志武帝時山東水災民多饑乏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用顏曰廢居居居邑以謂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吳王擅銅山東海之利富埒王室本傳吳有豫章郡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東煑海水為鹽以無賦國用饒足故於是公家用不足武帝乃始用咸陽孔僅領鹽鐵事而自擢之郡國置官主斡其利食貨志武帝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農丞領鹽鐵事孔僅咸陽言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敢私鑄煑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使孔僅咸陽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於是吏亦多賈人矣然考之於史鐵鹽官之置多見於西北而東南之郡特少如會稽一郡則今兩浙

路也獨海鹽有鹽官海鹽故武原鄉而無鐵官廬江九江二郡乃令淮甸間獨舒城有鐵官而無鹽官廬江九江並屬楊州則知武帝之榷鹽鐵猶不盡利以遺民也觀終軍詰徐偃以為膠東南近瑯琊志郡有鐵官海曲有鹽官計有斤鹽官北接北海屬青州都邑有鹽官壽光有鹽官魯國西枕泰屬兗州嬴有鐵官東有東海屬徐州下邳縣嶧陽有鐵官朐縣有鐵官二國器用食鹽悉取給於鄣郡鹽鐵郡國有餘藏縱膠東魯國廢不足以為國家之利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張湯劾偃矯制偃以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世顓之可也湯不能詘其義下軍問狀軍詰偃曰云云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世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瑯琊云云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耶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則知

當時諸郡相通彼此相補雖以東南財賦之淵以武帝多欲行之猶有不盡取者其後昭帝議罷不果救弊注至宣帝則特詔減鹽價而已紀地節四年詔曰鹽民之食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價蓋亦以為榷利最博所恃以佐賦者未易以猝去故也今產鹽之郡既罷鹽監而所在禁錮不得相通則有異於漢矣

錢弊武帝五銖得中制

漢懲秦重弊之餘初鑄莢錢高后以其太輕而行八銖高后紀二年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錢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令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故復行之文帝又以其重而改四銖本紀五年自是而後或輕而為三銖食貨志建元以來用少更鑄三銖錢

重其文或重而為半兩食貨志文帝時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八九十年之間錢幣屢更而農商俱病卒定於元狩五年而五銖錢遂為漢家定制武紀元狩五年詔罷半兩錢行五銖錢通鑑考異曰漢食貨志前云銷半兩錢三銖錢明年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雖稍變於新室而光武中興復還武帝之舊見規模注豈非以其輕重適中故耶愚觀漢初市物騰踊米至石萬錢志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騰踊米至石萬錢錢輕而物重故也王莽更造大錢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銖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錢重而物輕故也自五銖錢之行多之不加輕少之不加重昭宣之際以酒則定其估昭紀

始元六年賣酒升四錢以鹽則減其價見鹽鐵注錢亦不得而輕米賤則官為之糴見救幣注菽粟則時以當賦昭紀元鳳二年詔三輔太常郡得菽粟當賦顏曰以菽粟當賦錢也錢亦不得而重錢幣適中而農商俱利無低昂太偏之過其為君上之權衡乎惜也

武帝費用無度至用白金皮幣以濟一時之急志建元以來錢多而物輕少而貴有司言古者皮幣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又造金銀錫白金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其文橢直三百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是則可咎若夫錢幣之利斯得之矣

租賦　漢正租有法雖武帝不肯增

漢初大啓九國燕代齊梁趙楚荊吳淮南長沙諸侯各自衣食租稅

天子止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諸侯王表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至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食貨志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顏曰言各收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故公家所入惟曰田租曰算賦曰更賦田租則十五而稅一（食貨志輕田租什五而稅一）聚於司農（百官表郡國諸倉皆屬焉）倉之在郡國者歲漕給中都官不過數十萬石而已（見漕運注）算賦為錢人百二十以供庫兵車馬之費（見兵器注）今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於司農者纔六十三（高祖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而其餘尚在郡國也

更卒之不役者出平價溝洫志蘇林注平價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價一月得錢二千昭紀如淳注更有三品正卒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更卒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三千是謂錢更也今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郡國益時以假貸貧民則漢初之租稅大抵取之有法用之有度而郡國率有餘藏也武帝橫斂寖多皆出於一時之權宜而率其於正賦未嘗有所增變也當時有司亦嘗請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而帝不從西域傳武帝下詔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吾老弱孤獨也顏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至於皮幣白金見錢幣注告緡算車武紀元光六年初算商車李奇曰稅商賈車船令出算元狩四年初算民錢顏曰有儲積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李斐曰一貫千錢出算二十鹽鐵酒酤之利見鼓斛鹽鐵注無非假權以濟

用故漢之人得以改正而復舊使其移易正賦貿亂名目如税畝、邱甲之變古則漢之為變愚又未知其所終也

酒酤 制酒將以防愚武帝榷之何耶

漢法三人無故羣飲則罰金（文紀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故自漢以來皆有酒酤之禁間賜民酺（文紀）以適一時之歡是非欲奪民利特為是隄防也懼其為酒醪以麋穀故也（文紀後元元年詔）武帝費用無度凡遺利在民間者網羅悉盡獨於酒酤之利若徐徐然而未榷至天漢三年始置官自賣（本紀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應劭注縣官自酤榷賣小民不復得酤也）榷取其利以資國用行之纔十四五年昭帝因賢

良文學議而罷之以所利而輸租既又限其酒價昭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賣酒升四錢使不得厚取民財猶後世之所謂萬户酒也至宣帝則復禁民酤酒詔郡國二千石嚴於鄉黨酒食之會五鳳二年詔曰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化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所以還漢初之制而非有利於民觀魯康言於王莽曰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惟酒酤獨未斡食貨志王莽曰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幷兼也遂於長安市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官置交易丞五人府丞一人云云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十一羲和魯康言云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石為一均率開

一盧以賣則知自昭帝議罷之後至王莽之初猶未急於酒利也愚不知今日榷酒之利如是其亟何也

漢唐事箋卷之十

漢

田制

田制不立無以爲久遠計

漢承秦人阡陌之後因陋就簡不立田制以爲久遠之利故民之聚者地多狹而地之曠者民必稀長安地陿蕭何請民入田上林空地本傳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郡國地或磽陿無所農桑者詔聽民從寬大地景紀元年詔曰郡國地或磽陿無所農桑養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此地狹而民聚故小民無以耕植紅陽侯占墾草田至數百頃孫寶傳寶還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至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畧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貫一

萬萬以上賓問之遺相史按驗劾奏立尚丞張禹買田皆極膏腴上賈本傳禹為人謹厚內殖財貨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上賈此地廣而民稀皆為權貴所有漢惟不能度地以居民故民有聚散而地有廣陿富民或田夾一州貨殖任氏傳秦揚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令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氏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而貧窶無立錐之地食貨志董仲舒說上云云此晁錯所以言於文帝以為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地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者其為是歟食貨志晁錯說文帝云云當是時籍田則開矣文紀二年詔開籍田代田則行矣食貨志武帝末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歲代處故曰代田古制也公田則假貧民矣宣紀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但民無計口授田之制則亦無補

於時矣董仲舒頗限民名田食貨志仲舒說上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顏曰名田占田也孔光何武謂吏民無過三十頃食貨志孔光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苟用其言而次第行之小民弱户其庶幾乎然匡衡為丞相多取縣田以為封邑而上不問見上計注哀帝濫賜董賢之田二千頃而王嘉以為均田之制從此壞王嘉傳日食舉直言嘉奏封事云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隳壞由是觀之則漢之田制其能有行乎唐杜佑以為元始二年平帝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以當年户計之總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每户合得田六十七畝四

十六步有奇見通典及地理志則是井田百畝之制可以漸行而無有能之者彼王莽者果何足以行井田乎

勸農漢第務勸農而豪奪不禁何勸焉

漢初重租稅以困賈人食貨志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令民得田故春園囿務本抑末之意首見於此高紀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蓋自天子而下至於縣長吏無不以農為先務躬開籍田以率民耕則天子知勸農矣文紀二年詔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公府遣計吏歸告郡守帥勸農矣上計注大司農丞部一州以勸農則九卿知勸農矣平紀始元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刺史行部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則監司知勸農矣何武傳遷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

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為常二千石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勤成紀建始四年詔曰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勤縣以秋冬計其墾田多少集簿於所屬郡國上計注則太守縣令知勸農矣以致除罪拜爵一出於穀食貨志文帝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四十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孝景二年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徙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而又以菽粟當其所輸之賦錢幣注則勸農之意夫豈不勤而民益趍末猶未能一歸於農何也及觀少府所假陂澤百姓既已田墾而為紅陽侯所占田制注則民之於耕於己何有內郡租斂重於外郡而豪民之田見稅十五食貨志云云顏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則田之所出於己

何利如是而欲勸農則亦徒文具而已矣故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之人君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無亦經界之未正耶

風俗 浮靡難制多緣徙豪族入京

漢承秦弊風俗浮靡高祖首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高紀八年詔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同上所以定名分謹法制為甚至矣然舊染既深斯民未熟漢家之化而庶人帝服倡優后飾富人墻屋被文繡治安策猶見於孝文之時夫豈無其故哉蓋自漢初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而三輔之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郡國輻湊浮食者多列侯貴戚之家車

服上僭侈靡無度地理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强榦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錯雜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戚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羡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故天下則而象之其又何尤成帝詔諭公卿列侯親屬近臣以為天下取則而乃廣第宅治園池多蓄奴婢被服綺繡設鐘鼓備女樂吏民慕效浸以成俗成紀永始四年詔其言諄復戒諭似知奢侈之所由矣然郡國豪傑高貲富人則復徙五千戶于昌陵成紀鴻嘉二年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户于昌陵安有五千豪富之家聚於京師而不爭為淫麗者乎如是而詔無復奢侈是猶抱薪而救火矣善乎賈生

之言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為而切切於經制之不立（治安策）彼經制者豈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乎

贓吏　漢懲贓罪至嚴然亦不可徒法

漢法守主盜直十金以上者棄市（陳咸傳翟方進奏咸為郡守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十金棄市）受其故官屬所將財物者奪爵（景紀元年詔丞相與廷尉吏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奪爵為士伍免之）其為舉主者同坐削官或贓不入身猶以選舉不實而鐫秩（並見選舉注）則漢之待贓吏其法固已嚴矣是以匡衡為三公詐取田租千餘而為司隸所劾（上注）計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受取盜贓二百五十為司

直所奏注宰相韓延壽放散官錢千萬以左馮翊而棄市本傳延壽代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當問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望之自奏遣案具得其事延壽竟棄市田延年盜主守三千萬迺以大司農而國除注氣節則漢之於贓吏固不以爵位而撓其法雖以三公九卿之尊馮翊之勢亦有所不能免者及觀薛宣移書二縣令雖有守主之盜賊發取錢財則特有所貸而不置之法注縣令朱博使功曹具疏姦贓而令其自改博傳入守左馮翊名見功曹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贓小大不敢隱博知具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則於縣吏曹掾又何其闊略如此哉夫法行於權要勢

力之臣而疏闊於州縣之小吏此漢家之所以為得雖然是猶以法論也當文帝時承傳而行郡國者發眾賦錢以萬計賈生上書謂是風俗敗壞之所由關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刀筆之所能為卒之孝文之世興於禮義而刑措不用要亦有其本矣

復除 復除雖多其役則公可為役法

漢之復除多於周而法詳於周故其役公而民不怨攷之於史罷癃有復漢兵注三老有復高紀二年令蜀漢民給軍事勞苦者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能修行能率眾為善置以三老復勿繇戍從軍有復高紀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民産子

有復高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孝悌力田有復惠紀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入粟至五大夫有復食貨志晁錯說上曰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以至功臣復宣紀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關內侯周禮鄉大夫注貴者謂若宗室及關內侯皆服也若博士弟子明經皆有復儒林傳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則漢之復除比周官鄉大夫所掌為尤廣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注舍謂有復除也且又行之天下非如周之所行止於國中而其法尤為優矣然周小司徒之職登其夫家之眾寡不過歲時入數而已周禮小司徒之職云云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注若今四時言事而漢則以四時

言事周大比以受邦國之要不過於三年而已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要注今時八月案比即是也而漢則以八月案比蓋凡民數之衆寡土地之可任與夫役法之可起與否一歲之中凡五致意焉此所以漢復除雖多而不害其詳且公也今户籍之制疎而民役之法亂仕者患其過制則析之大户畏其倍數則析之增進之家患其入役則析之顛倒參錯莫甚於此而差役大為民蠹此漢法之不可以不講

館閣漢校書講筵修史皆處內禁

杜佑云漢氏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

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見杜佑通典秘書監及攷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施讎傳顏注引三輔故事云云則石渠不得謂之外府劉歆七略亦云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藝文志注如淳引劉歆七畧云云則延閣廣內皆為禁中之藏明矣蓋自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秘府書稍充集成帝復求遺書於天下輯羣書總要而為七略而漢之書籍始備於此藝文志漢興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記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於是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是以漢之校書多大於

天祿非大夫侍中不預此選劉向光祿大夫劉歆侍中楊雄以大夫校書天祿閣而石渠則為諸儒講論六經之地而以博士處之施讎為博士甘露中與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劉向亦講論六經於石渠歐陽生薛廣德王式戴勝林尊皆以博士論石渠蘭臺石室則在殿中而為史官著述之所百官表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通典云漢中丞在殿中有石室藏秘書圖讖之屬司馬遷為太史公紬石室書而明帝亦以班固為蘭臺令史撰光武本紀及諸傳記又云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當時文學之士使校讎於其中故漢之校書講筵修史三者皆處於內禁其大畧可覩矣

翰苑西漢代言得王言之體

漢家制誥衆為後世稱述求其典職之官非有視草類皆司馬枚皐嚴助之徒為之也淮南王安傳時武帝好藝文以安辨

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班固西京賦以為金馬承明著作之庭西京賦云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承明廬名著作之所也蓋直廬於承明者皆制誥詔令之言而待詔金馬者皆一時賦詩歌頌而已按嚴助承明之廬而補外郡詔歸侍中復使為文東方朔王褒張子僑皆待詔金馬而為歌詩是也至於奏議策誄則又屬之大鴻臚官表奏有典客漢更為大鴻臚景紀中元二年令諸侯王列侯薨及初封之國大鴻臚奏謚策誄蓋未始有定員也東漢始制尚書侍郎專主文書起草取孝廉之士試以箋奏而補之其員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主作文書起草通典云後漢尚書郎三十六人每曹六人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選有吏能者為之八座受成事決於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誥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以錦縑為之給帷褥

裀太官供食物湯官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又給伯使一人女侍史一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朱漆地謂之赤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答對欲氣芬芬也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唐改為吏部尚書又改吏部為天官又改文部掌文官選事云云與今之翰苑無異王通獨於漢制屢加嘆美蓋以其詞不束於程度而有渾厚典雅之風眞得王言之體中說周公篇賈瓊問讀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贊曰議曰誡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有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失之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

服色 漢衣黑而旗赤莽衣黃而牲白

國家制度必明一代所尚以示後世之所不可易也

苟因陋就簡襲其舊儀卒於更革而不常此創業之君所以不得不任其責漢高之興本以斷蛇爲受命之符協于火德宜尚赤矣本贊張蒼以爲水德宜尚黑公孫臣又爲土德而尚黄

張蒼傳蒼爲計相時緒正
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
上故因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而不革推五德之運
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至文帝時爲丞相卒
就之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
土德之時其符黄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
爲非是罷之後黄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
臣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度制又見郊祀志

蓋至於文帝時賈誼亦嘗欲改服色以尚黄

誼傳誼爲漢
興二十餘年
宜當改正朔易服
色色尚黄數用五

而終漢之世無有定向所有旗幟皆尚赤以朝服則尚黑豈非雜水火之德而自相尅戰耶觀魏相舉高帝衣服之制曰春夏秋冬天子所

服當法天地之數時令注而如淳亦以為百官皆有五時服則漢之百官其所常服者莫不順時之宜而至於朝服則惟其所尚之色而不敢變也蕭望之傳如淳注雖有五時服至朝服皆着皁衣張敞為列卿則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望之傳張敞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穀永為光祿大夫亦曰擢之皁衣之吏本傳穀永擢為光祿大夫奏書謝王鳳曰永斗筲之才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悅其狂言擢之皁衣之吏此朝服尚黑之證也其他青綠之色則為民常服而紅紫之屬則懼其侈靡而設為之禁成紀永始四年詔青綠民所常服其勿止顏曰然則禁紅紫之屬此漢家服色之大畧也其後新室之僭乃始改服色尚黃使節旄皆以純黃而惟犧牲用白而已莽傳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

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尚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其何所見而然哉

漢唐事箋卷之十一

漢唐事箋卷十一

漢唐事箋卷之十二

漢

車輿　漢君臣車乘之制不講則乖禮

漢初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食貨志）自天子至於百官車輿之飾猶未備也景帝建長吏駕之制（士風注）而百官之騶從始有差等武帝置甘泉鹵簿之儀（蔡邕百官表志曰國家舊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見餘見下）而天子之乘輿始備以法駕則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文紀如淳注本文云云）大駕則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引行太僕御大將軍驂）

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又楊雄甘泉賦服虔注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又輿服志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縣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至於百官則秩二千石者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者朱左轓士屈注諸侯王大國則朱輪特虎小國則朱輪特熊輿服志注引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卿車者也別駕主簿則緹屏泥軾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此漢車輿之大略也然成帝乘大駕以郊泰畤而使昭儀常從於豹尾中楊雄傳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使從在屬中豹尾中文帝乘輿以朝東宮而使趙談驂乘而共載袁盎傳上朝東宮使趙談驂乘盎車前曰臣聞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獨

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陳遵初除河南太守至乘藩車出入閭巷注士風鮑宣為豫州牧行部去法駕乃駕一馬宿于鄉亭注監司此天子鹵簿之儀百官車輿之制所以不可不講

宗廟初馬氏古而終弊於禮煩

漢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輙立一廟相去異處不敘昭穆故其數不止於七韋元成傳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有車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至元帝時元成議迭毀日今宗廟異處昭穆不敘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云云文景在位皆先作廟成德陽廟武曰龍淵昭曰徘徊宣曰樂游元曰長壽成曰陽池文紀四年作顧成廟應曰文帝自為

廟制度卑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號龍淵昭帝號徘徊宣帝號樂游元帝號長壽成帝號陽池初未始有迭毀之禮自匡衡貢禹之興乃議迭毀定昭穆卒用劉歆七廟之議（並見韋元成傳）尤其事發於情乎是以終漢之世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餘各以次迭遷（元成傳）一年一祫毀廟之主皆合食於高廟子孫以昭穆西東南面坐高帝則南面配高后於坐右而已（祭禮志注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墮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帝南面高后右坐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穆東面如高帝餟陳其右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漢雖禮制無節宗廟之祀一歲凡二十有五（元成傳註晉灼引漢儀注云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飱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

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月為二十五

亦既數矣而郡國園寢便殿之祭又不與焉元成傳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費用寢廣禮煩則亂宜貢禹之徒所以切劘於此而不恤乎其他也元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丞相元成等皆曰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月餘詔曰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承宗祖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古之正禮也臣愚以為高帝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宜毀孝文惠孝文孝景廟宜毀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為文帝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孝武懷四裔宜為世宗之廟遂下詔從之孝景及皇考廟皆罷元成

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宗祖譴罷郡國廟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哀帝即位光祿勳彭宣言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廟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上覽其議從之制曰歆議可

歷數

漢太初歷未善而儒者知歷可喜

漢初用古歷當有後天下之失高祖以來因循未改律歷志漢興庶事草創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而晦朔月見弦望多非是至武帝元封間史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帝乃詔遷等議造漢歷其術本於黃鍾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為日法號太初歷志云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歷以造漢太初歷乃選治歷鄧平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

郡落下閎與馬鄧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約律長九十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孟注黃鍾律長九寸圍九寸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分也弦望晦朔當時以為最密志云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猶疎遠者一十七家復使校律歷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以平為太史令丞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而後之歷家亦必以鄧平太初歷為驗志云後二十餘年太史令張壽王言更歷之過丞相御史等雜候上林課壽王疏遠按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也及攷史遷所著歷書反去太初日分之術而用古歷九百四十分為日法是何遷之所自造者乃置而不取耶蓋古歷之失以其朔餘太強而至於後天及改新歷而後天之失尤甚於古歷此遷之所以不取

八十一分之法也考之律歷志既言元封七年十二月甲子朔冬至日月在建星李奇注曰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晉灼曰賈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者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假法大度相應夫建星在斗十三四度之間其與牽牛初相去蓋十餘度不應若是之遠也至其篇末又云進退於牽牛之前四度五分九章歲為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九終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三終而與元終進退於牽牛前四度五分且謂牽牛前四度則正處於建星牽牛之間矣進而及於牽牛初為不及退而比於建星為太過其進退皆無所據愚是以知太初之歷未為精也而淳于陵渠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者其附下圖上亦甚矣然獨有愛於漢之律官不專付於星翁而儒者通知天文與記註官同為一職如司馬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復作太初歷也司馬遷為太史令自謂文史星歷近乎卜祝司馬遷報任安書云而劉歆楊雄張衡之徒皆能明於歷紀志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意於天文陰陽歷筭耽好元言謂崔瑗曰吾觀太元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論難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安帝時為太史令作渾天儀故唐杜佑以為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併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之職其言不為無證

災異談笑可以警君張禹方士皆罪人

災異出於天變若茫昧不可測者而漢之諸儒往往

據經守古推以人事而逆其必出於此若曰宗廟簡祀后黨奢侈則有某災五行志云劉向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時則水潤下翼奉傳元帝時二月地震七月地復震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今二后之黨滿朝非時處位執尤奢侈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陰氣之盛不亦宜乎君道不修權臣擅政則有某災李尋傳哀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傅喜問尋尋曰間者日月失度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曰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劉向傳成帝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上封事曰今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並行威福王氏先祖墳墓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宜黜遠外戚無授以政又杜欽傳日食王章上封事言鳳專權蔽主之過自董仲舒劉向眭孟夏侯勝京房李尋翼奉之徒皆有是言眭孟等贊曰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勝

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

雖其事未必盡然然使其君反己內省敬畏恐懼仰觀蒼蒼而不敢有恣睢者蓋其言有動其惕然之心也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成紀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四年六月詔曰乃者地震京師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上書者多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就使天心不專以是應而爲之大臣者尤當推廣其言以啓人主畏天之心可也張禹於此乃引聖人不語怪神子貢不聞性與天道以釋成帝之疑反謂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禹傳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頗意然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災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

自是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子貢之屬不得聞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上不疑王氏是使成帝忽人言而玩天戒焉用彼相為哉嘗觀武帝栢梁之災乃為千門萬户以厭勝之郊祀志武帝時栢梁災受計甘泉公孫卿言黄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迺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云云至輦道相屬而卒有巫蠱之禍巫蠱之禍起自朱安用成於江充詳見戾太子江充公孫賀等傳宣帝郡國四十九地震宣紀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素服避正殿五月鳳凰集北海安邱淳于素服避殿不旋踵而鳳凰之瑞集於北海蓋武帝惑於方士之術而魏相風雨之奏相傳宣帝時上疏云云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

明則雨暘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而亡廉耻起賊妄先所由生也常有以警宣帝畏天之心故也然則天譴之來可以修德禳而不可以人力勝云

祈祭 文帝以祭為民致役人淫祀無極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盖以民為神之主也文帝切於愛民而謂禬禳之事足以佑民也廣壇場增土幣除秘祝之官以為民祈福文紀十二年詔除秘祝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圭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圭幣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其為事已外矣宣室之問未遑他事而急於鬼神之本賈誼傳文帝徵誼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夜半文帝前拜為梁

王傳豈以鬼神之福能有以陰助斯民乎迨至武帝抑又甚焉而其心則爲己不爲民矣巡海而求神仙郊祀志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築宮而致泰一志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歲餘神不至祝史祠官相望於名山大川之上志公孫卿言神仙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官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凡他山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一切妄祭淫祠以徼福於一己百姓困而國用竭福何有於己哉終漢之世凡一歲三萬七千祠志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嘗興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而王莽又崇置之上自天地六宗下至諸

小鬼神凡千七百所（志莽篡位末年）蓋自文帝有以開其端也胡廣以為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韋賢宗廟迭毀議於其中則其祀事得以類相從夫孟堅舍宗廟之議而專志於郊祀固未為得至於述孝武之淫祀以為後世戒（見郊祀志）其旨深矣安得以去為哉

告老　優待退老禮制俱善

漢無引年之制士大夫告老而歸初不以齒論上印綬乞骸骨天子為之賜金安車駟馬以寵其行（元帝時于定國為丞相上書歸侯印乞骸骨上乃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御史大夫薛廣德大司馬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哀帝時彭宣為右將軍賜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

綬以關內侯歸家成帝時張禹為丞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又二疏韋賢皆賜金此其常典也然有以故祿歸老於家者張歐周仁萬石君是也張歐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周仁以二千石歸老于家石奮以上大夫歸老于家並本傳有策遣其歸而不敢斥名者龔勝邴漢是也兩龔傳勝為光祿大夫邴漢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俱乞骸骨葬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大夫其修身遵道以終高年有聽其罷歸而就問於其家者趙充國董仲舒是也趙充國罷就第朝廷每有四方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仲舒歸居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就其家問之本傳有不得告謝令其奉朝請者張禹孔光是也張禹以丞相告老詔以列侯朝朔望禮如丞相孔光以大師辭位詔黃門令為省中置坐几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並本傳若是者又皆以一時之特恩所以全其終

始尊其道德養其氣體而幾於古人之乞言者矣愚恐孔光張禹之不足以膺是禮耳

鬻爵 由權宜而至濫獨黃霸非濫

鬻爵始於文帝而浸淫於武帝文帝務在勸農故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得復一人 復除注 武帝置武功爵直以國用匱之故除千夫如五大夫始免徭役爵得至樂卿有止法 食貨志武帝時有司請令民得買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 則其權一時之宜而為是法制亦以周容然卜式輸財聚邊賜外徭四百人則不止復一人矣晚賜爵左庶長駸駸於封侯而無禁 式傳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

財半助邊役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徭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匿財唯式尤為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後呂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爵關內侯注徭役外得復除四百人也見卜式傳則其過於樂卿而不知其幾倍矣自後補郎除吏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則郎選衰而吏道雜矣貢禹上書元帝云武帝用度不足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又食貨志有司請令民買爵云云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然其末年選用之序猶未至於能否混淆有可取者黃霸入穀補馮翊卒史而初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察廉補河東均輸長累遷至郡守而於農桑畜養米鹽靡密無不通曉而治行卒為第一本傳霸入穀沈黎郡補左

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覇入財為官使領郡錢谷計簿書正以廉稱譽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復為潁川太守務農節用殖財種樹畜養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覇精力能推行之治為天下第一此其用之為有法也苟惟入財補官之人不隨其材而泛使之益見其為冗矣

宗室宗室輕故墮王莽計惟　皇朝不可及

高祖懲孤立之弊大啓九國封王子弟見諸侯王表其大者既已嗣世而襲封而其苗裔支別則致宗正官以糾合之總其屬籍而辨其昭穆勿使有疏遠此其敬宗敘族之意善矣高后時劉氏宗室猶存任於京師者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平侯與居典客劉揭皆與立文帝故其議定策立未嘗不與劉揭立文帝劉德立宣帝其後諸侯國人不得宿衛而宗

室無在位者彭宣傳先為東平太傅入為右扶風後徙為左將軍哀帝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又兩龔傳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一為丞勝輒官乃去昭帝於是詔許辟彊共養仕於朝遂以光祿大夫為長樂衛尉矣昭紀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材劉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為長樂衛尉亦見楚元王傳自是辟彊之子德為宗正丞德之子向為給事中向之子歆為騎都尉劉德傳昭帝初為宗正丞向宣帝時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哀帝時歆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父子相繼登于朝者者惟是楚元王之後耳其他未聞也王莽陰懷異圖乘漢支本之弱名宗室九百餘人增秩補吏以收其心復詔天下漢元至今十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罪辟

教訓不至之咎令二千石選有德義者立為宗師考察其不從教者聞于宗正此其為制亦善矣（平帝紀元始五年裕祭明堂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增秩補吏各有差詔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之子孫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書言宗伯宗伯請以聞）而其意則非卒以區區小惠濡沫其國有叛漢而獻頌者（劉歆）豈非有以激之哉令剖符之封坐受虛邑而食其祖稅無漢氏專城之患而其任於朝者均秩內外一等臣子此誠周家卿士出入之意漢何以及此

宦官（冢宰轄得內人漢初僅似後世司衣）

漢自高惠以來皆有宦官大抵宮閫左右之任宜受

詔命陪從與輦而已官志中常侍宦官掌侍從左右從入宮內贊導內衆事顧問應對中黃門宦官居則宿衞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鄧通之幸天子至飲燕其家申屠嘉傳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宴飲其家其見寵如此其寵可謂極矣一有怠慢之容丞相嘉檄名詣府折辱之而無禁驁難制之患蓋以漢初宰相得監宮中如郎中令王陵傳呂后以辟陽審食其為左丞相幸於呂后及為相不治監宮中如郎中令百官公卿皆因決事禁闥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者猶知宰相之可畏也自武帝數宴後庭始與朝臣隔絕而媟近中貴然以韓嫣李延年之徒恩寵優渥亦未始委之以政而卒不免於誅戮嫣傳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上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兵以故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

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由是貴為叶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久之延年弟貴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沒其愛弛上卒誅延年至宣帝始以宦官為中書而宏恭石顯俱以閹人久典樞機天下之事無不出於其手方宣帝躬覽明察此二人者不得容其姦一傳至於元帝不親幾務而事無小大悉關決於中書專權邪僻賊害忠良明黨注西漢宦官之禍莫甚於此時其亦可哀也已周官寺人內寺之職殆不過通內外之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皆統於冢宰矣禮天官冢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內寺掌內外之通令夫惟統於冢宰故其權有所歸漢初之制似矣而不能繼之於後何

哉

漢唐事箋卷之十二

漢唐事箋卷之一　後集

進士　盱黎　朱禮　德嘉　著

唐

宰相上　唐相名太褻實太繁其體終昧

唐以中書僕射侍中爲三省官官志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之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也此蓋漢世臣官褻臣之稱東漢官志尚書令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又謁者僕射注曰天子出奉引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録之故曰僕射侍中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出則參乘而以命宰相此儒者所以識也然此特其名之不正者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乃在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一　蓋三代之際天子所

與大臣致力於官府都鄙邦國之治者（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莫不近者致其詳遠者致其畧卑者治其煩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居其逸而天子至於無為自封建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寖遠一命之士皆自朝授而人主所自治者益勤然而詳畧煩要之區苟有統理庶幾近古亦可言治令太宗既為尚書六司（官志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曰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也）又有九寺四監（官志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九卿寺皆曰正卿少卿曰大夫又四監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見下）釐掌庶務而以宰相總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佐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

吏部又監東宮兵馬（本傳徵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馬進位尚書右僕射）魏徵戴冑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預朝政或云專典機要（魏徵貞觀二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戴冑以檢校吏部尚書正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政帝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遂良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張亮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並見本傳）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常職亦無常員乃至守本官為之而有領如故判如故之目（肅宗寶應元年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代宗廣德元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領度支等使如故憲宗元和十三年皇甫鎛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八月以本官及程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　使如故如此類是也）坐政事堂而分決本司事以自便（選舉志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乃還本司視事開元以來尚書知政事亦知中書決本司事以自使）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徐守傳南牕紀談云唐丞相既無定員又多以

他官兼領以故用之易自用庶僚起拜同時或至有十七人又見宰相表睿宗景雲元年云云或授以師臣而謂之外宰相其不足取法非一端槩此非太宗貽謀之過歟夫太宗但能責房杜日閱訟牒為非宜房元齡傳進尚書左僕射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勑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決僕射不知下兼他職已失其宜房杜但知遜諫臣直為得大體房杜贊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不知下行選部太宗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元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如晦傳如晦為尚書右僕射仍領選事參掌考功權萬紀傳元齡與王珪掌內外官考監修國史元齡傳進左僕射監修國史兼領學官元齡累進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如晦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皆非其體也當是時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衆職而太宗斥之

嶺表如晦傳如晦與元齡共管朝政引進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如晦上曰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斥之嶺表史蓋以此稱太宗能柄任大臣不知師合所言要有至理且謂之宰相自然無所不總何煩又兼他職然後謂之柄任邪師合之論非以輕宰相政以重宰相也時君既以貽譴史官又以歸曲宜其論之不傳也嗟夫貞知宰相之體者太宗房杜猶有愧下此又何言焉姚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本傳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元宗時貶申州刺史累遷同州刺史後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通鑑元宗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諸械無不默記牛僧孺前後作鎮皆佩相印本傳德宗時遷中書侍郎數求去位為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

呂節度使同平章事後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副大使又文粹神道碑前後作鎮皆佩相印刻之銘誌書之史策以為美談豈知其為當世弊政哉

宰相下　宰相正當諫君李德裕著論獨謬

古者諫無常員位乎朝者皆可有言而況宰相豈無言責故伊傅周名皆有訓誥著於詩書不可誣也唐太宗嘗責宰相全無諫諍若但書敕行文書人誰不堪通鑑正觀三年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皆應論執比來為諸順從不聞異遺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此為得所以委任大臣之道其時魏徵位宰相號稱善諫前見不聞以是為侵官也李泌言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本傳德宗朝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赧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安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帝悟太子乃得安

陸贄言姜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職分

公輔傳德宗朝擢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梁唐安公主道薨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賊平主即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中興帝怒謂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營壟令素鬘爲浮圖費甚寡約不當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其可也

李渤以蕭俛段文昌不諫驪山之幸書之下考

李渤傳穆宗立名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考考校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值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所繫也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

李絳久不諫憲宗輒詰

所以然本傳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對惟宦官女子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然則唐之賢君未嘗不以諫諍為宰相之責惟李德裕著論乃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非宰相之謂也且宰相職無不總天下之事皆得平章何獨諫諍而不可與且其位尊地親地親則其察之也微位尊則其接之也重故以宰相而備諫常得之於得失未彰之前而有獻曲必從之勢雖唐制諫官別有員數若其事涉利害亦容宰相爭執何獨不可而謂非其職乎且唐宰相分領他事多矣不以是為侵官獨於諫諍致辨焉豈為知所輕重哉然德裕亦稱名相非苟為容悅者不知

何為獨建此論其與武宗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罷雖姚宋不是過惟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以為亟進退宰相為治之本德裕傳武宗立名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此言又異於持祿保位者然獨不言房元齡相太宗十八年宰相表武德九年太宗即位為中書令正觀十七年以母喪罷魏徵亦十四年宰相表正觀三年為秘書監參預朝政十六年罷為太子太師何害其為治哉以此知其言論苟發不當事理居多非知道者特以才具勝耳

六尚書綱要不專故官繁必曠

有虞九官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一而為二兵刑是

也（舜命皋陶明刑兼理蠻夷猾夏之事周則大司馬掌兵大司寇掌刑也）或合二而為一禮樂是也（舜命后夔典樂伯夷典禮周總屬大宗伯）然虞官百周三倍之（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周官六卿分掌六屬計三百六十）卿雖寡而副之者多故也秦變古為九卿世儒乃謂三孤與六卿為九（見禮注）殊不知三孤自無職任與三公同（見書周官）初未嘗與六卿為九秦人每事不師古始亦未嘗取法成周漢亦但承秦制而已惟其既為漢之九卿（見漢宰相注）則不可復為周之六典（冢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典司空掌事典）猶周之有六典亦不可復別為虞之九官也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官志每寺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上又注）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於繁乎且一尚書之分

為其屬者有四是為二十四司矣官志吏部屬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功戶部屬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禮部屬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兵部屬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刑部屬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馬工部屬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二十四司之屬有侍郎吏部侍郎二人正四品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以三銓之法官天下之材戶部侍郎二人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禮部侍郎一人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兵部侍郎一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刑部侍郎一人掌律令刑法按覆讞禁之政工部侍郎一人掌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廨紙墨筆之事有郎中有員外郎吏部郎中掌文官階品員外郎二人判南曹皆為尚書侍郎之貳司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司勳郎中一人員外郎二人掌勳級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百官功過之考法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婣婚繼嗣之事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金部郎中

員外郎各一人掌府庫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宮市交易之事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税祿糧倉廩之事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册命之事祠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膳部各一人掌陵廟之牲豆酒膳主客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藩朝見之事兵部郎中一人判帳及武官階品衛府衆寡考校給告身之事一人判簿及軍戎調遣之名員外郎一人掌貢舉推調一人判南曹歲選職方各一人掌圖籍城隍鎮戍烽候防火道路遠近四夷歸化之事駕部各一人掌輿輦車乘傳驛廄牧馬牛雜畜之籍庫部各一人掌兵器鹵簿儀仗刑部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都官各一人掌俘隸部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訴比部各一人掌勾會內外賦斂經費俸祿司門各一人掌門關出入之籍工部各一人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屯田各一人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田諸司公廨田以品給馬虞部各一人掌京都衢衖閑苑囿山澤草木及百官諸藩時蔬薪炭供頓田獵之事水部各一人掌津濟船艫渠梁堤堰溝洫漁捕運漕碾磑之事然則何所不包而亦何所不任也司農太府司農

寺掌倉儲委積之事太府掌財貨廩藏貿易四方貢賦百官奉秩等事戶部之職也太常宗正太常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宗正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禮部之職也大鴻臚掌賓客凶儀之事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勲但供良醞光祿寺掌酒醴膳饈之政總太官珍饈良醞署等事禮部之膳部也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幕衛尉寺掌器械文物總武庫武器祭祀朝會供儀羽節鉞金鼓帷帟茵褥等事兵部之庫部也太僕掌廄牧輦輿之政兵部之駕部也大理掌折獄詳刑等事刑部也而其餘四監國子監掌儒學訓導之政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將作監掌土木工匠之政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藏武庫以禮兵二部隸之亦可也夫天下之事以今準古雖曰條目增繁而其綱要自不可易苟因其職位釐而分之合而總之其屬愈多而統目有要亦無害其為善法矣且以周之

六當虞之九豈其遂畧於古哉總之者要而屬之者詳也唐之官品卿監視尚書官志九寺卿並正三品四監並從三品六尚書並正三品少卿視侍郎九寺少卿並從四品上侍郎正四品上是一職而二任又多為之統則其勢必至虛授而多曠是其繁也乃其所以為曠也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冏之說本傳建中初河朔兵拏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為救弊莫若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昔臯陶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臯陶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車門廐使則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八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

且漢置別駕隋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軍府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嚴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陸長源言其曠官之弊則曰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文粹陸長源上宰相書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云云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身者藉以為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噫其言之盡矣亦知其為繁乃其所以為曠者歟

吏部 唐侵吏部官亦幸有數人知體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唐人先之以禮部而終之以吏部（禮部掌貢舉之政吏部見前注云）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古之取人德行為本司徒考其德行而司馬授之政事故以司馬受終焉若此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禮夏官司士云云）則猶唐之考功郎之類也（官志戶部考功郎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眾而讀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然而冢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非以此為有司之職而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之耶漢至成帝而選曹之名立（東漢官志尚書令注成帝用士人復故掌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自漢之東權歸臺閣（東漢仲長

統傳光武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又陳忠傳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所謂臺閣者廼尚書之職而選所自出也論者每以不任三公謂為倒置豈非選權益重既非昔比宰相又有不可虛拘者耶晉宋而下其任均矣徐羨之謂蔡廓曰黃散而下悉以相委猶辭而不受通鑑宋紀滎陽王紀景平元年詔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傳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又晉山濤為吏部中外員品多啓授則吏部猶重也然自是宰相常總其大而吏部常任其小以至于唐有敕授有旨授敕授者五品以上宰臣奏議而除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

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皆以旨授列於選曹陸贄奏議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云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令格至今不刊未聞常參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四年乃敕員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官皆以敕授不復在吏部矣選舉志元宗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益輕矣然則吏部之權日益輕宰相之任日以繁然而唐世吏部之職皆得以己意物論銓擇其材品而進退之非但據資授職而亦不可以取必於一定之制是以宰相吏部皆得行

其權焉噫辨論官材司馬職也詔爵詔禄司士職也黄散而下悉委之選宋吏部職也諫員臺屬不由敎授開元以來吏部職也並見上注以今準古吏部之職豈其輕哉夫唐既嘗輕之矣然猶有重者存是可嘉也若夫元宗以蘇頲分掌吏部選而親臨決之吳兢切諫以為不可通鑑元宗紀開元十三年上疑吏部選不公宇文融奏請分吏部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吏部銓試判將畢遽名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以為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物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感問鬬死之人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手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即從明年復罷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贄不從命德宗以諸司所擧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材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奏言云云見上注齊抗

不復遣官覆吏部歲考曰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核非任人勿疑之道本傳德宗時官至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吏部歲上書言以他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為常抗以為云云柳渾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非賢者用心本傳正元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云云此皆明選法本源而知體之論可以為法者也

戶部宰相理財無害而戶部三變則非

唐戶部之職蓋嘗三變焉杜佑為唐分六部兵吏尚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通鑑云云蓋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選舉志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此權任之所歸是以稱美焉惟戶部當古地官之任禮地官司徒掌土地人民

之數其任甚重其務甚繁然而不若吏兵之為美也方時無事人主留意人材故以宰相下行選職見宰相注所以寵貴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屯仰給有司用度或闕國非其國矣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焉蓋自肅宗始以宰相呂諲任度支其後遂為故事諲傳乾元二年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母喪解三月復名知門下省兼判度支還執政如裴度李德裕皆常以身任之惟路隋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度因辭度支度傳累為宰相兼平章事本幾判度支通鑑文宗三年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錢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於是度辭度支韋洪質亦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德裕怒其輕己且貶之李德裕傳武宗立名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洪

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云云洪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黷天聽是輕宰相又洪質言武宗曰宰相權重不宜使領三司錢穀卒坐貶官識者以是知裴李之優劣然以國體言之則路章之言誠為得之矣若捨其文而究其實此蓋邊籌國計之大者安危之所係非具才具過人有未易辨妥而辭之則甚易取而任之則甚難夫行選事以為美而人不以為議任錢穀以為論而人反以為譏必欲為持體之論盍於人情之所欲者先焉然周制以家宰制國用周禮小司寇云大比登民數于天府內史司會家宰貳之以制國用所謂九貢九賦九式九職皆有常分九貢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斿貢物貢是也九賦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是也九式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

匪頒好用之式是也九職三農生九谷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八工飭化八材商賈通貨賄嬪婦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閒民轉移執事是也小宰執九貢九賦九式之法以均節邦用太府掌貳以受其貨賄之入司會以九貢致財用九賦令財用九功令民職之財用九式節邦之財用司書掌九職九正九事以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屬官治其繁而冢宰總其要耳天官冢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此其要也唐制六部尚書皆宰相之屬見宰相注而度支郎掌歲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官志度支郎員外郎掌天下租賦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然則財用之計本關宰相使戶部治其繁而已總其要亦何不可今也係以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變也其後遂以諸司郎官分掌或云權判德宗時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此類甚多

或云專判楊國忠傳元宗名見入供奉專主籍簿計等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天寶七年專判度支而戶部度支失職矣此又一變也又其後遂省之而分置使故吳武陵言鹽鐵度支一戶部耳令三分其務吏萬員本傳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薦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為之武陵諫云云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令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虛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為之始命若責可信令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反不可信也況一使之建署統走卒追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為不寧誠欲邊隅完實何必置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則戶部之職盡廢此又一變也接于五代後唐遂以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使通鑑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廢租庸使以鹽鐵戶部度支為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罷諸道監畢使然則戶部之職一變而判以宰相再變而主以他官三變而

為三司而其三司使廼其三變之餘耳是亦非古宋朝熙寧間始罷此職徐守信南隱紀談云三司使之名起於後唐明宗宋朝因之嘉祐中京師大水始取三司使之河渠案置都水監元豐官制復以三司胄案歸之軍器案之事歸之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於是戶部所掌版籍財用三事而已非復三司之舊也而論者惜之元祐中蘇子由為戶部侍郎建言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半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因請都水將作軍器皆隸戶部又蔡龍圖官制舊典云王安石為相自著周禮義以合新法謂冢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權凡賦稅征榷賞貢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煑海坑冶榷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識口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課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與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是但知本朝典故而未嘗考所自來也

漢唐事箋卷之一

後集

唐

臺諫 諫官規一人臺官糾百職

人有常言皆曰臺諫不知二者設職要自不同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專以諫諍天子為職廼宰相之屬官志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各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武后垂拱二年置補闕拾遺各一人又官志諫官列在門下省後而御史臺自為一局所以糾察百官之罪惡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日臺院侍御史隷二日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焉三日察院監察御史隷焉故元褒劾御史中丞溫造患補闕李虞不避道其言云遺補雖卑侍

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帝為之詔臺官供奉官聽先後行溫造傳溫出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之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所避溫造棄蔑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元和長慶時中丞唱止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尊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過無所迴避蓋御史為臺官諫官為供奉官也陸長源云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上宰相書云云見文粹李華序崔孝公文集云朝廷以公正躬直詞擢左補闕嫉邪忿佞除侍御史直躬故能諫君嫉邪故能察吏李華作尚書崔孝公沔文集序云云是臺諫之分也然諫官嬰鱗為難其所上封事不過諫國利害初無風憲彈抨普耕反之重殆類清而不要者故元次

公作䜾婢論云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文粹元結䜾婢論元子天寶中曾識於諫議大夫之坐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嘆曰云云是直諫議為冗官也陽城為諫議大夫韓退之作諍臣論譏之于時諫官無權亦不難識也一旦罷陸贄相裴延齡城乃以諫顯通鑑德宗紀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以諫諍死職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亦苦厭之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皆以為虛得名爾前進士河南韓愈作諍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坐貶為忠州別駕上怒未解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令宰相諭遣之蓋權臣無預彈擊雖有柄任失人為君之過是不過屑屑於其餘也其御史臺雖以嚴彈訟尚書左僕射左右丞復得以劾其糾舉不當者官志左右僕射各一人從二品掌統理六官為

令之貳闕則總者事劾御史糾不當者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六部右丞亦總焉故魏徵劾御史權萬紀李仁發詆訐房元齡太宗為之從萬紀而免仁發萬紀傳萬紀擢治書侍御史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抃聲自肆衆情凜凜徵奏萬紀等閣大體誣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釣强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元齡等且不得伸況踈賤之臣哉帝悟從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夫己以劾人為職人亦得而劾之此所謂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責隨之未有聽其所言而無敢議焉者也昔晉傳咸奏云司隸中丞得劾太子而不得劾尚書臣所未諭通典晉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注引傳咸奏云云朝廷無以易之按漢翟方進為丞相司直不旬日劾兩司隸本傳河平

中遷丞相司直劾奏司隷陳慶消勳二人旬日間免兩司隷朝廷由是憚之丞相甚器重之及唐典尚書僕射左右丞專劾御史以此參考則晉中丞不劾尚書政其所受劾者而其時公卿莫明其故故咸說得行歟

學官

唐有二館七學未幾輕廢可傷

唐有二館七學二館曰洪文館置於門下省官志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洪文正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凡子嗜書者隷館習書出禁中法授之曰崇文館置於東宮官志東宮官屬有崇文館注云正觀十三年置崇賢館顯慶元年置學生二十人上元二年改曰崇文館皆以宰相領之官志洪文館注武后垂拱後宰相兼領館務號主館又崇文館注乾元初以宰相為學士領館事其生徒以皇屬國戚及大臣子孫為之選舉志凡館二門下省有洪文館生三十人東

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臣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之子孫為之七學曰國子學曰大學亦以大臣子孫為之志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三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官品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暮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為之曰廣文館曰四門館以朝臣之子孫與庶人之俊秀者為之志四門三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秀者為之天寶九載置廣文館於國學以領生徒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皆以庶人之通其學者為之志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通其學者為之當太宗之初學校之盛前古未有志太宗益崇儒術天下初定增築學宮至千二百區七營飛騎亦置生徒遣博士為校經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入學

凡二千二百一十員[總六學員計之]皆尚書省補授[志國子監生尚書省補授祭酒統焉]一傳而至高宗文風方張而學舘獨廢故韋嗣立嘗疏言國家自永淳以來庠序廢散冑子衰缺請敕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本傳武后時拜鳳閣舍人乃上書極言永淳後庠序廢散冑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經術道弛貴門後生以徼幸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陛下誠下明詔進三舘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人入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則海內知所向矣]其言不果行而自是之後學校之廢亦前古未有也舒元輿問學庠記有曰余嘗至于論堂庭廣數畝盡墾為圃又至于三舘謂太學也四門也廣文也入其門其庭其堂皆如論[文粹舒元輿問國庠記余至京師自以為下士卜儒未嘗觀天子庠序遂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謁者遂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沉沉問之

曰此魯聖人之宫也以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廈問之曰此論堂也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爲圃矣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皆如論堂俄又壓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

李觀修太學書有曰終朝之雨流潦行停既夕之天列宿上羅至有博士助教耡犂其中文粹

李觀請修太學書云云在昔學有六館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遠修輿入有棄本之議羣生有相壓之廣至于博士助教犂耡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岌業磊砢聯屬云云羣生寂寥攸處貿遷陛下不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

蓋其廢也如此當是之時唐方以科目取士進士科方貴而學校獨廢志高

祖初入長安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所選者縣考試州長重復隨方物入貢遠至天寶間舉人舊重兩監修世祿者以京兆同華爲榮而不入學十二年乃敕天下罷鄉貢舉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選

此所謂前古未有也柳子厚謂專名譽好

文章者耻為學官柳四門助教廳記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具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核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為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其位正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舨以為易專名譽為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柳立以前進士授此職學官之設為何而好文之士反耻為之亦足怪矣權德輿謂劉秩宗為祭酒似置之在散地而方以之賢內訟權德輿答柳冕書云嘗讀劉秩宗為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之賢內訟慨然上疏此君子之心也祭酒官三品官志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而以為冗散則韓退之為博士謂之投閒置散不亦宜乎四門助教與拾遺同八品官而歸散騎官志助教六人從八

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詳見前注自助教遷拾遺柳子厚大書于壁以為榮升歐陽詹為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遷十年方易一官自茲循資歷級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則三十年矣而詹冗官也政令裁制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莫陪行而已詹上鄭相公書云幸屬昭代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四門助教限四考如前云云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蓋唐學官殆類虛設者杜工部為鄭虔作坐客寒無氈之詩豈苟云哉要知唐世儒科雖貴學官本輕而學校終廢其選又不可言也

階勳封爵 貶唐假之又假實不稱虛

古者官無兼稱亦無虛假惟周立三公以六卿兼之周禮正義引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是參六卿之事故周公以冢宰位太師是有兼稱矣至漢以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為加官見漢官制注加官則兼稱之謂也然其所加自列侯將軍至郎中亦必因其所加而責其職任然則有兼稱而未嘗有虛假也若唐所謂官分爵者亦加官之類而徒假以虛名無所當乎事實不亦贅乎曰階者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凡二十九為文散階吏部尚書云凡文官九品有正有從正四品以下有上下

凡文散階二十九從一品曰開府儀同三司正二品曰特進從曰光祿大夫正三品曰金紫光祿大夫從曰銀青正四品上曰正議大夫下曰通議從四品上曰太中大夫下曰中大夫正五品上中散大夫下曰朝議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下曰朝散正六品上曰朝議郎下曰承議從六品上曰奉議下曰通直正七品上曰朝請下曰宣德從七品上曰朝散下曰宣義正八品上曰給事下曰徵事從八品上曰承奉下曰承務正九品上曰儒林下曰登仕從九品上曰文林下曰將仕郎

自驃騎將軍至校尉凡四十五為武散階兵部云武散階四十有五從一曰驃騎大將軍正二輔國將軍從二鎮軍大將軍正三上冠軍大將軍懷化大將軍正三下懷化將軍從三上雲麾將軍歸德大將軍下曰歸德將軍正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將軍懷化將軍中郎將從四上曰宣威將軍下曰明威將軍歸德將軍中郎將正五曰定遠將軍下曰寧遠將軍懷化將軍郎將從五上曰游擊將軍下曰游擊將軍歸德將軍郎將正六上曰昭武校尉下曰昭武副尉懷化校尉司階校尉從六上曰振武校尉下曰振武副尉歸德校尉司階校尉正七上曰致果校尉下曰致果副尉懷化副尉候從校尉從七上曰翊麾

校尉下曰翊麾副尉歸德副尉中候校尉正八上曰宣節校尉下曰宣節副尉懷化校尉司戈校尉從八上曰禦武校尉下曰禦武副尉歸德校尉司戈校尉正九上曰仁勇校尉下曰仁勇副尉懷化校尉執戟長從九上曰陪戎校尉下曰陪戎副尉歸德校尉執戟長以吏兵郎主之官志尚書而下皆有侍郎郎中員外郎掌曰勳者自上柱國為十二轉至武騎尉為一轉以司勳郎主之司勳郎中一人員外郎二人掌官吏勳級凡十有二轉為上柱國視正二品十一轉為柱國視從二品十轉為上護軍視正三品九轉為護軍視從三品八轉為上輕車都尉視正四品七轉為輕車都尉視從四品六轉為上騎都尉視正五品五轉為都尉視從五品四轉為驍騎尉視正六品三轉為飛騎尉視從六品二轉為雲騎尉視正七品一轉為武騎尉視從七品凡以功授者覆實奏擬戰功則計殺獲之數授之曰爵者以王公侯伯子男為九等以司封郎主之司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並六品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凡爵九等一曰王食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郡王食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三千戶從一品

四曰開國郡公二千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七百戶正四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從五品上此九等封爵

朝廷百官所以授其祿秩而謂之職事官者皆不係此是其所以為兼稱者又其所以為虛稱歟且所謂開府儀同三司者謂置府辟吏與三公同耳所謂五等封國皆南面治人分茅建社今其為階為爵豈復有此是謂之當其實乎是職居其一而為之加者至于再三既加其階又加其勲又加其封求之於古安所取義陸贄言員外試官與勲散爵號同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但止於服色資蔭而已陸贄論爪果人擬試官狀云云謹按命秩之載于令甲者有職事官

馬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唯繫於職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乾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寓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無俸祿之資無職掌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充役之優惟假空名以寵浮俗浮俗之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所謂假虛名而佐實利者然而周漢之始初無所假亦足以為治假之又假實不勝虛何以勸人必也稽古建官立名定制苟存一端亦云可已凡唐制則自勳官進者敘以散官官志司勳郎中凡勳官九百人無職任者番上於兵部視遠近為十二番上柱國以下番上四年驍騎尉以下番上五年簡於兵部受散官不第者五品以上復番四年六品以下五年簡如初再不中者十二年則番上六年八年則番上四年勳至上柱國有餘則授封公蔭序明經出身亦以散官選舉志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

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子從八品下凡品子任雜掌及王公以下親事帳內勞滿而選者七品以上子從九品上敘其任流外而應入流內敘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勳官五品以上子從九品下敘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功臣身食實封者子孫一蔭聽二人明經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下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從九品下進士明經甲九品上乙九品下京官罷歸亦以散官通鑑太常卿姜皎與元宗善宗璟言推寵太重非所以安之因詔皎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勞考敘進亦以散官選舉志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敘每一考中上進一階上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應至五品以上奏而別敘六品以下遷改不更選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勞歲一敘敘給記階牒考多者准考累加故或未有職任而授者有已職任而加者有免職任而居者是不特為虛假與試官殊科矣是其不可廢者舍是安取宋朝改官制始以唐散

階為寄祿官勳官雖已削去而封爵食邑猶存

考功 褒唐考法可行

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未嘗一日廢也虞書云三載考績周禮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秦漢之興此法亡矣京房區區欲舉行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讒口漢考課注魏晉而下未有能得其緒餘者惟唐與獨有成法是以始終行之似有可稱者焉觀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考功郎掌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材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激揚清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斷決不滯予奪當理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

平穩爲法官之最十曰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爲校定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爲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爲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爲勾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強濟爲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爲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爲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爲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爲歷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効驗多者爲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校有方行旅無壅爲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爲司市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爲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爲鎮防之最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材術以善與最相爲乘除分九等以考中外官上者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爲

中下受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守本祿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奪祿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進一階一中上者復進一階一上下者進二階計當進而三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下中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雖有下考從上等有下下考者解任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書舍人涖之其後屢置知考使官志正觀初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二人涖之號監中外官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其後屢置監考校官知考使間嘗以宰相董其事見於傳記如孫逖之鑒本傳元宗時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名士還中書舍人當時嘉之班宏之公宏傳大歷中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閭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進吏部尚書趙

景盧承廢之達正元中尚書左丞欵帝曰趙景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此課殿最景自言蔦果州刺史韋証以會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景知過更以考升賞參當國欲抑為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後獻審官六議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著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青歲限若任要重未嘗遷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考課在中如限中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淹滯之慮盧承慶太宗時為員外郎高宗時以度支同中書門下三品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色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也崔隱甫之敏本傳元宗嘗詔校中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會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常曰御為大夫天下以為輔職趙宗儒之核本傳正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課中上殿最混清至宗儒黜陟詳當無回撣左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正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沼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上聞善之進考功郎中皆可以稱

紀雖孫樵書何易于事托言邑民識益昌令不得上考其辭云云（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也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貿傭貧民饋給往來權軌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考校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達官為好言某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而去）然易于亦已不失考中上雖陽城自書下下考而益以顯名（本傳德宗時城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對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乃驚馳入謁）至如李渤考功員外郎爾廼自宰相而下升降之雖其事不見施行讀其表辭

柳楊奮厲令人神竦本傳穆宗立台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勑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佐文昌僖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所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能比左右自職之心而天下之事一以付之俛等未聞慰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一不職使尸祿者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畧當考上下前考于翬不實事以翬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翬者應考中下然須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給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勑請急馮宿領考功

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而下皆不能行而唐獨能始終行之此其所以為可嘉矣且其間豈無徇私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廢必也因噎廢食因溺廢舟則宰相之除授長官之薦舉豈皆

人人無私而不可廢乎嘗考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致疑於有司者其槩有三一曰貢舉許人以廉獻往往皆得公然推薦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一切關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舉之弊多矣已上詳見選舉志至於考課初無異議趙景審官六議其四亦言考課之善而已今若舉而行之又何難焉

漢唐事箋卷之二

漢唐事箋卷之三　後集

唐

內外官　唐偏重於內而亦有外重者

周書稱成湯之辭曰其在商邑用恊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立政云成湯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云云此言湯用賢無方而內外之任各當其所之謂也當此之時豈有內外輕重之論下漢而有斯弊歷代莫之能革唐初諸賢言外任輕內任重者有馬周李嶠有唐休璟韋嗣立有源乾曜張九齡嶠璟之論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嗣立傳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嶠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官職每除牧守皆許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典大州臣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恱嗣立之論凡諸曹

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選用刺史縣令本傳景龍中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曾擇坐負及譽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刺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決擇云云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至於

九齡亦謂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本傳元宗時上言云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冠蓋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重科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有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于時

有倪若水者自冗官擢方面見為下遷本傳開元初為尚書左丞出為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則州縣之

輕至於如此然唐自中年以後方鎮益恣下至刺史月俸猶千緡大鎮動加十倍京師官祿乃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此李泌傳所載正元間事也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泌傳正元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師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在祐肅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取罷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閏劇普增其俸時以為宜通典尚書門奏尚書先武分為六曹并一令一僕射謂之八座唐以六部及左右僕射擬之李臯為左領將軍求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本傳走蜀詔元宗由都水使者還左領將軍上元初旱斂臯祿不足養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自是之後外官權輕之論不復見於史冊矣然唐之郡縣僚佐頗

與朝官相為輕重武德初李素立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户參軍本傳武德初擢監察御史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户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高宗時雍州司士參軍韋珣為殿中侍御史或猶疑其非遷上官儀傳高宗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珣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議曰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遺羽鵷鷺豈雍州判佐尺寸時以為清言由縣尉遷御史者率以為常通典監察御史門云唐初有四員正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顯慶中加二員開元中加二員開元初其選拜多自京畿縣尉為之耳州牧上佐遷易太速盧懷謹且以為言本傳中宗時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故書三載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鑄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州牧上佐兩畿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

〔耳以說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化人哉〕則唐之外官未可例以為輕也以今州縣校之蓋相十百使馬周源乾曜處此寧能嘿嘿〔馬周傳太宗時言天下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乾曜傳開元八年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才率任外司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示自近始詔可〕

方鎮上

〔唐初使有方鎮之萌其末必熾〕

唐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李翰行軍司馬之記云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而唐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盡而處外之制何其踈庬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

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内而方鎮遂成乎外内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道鑑太宗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内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河北五山南六隴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劍南十嶺南又於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兵制唐初兵之成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横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横海軍四嵓嵐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横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内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

西天威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戎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彝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為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容管經畧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畧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此其為方鎮之兆特待時而張爾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地理志河北蓋幽冀二州之境隴右道蓋雍梁二州之境天下之府六百餘所兵志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地理志懷州府二易九平一嬀二薊一幽十四計府二十有九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秦六渭四蘭二洮一泯三疊一宕一涼六沙三瓜一計府二十九而又皆隸於

衛將軍矣兵志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此何足以係興廢大致而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析而為二曰平盧范陽平州盧龍軍屬平盧道餘十州盡屬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為四曰隴右河都鄯臨洮廓六州屬隴右曰安西地理志初治西州顯慶二年平賀魯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曰北庭地理志本庭州長安二年為都督曰河西涼沙甘肅伊西七州軍為中都督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隸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官志十六衛上將軍從三品都督從二品六尚書正三品左右僕射從二品云云所謂五大不在邊者左傳昭十一年果若是乎天寶之際以緣邊置

十節度經畧使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匹（通鑑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曰安西節度使治龜兹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河西節度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度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河東節度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范陽節度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平盧節度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隴右節度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嶺南五府經畧治廣州兵一萬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州領之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疋）而祿山遂以范陽反（本傳天寶元年分平盧為節度使以祿山為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明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使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時太平久人亡戰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而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九載兼河北道採訪使又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十四載乃反范陽）當是時府兵之法既再壞

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射騎兵志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廼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刺史共選之明年更號彍騎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不復受甲兵志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壞士皆失撫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士悉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角抵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折衝府掌領屬備宿衛更此二壞掃地無餘

於是外鎮盛强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

兵兵志肅宗起靈武而諸鎮兵共起誅賊祿山始平其後安慶緒史思明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復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己悔過乃去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官既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踰年當此之時無復勤王者向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可不哀哉可不哀哉以外兵定外寇豈一旦而能集哉杜牧所謂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文粹原十六衛云開元末愚臣表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表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武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二者適相值爾要知府衛之法方備方鎮之形已萌凡天下之物極於成

者必壞而萌於始者必極於成而後已猶言人之生也稚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府兵常壯而鎮兵常稚府兵已亡而鎮兵方壯其成其壞自不相侔而相為消長者亦其勢之必至也今為唐兵三變之論者謂府兵變而為射騎則可謂射騎變而為方鎮特未之考爾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變而為射騎射騎變而方鎮之兵盛

方鎮中唐初無一定之規制致鎮使紛雜

人君創立制未論因革是非要必有一定之規能為可傳斯善矣昔者舜有十二州則十二牧夏王仍堯為九州則亦九州牧漢為十三州則有十三刺史此

所謂定制也唐乃不然唐之所謂道乃古之所謂州初犍天下為十道又列十二道都督景雲以來創置多端（官志團練使注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揚益幷荆四州為大都督汴兗魏冀蒲綿秦洪閩越為中都督皆正三品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梁夔為下都督從三品當時為權重罷之唯四大都督如故）其所隷之州初無定域或兼十餘州或只三四州（官志都督注乾元元年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大使者領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代宗時刺史亦兼稱焉）今日以其州隷于彼明日以其州隷于此其所領之使皆由詔旨隨宣轉授亦無定名或謂之大節度或謂之觀察團練之類是也（通鑑睿宗景雲元年以幽州鎮守經畧節度大使薛訥為右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又官志注開元二年置十道按察採訪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官志團練使亦元年置節度使判宰相觀察使判節度使團練使判觀察使云云）其

所據之鎮或又寵以佳稱如謂之歸義奉國之類是也孫孝哲傳史思明使方門金如意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朝有詔思明為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秦宗權傳遣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光復言於朝寵其軍曰奉國軍王彥威言至德迄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三本傳開成初為門下侍郎判度支嘗見文宗奏曰八口家知有歲計而軍用一節可不謹耶又曰至德迄元和云云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凡八十餘萬皆仰度支又為供軍圖上之古來監司豈有如此紛紜哉漢嘗變刺史為牧又嘗變牧為刺史矣然而牧則曰牧刺史曰刺史惟京畿乃稱司隸漢官志司隸校尉本注武帝初著持郎掌察舉百官及京師近郡未有雜置如節度觀察團練之無定名也宋朝亦有一道四五監司矣未有隨時分配多寡廣狹惟其所隸如唐之無

定據也蓋太宗以英武之資平定天下而常有餘才其所建置法度開闔自如政為餘才所使爾使太宗之後復有太宗則亦未見其弊惟其不然是以當時莫不煥然可觀一再傳之後弊變百出而不能正此亦其理然也夫設官分職故以宰相下行尚書之事尚書卿監又上任宰相之權此所謂無定制也惟太宗用得其人故天下喜其人之是而忘其制之非若夫使不專一道故天下州郡令日隸于此明日隸于彼此非太宗為之而自太宗啟之向使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十道置使依倣漢初則美矣今又以軍鎮所在別為十二道以統之則是自無定制而何能

以及遠哉唐人大抵下視漢制以為不足法不知其制度去漢遠甚先儒或言漢大綱正唐末度舉（曾南豊文）唐之制度如是何足言舉此觀其末耳

方鎮下（漢兵權不專為是唐失在於專之）

天下有二權政權宜專不宜分兵權宜分不宜專政權分則事無統兵權專則反噬此善計天下者所宜審處也昔漢掌兵之官皆名為尉三公有太尉（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九卿有中尉衛尉（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太初更名執金吾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巡徼事）郡有都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縣有縣尉（尉主盜賊案察姦究）其名一其制定亦可為一代之良法也太尉之位與丞相均（見漢三公注）而兵權亦不得專也周勃刼産

祿以得北軍而猶不得南軍（見漢內外官注）是兵權不專在太尉也而所謂南北軍者其數至寡下有候司馬等（官表衛尉屬有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而衛尉中尉亦不得專故內無握兵之重兵之大計皆在郡國內而宿衛取之於郡國外而征伐亦取之郡國而郡國無末大之患者以有都尉分其權也郡守都尉皆秩二千石（官表郡守治其郡秩二千石都尉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政權在郡守兵權在郡尉而郡國兵非漢虎符亦不得調發（文紀二年為銅虎符應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此其所以無偏重之勢也夫有其政權者不得有其兵權而兵權又散而不專此所以為良制也至唐以三公與太尉但為宰相加

官爾而所謂衛尉中尉其實十六衛將軍之所掌也隋置十六衛唐興因之曰左右衛驍騎衛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監門千牛皆有左右計十六衛其制無甚相戾故州郡都尉之官廢於漢光武之世漢官志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八月省郡縣尉官而唐所謂州司馬者適其職也蓋漢以都尉為太守之副唐以司馬為刺史之副故楊綰謂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右司馬以副軍本傳肅宗時拜中書平章事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云云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曰可是都尉與州司馬同為刺史之貳而唐州司馬品秩乃在長史之下長史從五品上司馬從六品下自不得同於刺史而郡督府有行軍司馬又但其屬耳官志上都督府司馬二人從四品下中府一人正五品下下府一人從五品上白

居易常為江州司馬自為壁記稱郡佐然其言云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從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文粹居易司馬壁記自武德以來云云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然則豈復有漢都尉哉而其兵在鎮將權在鎮牧鎮將奪司馬之職鎮牧收刺史之權凡鎮牧本自有兵權又兼總其隷州之兵權由是相望內地各為之號其始為燕為趙為魏李懷僊朱滔王武俊官屬請如七國並建國號用天子正朔擇日定約滔以祿山思明起燕俄覆城惡其名以冀充所都因號冀武俊號

趙田悅號魏李納號齊各僭為王其附之者為蔡為齊吳元濟傳自吳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薄城下至元濟反合天下兵攻之三年克三縣其終為梁為晉而唐以亡通鑑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下上表稱王十二月進爵稱王朱温本黃巢行營先鋒使背巢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光化三年進封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此其措置之失豈但末世之罪盖其所從來遠矣

漢唐事箋卷之三　後集

唐

郡守

郡守權輕則有方鎮禍

方鎮之禍豈特唐世然哉原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郡守之無權爾原其所由始自漢末而然矣通鑑靈紀中平五年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改置牧伯選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州牧之重自此始初置刺史以察郡國秩不過六百石官表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其後議者謂以卑臨尊輕重不相準成帝時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居州伯之位秉二州之統選舉吏薦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監察御史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綏和元年更名故

漢成帝時遂更為牧秩中二千石則嘗一變矣始時州牧奏劾二千石長吏者皆下三公遣吏驗實然後退黜通典州牧刺史門云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舉下三公三公遣掾史驗實然後退黜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刺舉之吏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州各一人一州屬司隷校尉漢刺史乘傳周流自詣京師則又一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過是者罷免其後又與賦政治民之舉則又一變也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為重鎮爭據土地則又一變也愈變愈重至于東漢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焉建論猶請重其權任漢官志臣昭注曰昔在先代列爵殊等九服不同畿荒異制雖連帥相司牧伯分長而封疆置限兼屬有數循身之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卑相因襟分維緝衆及周衰

稍競吞廣邦國侵爭通懷貪略猶歷數百年乃能成其并一豈非植之有本使其然哉秦兼天下開設郡縣孤立獨王即以顛仆漢祖因循雖不損革分置子弟終龕諸呂之難漸剖列郡以減大都之權後嚴安之徒猶慷慨發憤謂千里之威即古之强國慮非安本無窮之計也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纔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勤未生陵犯之釁成帝始改爲牧其萌始大既非識治之主故無取焉世祖中興鑒于政本復約其職還遵舊制漸得自重之路自茲以降彌於歲年母后當朝多以弱守六合危動四海潰弊而八方不能內侵諸侯莫敢入伐豈非强幹弱支控置素望之所至乎孝靈在位横流既及劉焉僞自爲身謀非有憂國之心專懷狼據之策抗論昏世薦識愚主盛稱宜重牧伯謂是鎮壓萬里挾奸植篡苟圖一時豈可永爲國本哉故劉璋益土造帝服於岷峨袁紹取冀下制書於燕朔劉表制南郊天祀地曹公據兗遂圖皇業漢之殘滅禍源乎此及至後代任寄彌廣委之邦宰之命受之鈇鉞之重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伐之器晉太康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察御史皆總紀綱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漢末四海分崩因吳蜀

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而為一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故事出頒詔條入奏京師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峻於上此經久之制也其使省州牧晉武又見其弊矣雖有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纘繼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竟覆天下昔王畿之大不過千里州之所司廣袤兼遠爭強虎視之辰遷鼎革終之日未嘗不藉蓄兵之權挾董司之力逼迫伺隙陵奪幼冲其甚者臣主揚兵骨肉野戰末壯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致雒京有銜壁之痛秦臺有不守之酷邊裔遁興氐鮮更起摩滅羣黎流禍萬里堅冰所漸兼緣盜竊嗚呼後之聖王必不滯斯跡靈長之終當有神算不然則雄捍反拒之事懼甚於此心憑強作害之謀方甚於後意郡守之權悉歸牧鎮而不知有朝廷袁紹董卓首亂而爭權卓拜紹為渤海太守關東諸郡起兵誅卓以紹為盟主詳見下內外兵注蘇峻元溫効尤而跋扈自晉至陳擅伐之隙多由於此太宗之興豈不知剗革斯弊而猶踵其故轍哉蓋嘗易

太守為刺史又皆假以使持節之稱官志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按前代所謂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以下通典魏晉志有使持節假持節使持節得戮二千石以下假持節得戮無官人若軍事使持節同前假持節唯軍事得戮犯令者是以古所以重持節者重太守此其重之之意豈無謂哉惟其邊屯之兵總之都督又其品位崇重不為少抑而郡守見都督禮又已先為之極至于後世莫能守其良規修其闒蠹而益滋其橫且唐制刺史見都督府必抹首屬戎器不敢以客禮見令狐峘坐見觀察使齊映不如制謫別駕十年本傳峘為吉州刺史齊映為江州觀察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令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映者至迎謁頗快快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

追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為恨去至府擿晅舉奏前刺史過失不宜按部眨衢州別駕十年此則假之以刺史之名果何益也開元以來諸道使得顓停刺史或代或追制不由上楊綰傳綰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顓停刺史威權外移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又秦宗權傳薛能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為許牙將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擄蔡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即授以州而代宗使劉晏考所部善惡刺史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本傳上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係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戾也郡守日輕則方鎮日強是無足怪于時制者亦知其弊而思所以抹之故林甫言莫若使屬部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然其言已無及矣而時又不能行則方

鎮之強又何言哉要知封建為古先王大制度自堯至周二千年而復壞及其易之郡縣更漢晉至唐五代千數百年常以郡縣之制而受封建連衡之禍至于宋朝而後定

縣令 令職有輕有重要之不可輕

古者卿大夫皆有采地謂之縣亦謂之邑周禮載師職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鄭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而其家臣謂之宰與令所稱令略同故縣謂之邑而令亦謂之宰又自漢初令皆太守自辟除後始由廷授漢志尚書郎公遷為縣令又尚書令史未嘗犯禁者以補小縣墨綬然其廢置之權屬之郡守是其名位僅又與家臣同爾然而史傳往往謂古子男

國何哉且古者諸侯雖有五等之爵三等之土而同謂之國皆自達于天子而通謂之諸侯唐郡與縣異不得同謂之國又以郡統縣不得與之同體然而謂之古子男國尚可者抑有三焉按王制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州州二百一十國（見記王制）是為千八百有九十唐之盛時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三（地理志考）若以縣疆土言之其大者當與侯伯同蓋不啻如子男矣州之小者其刺史秩四品下縣之大者其令秩五品上（官志上州刺史從三品職同牧中州刺史正四品上下州刺史正四品下京縣令正五品上畿縣令六品上）其品秩相亞則可以視子男之於侯伯矣柄之大者莫大於生殺而令得專焉故張九齡

言繫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本傳元宗即位建言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言其生殺之權均也杜牧作朱載衣循制詞云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綱專教化生殺者蓋守令同制授也又九齡欲行辟舉之法請守令精覈其人然後送臺本傳建言云云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知人如知人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人擇官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在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謹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無繁矣則其視縣令之重與太守等以視古子男之得以君其國其權任亦同也韋子岳由太原令忤旨下遷長史本傳

出為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於是下遷宏州長史長史舊別駕也官志注武德元年改丞曰別駕高宗即位改別駕為長史猶居令下則權任可知矣然皇甫湜謂廬陵古大縣有地三百里令日趍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文粹廬陵縣廳壁記云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韗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荊楊故官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趍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其勢卑乃如是故論其疆土品秩生殺之柄則可與子男同論其所係屬僅與家邑之臣同一輕一重不得純乎古矣唐名臣請重縣令之職或言令吏部補縣令如授一尉或言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或言清望官當先選部刺史縣令而元宗至親試以理人

策通鑑開元舊策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建試以理人策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此其所自重者政以其權自不輕爾與之以重權而輕其選不可也然縣令之權不可以過重亦不可以過輕過重則自恣如段簡之殺陳子昂子昂傳聖歷初以父喪解官縣令段簡聞其富欲害子子昂家人入錢二十萬緡簡薄其畧捕送獄死此豈可縱過輕則無以戢奸令縣有唐之輕無唐之重五刑得用其下二等耳頗嘗有掣其肘者況復論古子男之制歟

選舉 論選舉經五變而唐法可行

選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中正四變而為停年五變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

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不一而明經進士尤貴其得人亦最為盛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云云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可為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選舉云爾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猶有合苟循其制而善用之古取士之方何以加是哉選舉志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于考功員外郎試之中宗二十四年遂移於禮部以侍郎主之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

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漢雜流注要知本末具舉此其意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豈遽相遠周禮鄉大夫三歲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謬舉而不舉者有罰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循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本傳順帝時建言令孝廉年不過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云云副之端門以練其虛實一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矣當是時張衡且抗對以議其非至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是為棄本而取末通鑑順帝紀云洛陽宣德亭地坼帝乃引公卿所舉淳樸之士問以當世之弊為政所宜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

文法辛卯詔曰能諷章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而胡廣亦以為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魏氏之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通鑑魏文帝黃初元年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鑒識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為先而其弊乃至純任閥閱不論賢愚通典云其有言行脩著則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道義虧缺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及其法之弊也唯是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通鑑晉武紀初陳群以吏部不能任信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舉中正州置大中正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弊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

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也云云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也一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通典云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然其流獘之甚歷代猒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本傳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並坐謬舉免黜惟陳蕃李膺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莫敢輕舉迨于永熹多得其人然則善法古者又何必循其區區之名也

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於以管窺天而求其博通典崔亮答甄書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云云今勲人甚多又羽林武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官員甚多不可普用何由而不怨哉於是崔亮為停年格士無賢否皆以停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甄升踵而行之史謂魏之

失才自亮始北史本傳時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尚書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其斷沈滯皆稱其才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也銓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然其法亦因時救弊夫豈得已哉崔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資格也選舉志開元十六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者皆便之謂之聖書於時為識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其甥劉景安書亦以矯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亮傳時甥劉景安上亮書云商周以鄉貢取士兩漢由州郡選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廉滑論文章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姓氏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絃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勵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若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吾亦

矯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隋皆所以捄中正之弊也嗚呼自陳群為中正之法至隋變以科目而其弊始革自左雄為課試之法至隋變以科目而其制乃行陳黯曰進士科目由漢迄唐為擢賢之首真知言哉

選舉二

事體與古殊固宜多弊惟考績畫嚴

當唐之時言選舉之弊者類曰不求德行而第攷文章之末藝以為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故文試効官武閱守禦薛登傳武后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以淳樸為先彫文為後云云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有自脩為閭里所推舉然後府寺交辟今方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

固已驅馳寺府之庭出入王公之第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顧將明制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效官武閱守禦云云則貪競之路消矣劉曉曰國家以禮部為考試之門考文章之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唐史作劉曉高宗上元元年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曾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以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趍文藝有朝登甲第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楊綰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升之禮部文粹條奏選舉疏今之取士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弟及禮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試策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將牒柳冕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道理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術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

文粹謝相公書云云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辭房杜雖賢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係在時主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士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又與權德輿書云云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人故其士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之所以待聖王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云云故吏道之理天下云云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未也閣下豈謂不然乎各有旨義著于史集此似知本者然而不考其所以變之之由則亦不足以為議也古之天子所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即為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以都鄙之長則天子所自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耳當此之時四民皆世其業而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脩其德行而書之卿大夫者又非有後世峻拔驟貴之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

遂之官下視所隸什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揩教而心喻又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僚佐皆自辟除魏元同選舉疏按唐舊史云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傅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輔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爰自晉魏始歸吏部常歲所貢率二十萬口貢一人通典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和帝時丁鴻等議凡率口之科皆有階品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緣邊郡十萬以上歲一人不滿者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郡國秩二千石不許擅授官志皇子封王注漢初立諸王因項羽之置地廣千里其官職傅為太傅相為丞相

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國家唯為置丞相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武帝時員職皆朝廷為署不得自置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通典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買官分名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至于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廷授（隋百官志周齊以來州郡縣職自州都郡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繇是歲選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禄益貴奔競成俗欲以無憑之德行不可憑之毀譽人人察之而冀其有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曷嘗不以德行為本而流弊之甚後代苦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禄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而欲倣古貢士之常

制不可得矣故科目兆於漢興於晉著於唐而備於宋朝此誠擢賢之首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銓選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為考績之法而徐考其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本而徇末也哉

漢唐事箋卷之四　後集

漢唐事箋卷之五　後集

唐

選曹

唐選法有六患復漢辟舉亦難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權悉歸於吏部通典牛宏為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置辟矣又注云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已多為吏部所授至齊一切歸於省司而唐承其制不能彌縫其闕更張其弊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起於孟冬終於季春通典云又選舉志每歲五月頒格于州縣選人應格則以十月會于省云云貞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為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衆請四時注擬十九年馬周以四時選為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天下之奔走於京師秋而往春而歸歸裝未解而

選期又至是以遠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歸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無異自五品而外吏歷之久亦不能免志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以三銓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庸有顧望而不屑就者此為患二也凡選無定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魏元同疏云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又無定限選集猥至什不收一則有十年不被調陸贄傳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歲一調吏員稽壅案牒叢淆吏緣為奸廢置無綱至有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出身二十年而不獲祿者通典開元中裴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凡官罷免以若干選而集則有差此其為患三也夫羣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書判志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辯正三

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利便而擬任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請托縱橫偽冒百出志高宗時張仁禕改造姓歷狀樣銓歷等程式而銓課之法密其後任者衆膺恩咸集有偽主符告而矯為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遞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糾告之令猶不能禁大率十人競一官其餘多人委積不可遣無足怪也此其為患四也唐都長安每歲常轉東南之運以足饋餉食貨志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每歲常轉漕東南之粟今也進士雜流動以萬集僕馬之數又倍於是匱耗地力孰甚於斯此其為患五也又其涖官率以四考劉祥道請舉選六事五曰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請自今四考進階八考聽選及其秩滿理年即遷

限以歲數乃得選集志凡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序一考中上進一階上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五品以上奏而別敘六品以下遷改不更選有納課品子取文武六品以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解上兵部納課十三歲而試一等送吏部二等留本司三等納資二歲四等納三歲納已復試有視品國官府佐應停者依品子納課十歲以試凡一歲為一選自一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其數因功過而贈損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位者顧戀有不忍之意居官者放縱無堅重之操此其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而求所以革之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辟舉之法高宗時魏元同言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愼簡乃僚漢制諸侯自置吏州郡掾史之屬皆任牧守今選者雜多爾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帝不納又武后時薛謙光言三代選士詢鄉閭之譽漢世之士有自脩於家然後府寺交辟方今舉人尤非其本請寬年限以容簡汰又志云德宗時沈既濟言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

署置多由請托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非經國不刊之典今吏部之法斃矣請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而卒不能行蓋漢初風俗質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之後猜疑交作拜徙如流則既已不可行而況又其後乎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其郡守數易不如漢權任不如漢漢以二千石而下委之選除今以一命悉由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乎夫自漢武以來極力以收郡國之權至隋而後盡豈其能一旦復散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善非復唐所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法之患似過直云

貢舉（先言凡數繼論請托）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四百（通鑑顯慶二年祥道選舉六事云云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即今文武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望有釐革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太多）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本傳唐典二監舉者至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固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每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浮虛之徒既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比）是唐科目取士不及雜色入流之衆也然唐取士之徒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而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選者什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

進士科不過三十人（志先是進士試詩賦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趙贊知貢舉上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復試詩賦罷進士箴論文帝時至內出題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故杜佑言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通典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下第進士惟一科而已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倍之得第者十一二）是進士不及明經也生徒不及鄉貢而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寶應移之禮部（通典元宗寶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禮部以侍郎掌之注舉人舊屬考功員外郎因李昂為舉人詞試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侍郎掌之）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托之

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眞貢舉者故有因權勢以相侵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士不以實由是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植黨以相磨軋凡四十年縉紳之禍不能解）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為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暭是也（韓文送齊暭下第云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生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將俟時爾）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之與王參元書是也（柳文與參失火書云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具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都之人盖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

自得之心蓄之術忍而不出口以公道之難名
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而嗤之者以為得重路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以此然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耶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杜牧之第緣吳武陵武陵傳太和初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
道長樂博士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
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為郾讀之乃杜牧
所賦阿房宮詞既詟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
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
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
郾曰如教
牧果異等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商隱傳令狐楚帥
河陽奇其文使與
諸子游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
令狐綯雅善鍇奬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宏農尉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托每類此亦何惡於托哉

貢舉二 唐重儒科故多得人而與漢異

唐志謂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校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於宋則疎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疎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韋貫之嘗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詰其故對曰為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本傳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而為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

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爲國明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家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文粹上宣州高大夫書云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舉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某切惑之科第之設祖宗所以選賢也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治明國朝自云云因歷數其人謂郗處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震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頲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廵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尤有遺者以此見唐史稱得人之盛非虛語也嗚呼自漢初開基所與共成功名者皆屠販之輩其後臨危靖難

開邊拓土亦皆武夫勳臣而儒者未聞其人故世謂文章之士弱懦無能但能誦詠古今不足以臨國家大計由漢事言之固然也若以此為通論則未為㥜蓋自三代之法壞漢興不能復古儒學散失未易收拾其所取與固應止此而其有所建立者雖功名之足尚亦覺累之不少由唐數公言之不可同年而語矣是皆聲名俱榮終始無缺安劉之功能為周勃而不為其少文立宣之節能為霍光而不為其無術文粹

杜牧書郗處俊為宰相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陛下之有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時長孫太尉褚河南共誰武后者上官儀名元義助處俊廢武后殺吏之年八十為相敺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魏知古為相廢太平公主謀佐元宗劉幽求與元宗徒步誅韋氏蕭氏父

子相武后酷吏中不失其正中宗朝誅后黨鄭愔普乃知詩書禮樂造士之功如此其不可誣也蓋古人之法至是盡變而古人之風至是稍還以至於宋朝專以文章收置天下之士取之益廣選之益公待之益優而其功視唐世又益過之如慶歷之盛同時輩出非杜牧所能枚數也若可以掩漢世儒者之盖追三代得人之盛豈不由上之人以是待之而下之人以是應之其效固如是哉

任子 詳言任子之濫而重儒術

昔漢世禄之法雖廢而任子之科亦優凡朝之公卿子弟苟以父任凡任皆得為郎亦可以為優矣于時王吉請除任子之令 本傳宣帝時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令

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宜除任子之令明選求賢魏晉以中正取人通典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右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其實純以閥閱為尚若考之往古則世臣之選豈外是乎然其立法本以德行為先反以門地相高是致名實背違所以未為公論若唐之興以儒科取士而資蔭自為一途然而議者多言其濫矣高宗時劉祥道所言雜色入流者謂三衛番官親事帳內品子雜掌兵部品子兵部散官此皆資蔭之流而謂之雜色亦不少矣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勳衛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為之分番宿衛而後授之祿仕武德正觀之初其等有七人所共由也官志親衛之府一勳衛之府二翊衛之府二凡五府每府中郎將掌領三

衛之屬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貳焉番上者以名簿上下大將軍而任以職武德正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勳官三品及縣男以上子散官五品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廡及城門給廩食擇少壯者容儀整美本衛印臂送殿中省隸習仗下其後入官路艱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柱國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鄙不數年給祿廩故三衛亦賤人罕趨之

所謂親事帳內者文武三品以上乃給而以品官之子為之食貨志光宅元年以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百三十人嗣王郡王百八人上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領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五人領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設軍領二品以上六十二人領三品職事三十六人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為之五品以上亦有執衣仗身役皆納課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以

子所謂品子者有納課品子歲取庶臣之子上之兵部納課三十歲而後試上等送吏部其次留本司又其次納資納足而後試量文武授散官又有太廟社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文宏文及四門館生又以文授翰文公齋郎議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又官志齋郎百三十人供郊廟之役太廟九室室有長二人以主樽罍篚冪鐍鑰又有罍洗二人郊壇有掌座二十四人以主神御之物皆禮部奏補凡室長十年掌座十二年皆授官祭享而員少兼取三館學生更一番老戶部下鐍符歲一中考諸署所擇者太常以十月申解禮部如貢舉法帖誦語及一大經中第者錄受吏部注名集報官否則番上如初六試而出授散官凡此皆唐資蔭之目也方劉祥道上奏時會中書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弊延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其後

魏元同亦言貴戚子第一皆早仕勳官三衛不待辟舉非先德後言之義本傳永淳元年上疏云臣聞在官者不可無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則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進德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且非先德後言之義則唐任子之濫亦可謂時弊矣然楊國忠以其子暄舉明經不中怒典舉者達奚珣閘之大驚遂置之高第俄與珣同列國忠傳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既見撫喜已而聞暄當黜詬曰生子不富貴耶豈以一名為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暄高第俄與珣同列則當時權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必托之儒科則任子之目雖衆而選為輕而唐之得人於科目為盛正賴此爾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本傳吉甫子少

力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文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廼言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為史臣所誚宜哉選舉志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出楊知至鄭樸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敢非進士然臣祖奉夵宗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者

唐附通論周漢

口分世業井田所統者近太宗欲通縣字難哉

自秦廢三代井田之法未二世而漢興去古未遠宜可講復而卒不能其大儒如仲舒孔光之徒亦不敢以一言及之第以限田名田之說以救時弊至王莽一切規復古制奪富與貧而百姓失業至於巷哭莽傳始建國元年莽曰古者一夫一婦田百畝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其後荀悅講論其故以為高祖光武之初土廣人稀宜可為而不為今欲為

制度張本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不得賣買（本傳論文）
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民租且古者什一而稅以為
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
富彊人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
豪彊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
亡秦今不正其本而務租稅適以資富彊也考武帝
仲舒常言宜限人民占名田至哀帝時乃限人田不
過三十頃雖有制率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
夫平田之制不宜於人眾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多也
若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布列在豪彊卒而革
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
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立之易矣既未
患偏并田之制宜以口數占人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
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
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不異其致一也
而仲長統崔寔又為徙民之說（長統獻帝舉為尚書郎因著昌言論云云）
今遠州之民或相去數百里或數百十里雖多山澤
汙池樹有可居人種穀者爲當更制其境界明版籍
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兼并云云
崔寔桓帝時論世便宜數十條曰政論云云今當大

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
王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
田之制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白拜議郎要皆依倣古制而彌縫之其於
井田之制未嘗以為後世之可行也唯唐為口分世
業之法廼得古制大端攷其所由則基於後魏孝文
之世初因州郡之民年儉流移浸失本業數君之後
始返舊墟尋其廬井假冒陵奪靡所不至於是李安
世言於孝文莫若因而均之通鑑齊太祖紀魏李安世上言歲饑民流田業
多為豪富所占奪今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
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
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遣使者巡行
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
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
十畝限止四牛新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
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身
役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

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常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後又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周隋仍踵其故太宗之興正如荀悅所謂高祖光武之時也而又因前人之規畫而為之經略此宜其足以為一代之良制上追三代之盛而下貽子孫千百年之基上注周文伯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野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四十四畝丁者四百畝北齊給授之令仍依魏朝每歲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能買易武成帝時京城四面三十里為公田其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隋文帝令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多者百頃少者二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並遵後齊之制然而行之未幾而壞不旋踵其可惜也議者因是論其制之不合者以為

太宗惜此何其過謬哉昔者三代之世天子所以自治者甚狹而其所以治之者甚專王城之外二百里為鄉遂鄉遂之外為都鄙則以付之都鄙之長都鄙之外為邦國則五等諸侯分治之而天子所自治為之聯其鄰里比閭使之相受相保者鄉遂之民耳族師五家為比四閭為族使之相受相保以受邦職遂人掌邦之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而已也其夫家之眾寡與其登耗之數皆可歲比鄉師以時稽其夫家眾寡大夫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族師登其族之夫家閭胥數其閭之眾寡此鄉官也遂師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大夫稽其夫家之眾寡鄙師以時數其眾庶鄙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里宰比其邑之眾寡此遂官也其田土之廣狹肥磽所宜升降更易者皆可家數其閭閻細民皆得以登進於天

子之庭其鄉大夫所以臨治之者皆居相接而朝夕相與周旋者而其王朝大臣又皆世守其職見其國事如其家然若此則安有籍不時定升降失實之弊哉今唐為授田制盡使合古而其衆寡登耗進退之數不能不責於官吏鄉升之縣縣升之州州升之朝不能不取信於簿籍（食貨志凡里有手實歲具民年與地闊狹為鄉帳鄉升於縣縣升於州州升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而外之官吏更易不常遠近之相隔新故之相贊豈無隱欺之患哉如此而能無弊者非但能復漢人之所未復并廼為三代之所不能為也按唐令受田每年十月里正預造簿縣令總集應退應受人對共給受（食貨志唐制度田以步闊一步長二百四

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十八以上者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餘授有差永業之田植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注凡民田收授以縣令給之

脫戶者有禁浮浪者有禁

食貨志從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閒月達之自畿內從畿外自京縣從諸縣皆有禁

占田過限者有禁

志凡民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武德初文武官給祿皆以歲給外官則否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衛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並有職分田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散官隨品高下各有職分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田襲爵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停免私廻收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正觀十一年以職田浸漁百姓者詔給逃還貧戶

官司應田授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

課者有禁忘自謝中官吏考課以鄉寡少者考如增户法失勸導者以減户論罪此其文非不美也言之則可聽書之則可觀然而古人行之於二百里之間者今取而行之萬里之遠其弊也户部歲以空文上之見後租庸調注亦無感焉爾大抵古人創法要使後有僻王而行之如一日者其制定其事易也今唐復漢人之所不能復而為三代之所不能為則是安能而論者廼於其制度之末議其一二不合者以為壞端此之謂不知本

寛狭鄉雖徙寬鄉而啓其貲鬻非是

古之天下後之天下一也地之有廣狭人之有衆寡以彼較此不能均齊如一古何以異於後世哉至唐

授田乃為寬狹鄉之制古人所不論何哉古者受民之田田以畝計而有閒民者豈非餘夫之外亦有不給者耶民以口計而得有加田者豈非土廣人稀常有餘地耶大率附都邑之民常多遠都邑之民常少古今一也故六遂之民可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者所以優遠也遂人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亦以優遠而已必優遠者遠民稀近民稠此其寬狹鄉之喻也然而古人處此而易為力者孟子不過欲行於五十里之滕周人不過致力於鄉遂二百里之內而止故曰易也自漢以來天子之所

自治者既廣而戰伐相侵虛實不常而漢無他經制顧常有徙民之授令唐為授田之制則宜於此致詳焉故唐之法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而狹鄉工商不給食貨志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所以優寬鄉也徙鄉者得賣世業而自狹徙寬者得併賣口分志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亦以優寬鄉也四方降戶與奴婢之縱為良者皆以附寬鄉志四方降戶附於寬鄉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為良者附寬鄉狹鄉不許耕占過限寬鄉則弛其禁亦以優寬鄉也此其恩之非不周也惟其不能禁其自鬻則他日之貧富之相遠有不能免且彼豈不知鬻之

害而固啓之耶為其相賙相保之法與夫奇衺游惰之禁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黨為州使之相賙比長掌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也○賙振贍通作周古人近施之二百里之內不能遠施於千里之外則民生不能無貧貧不能無覊要知封建不立畿甸不分井田之制未可復也以天下之廣而欲制纖悉之末於廟堂之上雖堯舜不能則其制度之失君子無泛議於其末而移咎於其後

租庸調上 通論周漢唐稅賦

周家有夫稅有家稅夫稅者田畝之稅家稅者車徒徭役之所自出也蓋司馬法百井之成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三分去一為周禮六十

四井之甸甸主於田而夫稅出焉成通於家而家稅在焉司馬法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百萬井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兵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夫夫稅者漢所謂稅而家稅者漢所謂賦也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以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然則二者之分其猶古意哉然漢祖什伍取一或三十而一賦有二有口賦有更賦口賦人百二十為一筭更賦者止卒之更以月代邊戍之更以三日代而不行者月為錢二千日為錢百見漢祖賦注王莽以為漢祖雖輕而賦為重困莽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

三十稅一實十而稅五也其言亦不為無據也雖唐為租庸調之法亦有所取焉租出於田田百畝為粟二石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二斛謂之租調出於家為絹二疋綿三兩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麻三斤志歲輸絹二疋云云非蠶鄉輸銀十四兩謂之調庸出於身為役歲二十日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志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也大率唐所謂租猶周漢之夫稅其所謂庸調猶漢之賦而周之家稅歟雖其輕重之端或彼或此之不同要亦不出夫家二端通而言之亦不甚相遠也蓋漢筭輕更重唐庸輕而調重而其為租則漢唐視周皆為輕不及什一也夫民之有常產以受田

為本故聖人制法取以什一而謂之中正漢與唐輕租而重賦漢租二十而一唐百二焉豈不過輕哉而漢賦以錢唐庸調以布帛變而為兩税廼始以錢而百姓弊苦楊炎傳德宗時以炎為相言於帝曰先朝舊制以中人領財賦請悉出以歸有司帝從之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邊戍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開邊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課免於上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為浮人鄉居地著百不四五炎乃請為兩税法以一其制凡人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為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陸宣公以為錢賦非古也食貨志宣公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二曰先王定賦以布麻縷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夫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益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

所為者祖稅取爲官所爲者賦斂捨爲國家者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綿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令兩稅放筭緡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月頒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云皿供多人力不給也柳嘗考其故計口率錢實自漢始良由其時以錢為俸故不得不以錢為賦夫王莽始以為非而用周官夫布之說漢食貨志莽詔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布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則賦之用布帛寧不開端於是廼知法有便民亦未可以人廢也夫唐未嘗不以錢為俸食貨志太宗十八年給京官職田後以天下租脚為京官俸料其後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專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一品月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以下降殺有差而不以錢為賦是以有任子納課納資之目有令使捉錢之弊正觀十五年復

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繈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論之太宗遂罷言復古於後世求其純而不雜豈不難哉

祖庸調下 太宗賦輕於古而役重正可相權

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此三征者即唐之所謂租庸調也租以粟調以布帛庸以役豈非所謂用其三者乎由孟子言之不祥孰甚焉而唐以為良法且稱盛治何哉曰彼以三用之而其實不及其一豈不可哉且田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之收平歲出米五十餘斛食貨志田以肥磽高下豐耗為

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五十餘斛之米約當粟百二十石而租粟止於二石是一百二十而一也而為庸為調又視田之登耗為之蠲免食貨志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租以斂穫早晚為差調庸書以八月此其厚於民三代之所不如也然則太宗所為取於民合是三者而其輕不及什一有十數倍之損豈孟子所謂貊道耶告子下然則執孟子之說以議唐制亦有過輕之論而已矣唐人稱租庸調之便如陸贄詳於奏議宣公奏議六條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庸曰調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一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摇心自史兩稅耗竭編氓日月滋甚其二曰國家著令歲出穀云云見上注如杜甫白居易形容於

歌詠者不少（杜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云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谷今流血白國家定兩稅本意在優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役役以求寵歛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繰絲未滿斤里正迫我納不許暫逡巡云云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獨李翺平賦書其說乃不然謂百畝之田取粟十石其田間植以桑為畝百可為桑五十功取帛五疋然則百畝之收粟加其十之八帛加其五之三謂是合於古者什一之制（翺序云秦滅古法壞井田而夏商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行當世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有能行之者云云）翺之說於古為合於時為輕於太宗為重豈其傷時重歛以為正觀之法不可驟復姑從中而為之制耶抑其意於太

宗自有不合猶孟子所謂輕於什一而不足取耶夫太宗之法於田制為近古而厚於民豈其可非者耶且夫言稅法於漢唐之後豈宜以輕為譏哉何者彼其所以取之有在田賦之外者漢以更賦為民病則輕租未足以償之爾唐之力役歲以二十日為率是七倍於古矣（周禮先王用民歲不過三日餘見上）其為法以丁身為本按開元詔文有戶高丁多父母在而別籍異居者（志二十六年詔民三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二十以下為中又以民間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廼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迹其故豈不由丁口增多給田以有限而庸役有加所以致之歟唐人之苦於力役又非一端當太宗時猶不能免焉周

疏言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弟至道路相望雖加恩詔而營繕不休有司徒行文書曾無實事本傳正觀十一年上疏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蓋今營為頗多不急之務故也是又奚啻七倍於古哉則其祖輕也亦未足以償之而已嗚呼言稅法於漢唐而以孟子為準以輕為譏果不可也

漢唐事箋卷之六　後集

唐

府兵上 始時優而榮後世勞而辱所以敗壞

唐制人授田百畝所謂府兵者歲不過免租稅二石調絹二疋綿三兩庸絹一疋有半而其服役於公家終歲不得息又備其弓矢器用馱馬鍋幕米麥之屬輸於官以待征發兵志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羁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氊帽氊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兵器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出而給之其番上宿衛者唯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二十為兵六十而免然則為兵者何樂乎是當其時蓋有願而不可

得者此何故也夫人必有所甚苦而後有所甚樂唐人所苦者征戍者爾而其樂夫府兵者何也按唐制三衛以月番上兵志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宿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三番亦月上皆大臣公卿子弟為之蓋起家之良選也又按兵志元宗時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納資隸軍志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皆納資隸軍分月更上由此知唐世宿衛皆優選也正觀五年皇太子將冠有司請追兵以備儀仗太宗曰今東作方興妨農事宜改用十月通鑑五年有司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

用十月少傳萬璃奏摘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日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則當時之優恤府兵也如此夫良家子避征戍至於納資隸軍則其征伐之重常人之所困苦不言可知也為府兵之優而為宿衛之榮如此則當此之時其願趍之者固其宜也然當太宗時魏徵上疏已有正兵番上復別驅任之諫本傳十漸云正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扶老攜幼往來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皆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還正卒番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道遞子背望於途脫有一谷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

則太宗雖勤勤於撫恤而一人耳目有所不逮兵之隸役固已繁矣太宗時尚爾況其後乎先天之誥曰往者分建府衛計

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則民不樂為兵久矣始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侍衛天子其後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於相辱罵必曰侍官則宿衛之榮反以為辱矣朝廷之事拜從如流而折衝將積歲不得遷士人又恥為之流外雖鄙不數年給祿稟而三衛非權勢子弟輙退番兵志自張說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明年更號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故兵不願為兵將不願為將宿衛不願為宿衛而太宗之法盡廢夫府

兵之成難矣而壞如是其遽耶夫府兵法依於田制而太宗之為是制蓋三代之所不能為也惟太宗能任之使太宗之後常有若太宗可保其勿壞矣

府兵下 觀府兵則知養兵重困并講其説

按陸贄傳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奏議論關中事宜狀太宗既定大業列置諸將府隷諸衛所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足以敵關中之半此居重馭輕之意也兵志云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兵志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隷諸衛凡府有上中下三等又按杜牧云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萬人文粹原十六衛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署守分部吏侍替省正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四

十七以儲兵伍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三者之說皆不同今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數計之僅與杜牧同其說當可據也凡府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兵志本文若但以中為率每府千人亦不止四十萬則是下府為多也贊云關中五百廼其十道總數之大凡似太相遠豈其意併所謂軍鎮守捉之類而統以府計耶抑其始欲戒德宗以居重馭輕之意不區區於其數之合耶當唐盛時天下戶口八百餘萬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而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之租調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

九其一為兵是以國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強也田制既壞府兵亦廢而唐常有養兵之困孫樵云率中戶五供給一兵宿兵百萬必五百萬戶然後能當之文粹復佛寺奏開元之間率戶出兵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府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始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仰食於平民歲度有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正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盛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間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以五百萬給天下兵而又以給羣臣國家萬故陛下孰與足哉使唐常有五百萬戶盡以給兵其他用度又將安取況其數有不及者耶見戶口注王彥威言元和間兵數凡八十餘萬長慶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本傳文宗時為戶部侍郎言至德迄元和天下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八十

餘萬長慶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今絜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送使外餘四十萬皆仰給度支因為供軍圖上之是其為不足也已居其五之二況又有他經費則民與國安得不俱貧耶所以鐵鹽和糴食貨志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隨月督課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停戶免雜役盜鬻者論以法自兵起流傭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未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貴始也鹽利歲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糧百官俸祿皆仰給焉又正觀開元後邊數十州戍重兵皆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鑄錢括田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鐵葉皮紙皆以為錢武德四年鑄開元錢廣德間吐蕃逼近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及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歷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

盡則受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税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曰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以上名地頭錢又詔上都秋税分二等上等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税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税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税五升下田畝税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則不與馬

榷利借商

志自朱滔王武俊田悅之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迺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償之搜督峻急民有不勝其冤長安中爲罷市

進奉獻助

志朱泚既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節度使韋皐有日進觀察李兼有月進諸使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時又有進奉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觀察使宣州判官嚴綬傾軍府爲進奉名爲刑部員外郎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順宗即位罷之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税外榷利其後度支鹽鐵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有賀禮及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税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又志奄

五

云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括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靡所不至其稍知國體者於是有減兵之說屯田之說食貨志唐開軍府用隙地置營田天下屯兵總九百九十二初度支歲市粮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十六萬緡泝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疏奏不報元和中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迺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三歲大熟至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靈武邠寧節度使畢諴亦募士開營田邠寧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卒不見其裕而徒有傷今思古之嘆夫府兵之法行縣官歲度八百萬之賦入皆不為兵費及府兵之法壞盡天下之戶調猶不足以給兵安得不思太宗之初制而為之遠想切嘆也哉然嘗論太宗之法惟

太宗能行之其所以處府兵之條目蓋已繁矣既耕且戰（食貨志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以地良薄與歲豐以為上下取中熟為率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而番上又以隸他役而其置府又當絕遠關內有府二百七十四（按地理志關內道數）蓋已遠及朔方邊陲之地況其餘隸他道者其隅遠又何如既繁且遠守之武后時兵當番上者以貧不能致則其遠故敗吾法也必欲遠近一制莫若行之以易吳陸凱云先帝戰士不及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謂孫權時然也孫樵亦云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樵之言與凱相似非府兵舊法也夫以百畝之田致一

勝兵縱之三時閱之冬月它役不及唯以備倉卒田在則兵在不問其鬭與不鬭如此其可以久行乎

內外兵 唐興似周唐亡似漢內更省焉

漢之兵制與三代異唐之兵制與三代略同成周之制鄉遂二百里之內而天子十二軍備焉 周制兵藏於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遂亦如之萬二千五百家為軍故六鄉六遂成十二軍 蓋常有十五萬衆隱於民伍之間 六鄉六遂之數 天下變鄉遂不足取之都鄙都鄙不足廼取之邦國是其兵在內也啓征有扈但名六卿誓之是未嘗輕用侯國之人也今漢京師置兵絕寡一旦有急則以虎符召發外郡是其制不與三代同也惟唐制六百所而在關內殆半關內府

幾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地理京兆有府百三十此為得居重馭輕之勢又以無事而耕有事而戰是與三代略同也然唐之初制雖同三代而與漢異一再傳後府兵內劉邊兵外作伐叛討逆多倚鎮兵此與漢之調發郡國何以異哉而其京師乃始招募勇士以衛左右謂之禁軍兵志夫所謂天子禁軍南北衙是也南衙諸衛軍是也北衙禁兵是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正觀初太宗擇善射者共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才力驍壯者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置左右屯於元武門領以衛將軍號飛騎其取法二等以上試弓馬翹關善射闘壯者為之與南北軍又無以異是知唐兵一變廼與漢略同然漢用郡國兵而無方

鎮之變制南北軍而無監兵之禍而唐所謂方鎮之變大者。舉兵外向小者握兵專制乍撲乍興殆無寧日而所謂監軍之禍又有不可言者兵志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領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觀軍容使自此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楊復恭傳李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敗名復恭逆狀明白遂擅與行瑜出討自殺興元節度使詔從之景福元年拔其城以子繼密守興元以茂貞為興元帥復恭誅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吾披荊榛立天子既得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其不臣類此此何等語耶然則唐之兵初與三代略同與漢絕異其變也與漢略同而其冒嬰禍亂又與漢異嗚呼其始制同乎三代而不肖下同乎漢其變也同乎漢而又不得同其治而其亡皆以外兵致則漢與唐之所同

也蓋何進召董卓董卓至而漢亡通鑑靈帝六年帝崩皇子辯即位年十四何太后臨朝宦官蹇碩欲誅大將軍何進中軍校尉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初靈帝拜卓為并州牧時卓為破敵將軍討先零卓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即就道上書請收張讓以清奸穢太后不從進入白讓與段珪因詐太后詔斬進袁紹聞進被害引兵及何苗等捕趙忠等諸宦官皆殺之凡二千餘人讓等迫逐將軍與陳留王出國門讓等投河而死卓聞帝在北迎之遂脅太后廢帝立陳留王協為帝卓進拜司空自被徵命登台司凡三十九日獻帝即位袁紹曹操並引兵起

崔垂休召朱全忠全忠至而唐亡通鑑昭紀上素疾宦官專權崔允日與上謀去之時朱全忠為宣武軍節度使允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十月大舉兵發大梁三年崔允又奏宦官蠱害朝政王室衰亂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事務盡為省事諸道監軍俱召還是日全忠驅兵以除絕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其出

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全忠遂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異世同馳如出一轍其豢內難皆以閹寺其速之亡皆以外兵故方鎮之禍萌於漢末熾於唐中季而熄於宋朝其制度不與三代同而與治同道有志於斯世者可攷焉八事筆談唐制方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之使今宋節度之名職歸總管司觀察使歸安撫司處置使歸經畧司其觀度觀察兩按丹支掌推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又蔡龍圖官制舊典宋朝開國首革五季方鎮之患召諸鎮命于京師大郎以留之分命功臣出守諸郡乃設知州通判各當一郡以統諸縣遂州置營指兵大郡十數指揮中郡六七小郡不下三五每指揮率以四五百人為額軍儲餉給志在運司其統制軍馬乃隷守倅餉饋犒勞平時各得歡心一旦有警使之犯難可忘其死此人知守貳為千里之主也

禁兵 宦者得兵權禍不可救

漢唐制度不同而寵任宦官則同寵任宦官雖同而

所以任之亦異漢以宦官典中書之選是政權歸之爾唐以宦官典禁衛之兵宦官侍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官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官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標士奇才則養以為子巨藩強鎮則爭出其門小人之情狡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其所英主禍生於忽元宗以遷崩憲宗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哀哉則軍權歸之矣政權歸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則變生肘腋而亂在宮禁故漢之亂易制唐之亂難圖夫政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權專使人主一旦反悟則變亂為治反掌間爾故曰易制若夫兵權在掌握雖使人主覺悟欲謀去而不可得蓋至於長吁引恨而已文宗是也通鑑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學士周墀賜

之酒因問朕可方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曰朕豈敢比堯舜之主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爾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上曰赧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故曰難圖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掃除使子孫常守是制又豈至受制於家奴哉宦者傳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以內侍為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閤門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動四方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肅代庸弱倚為捍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夫所謂禁軍者史謂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也北衙禁軍也然按漢

南北軍制當其增盛數不過萬東漢百官志光祿勳有衛士八十一人虎賁中郎將注虎賁千五百人羽林中郎將注羽林郎百一十八人安帝紀注羽林左騎八百人右騎九百人三署郎注無員官表云諸郎多至千人總計四千三百九十九人衛尉注衛士六十人南宮衛士五百三十七北宮衛士四百七十一計一千零六十八人右都候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右都候衛士三百八十三人宮掖七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百二十人蒼龍四十人元武北屯各三十八人朱雀百二十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一十七人總計一千四百三十八人北軍五校尉所領一騎士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長水領七百三十人中尉緹騎五百二十人總計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考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比約必無重兵既十二門止領一校恐多不過千人大計京師兵僅餘萬而唐十六衛外統六百府其在京師者百三十少亦不下餘萬而奚不足以備南北軍之制哉且漢衛藩護南軍也金吾儆巡北軍也今十六衛有金吾將軍掌宮中

巡警官志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烽候道路水草之宜師田則執左右營之禁大功役則與御史巡行是北軍已寓其間矣則以禁兵為北軍以列諸衛豈太宗初制哉觀其始以義兵起太宗已定天下悉罷遣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者本為軍立制非為制而置兵也其後謂之左右龍武神武及神策而總之曰北衛者皆非太原之舊也兵志高宗龍朔三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武后改曰千騎睿宗又改曰萬騎分左右營元宗之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分月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以左右羽林軍及飛騎缺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

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箱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巡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其議 大抵唐之諸衛本備南北軍制而其元從禁軍猶官制之有員外置耳非為常制也自元宗西幸禁軍廢耗殆盡兵志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纔千人肅宗起靈武兵中不滿百後稍復調補 而所謂神策軍廼自外來志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璆為軍使祿山反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同郭英乂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英乂以入為僕射遂統於觀軍容使魚朝恩至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州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為

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使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乃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遊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又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代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兵多鬬死者建中四年白募兵以志貞為使蒐補峻切豪富請以子弟奴馬從軍德宗與之官五品神策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敢出帝遂出奔適當府兵再壞之餘足以承其三變之數爾蓋府衛法壞變為彍騎彍騎又壞變為禁兵跡所以重追尋古初廼謂衛兵為南衙而以禁軍為北衙以備漢制既以中人主之故北衙之勢常橫志自肅宗以後北軍增至威武長興等軍名數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之內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陵暴民間苦之

德宗幸梁還以神策軍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定難功臣怒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賦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户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為之斂屈唐賢無能為謀者蕭復常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本傳復常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勿使參領帝不聽柳杭嘗因疏程元振及之而不能用本傳廣德初吐蕃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杭上疏曰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為志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帝乃下詔削元振官爵如白居易李鄘但言不當位大帥白居易傳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任將帥比年始以中人為部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佐之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之且與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即

承璀為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心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自陛下始帝不聽又吐突承璀傳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征討行帝見其果敢喜謂可任即詔為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於是諫官李鄘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從之於是更為招討宣慰使

如王源中高元裕但言其勢重南衙爾元裕傳敬宗視朝不時稍稍事決禁中宦官放恣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悟而不能有所檢制入陷危之其欲謀奪其權者殛皆小人也王叔文崔昌遐是也王叔文傳還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王伾為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軍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傅泰為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怒曰吾屬必死其手迺諭諸鎮毋以兵屬人希朝等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夫以小人制小人不幸而

不集其禍小幸而遂焉禍未可量也要知宦官得志人所難言而其付之以兵權也其初易圖人主迷不自覺及其既覺又且孰視無如之何必與之俱亡而後已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漢唐事箋卷之七　　後集

唐

邊防

防之不密其禍必至莫若假郡守權

天下有道遠人來格邊防之計三代無有也吾嘗學詩矣以為是始於周宣之時蓋是時北有玁狁南有荊楚東有淮徐宣王嘗遣將勵兵以次底定已而又選其賢臣而為之鎮守故式是南邦則以申伯（崧高詩）城彼東方則以仲山甫（烝民詩）奄受北國則有韓侯（韓奕詩）此皆元老大臣朝廷所倚重者而委之以外屏以鎮三隅是其為謀甚重而且悉而驪山之禍乃更自西作焉（出王事）夫四隅而防其三而其變也果出於不

備之方則天下之患其不可深防也如此漢之世北敵為患特甚而武帝竭其力於西南邊與西域其勞費尤甚自是中外交衰而漢亦以耗匱若夫唐世邊境之患莫吐蕃若葢嘗一陷長安而代宗為之出陝吐蕃傳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李之方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剽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降刺史高暉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渾党項兵二十萬畧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盩厔西破之代宗幸陝子儀退商州高暉導之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安為帝改元揔作赦令置官吏衣冠皆南奔荊襄或逋山谷亂兵因相掠鈔道路梗塞此其不及周禍一間耳當太宗之初其為之防至矣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廼居其八地理志秦渭京西四州中州都督府鄯隴洮瓜四州下都督府天寶之初易為節度而隴右節

度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劒南節度三萬九百人通鑑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十軍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六軍屯益翼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則其為西北之備豈不極至彼吐蕃雖強亦何能為哉未幾河北難作兵皆東徙由是吐蕃乘虛內侵不數年間隴右數十州相繼陷沒地理志自祿山之亂河北暨武平都合川壞道等郡皆陷沒于吐蕃寶應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正元三年吐蕃攻沙陀回紇北庭安西無援遂陷隴右州縣盡矣終唐之世受其侵侮而不能止此豈不知預為之防而忽至此哉其邊之計與周異而變難之作與周同是可嘆也已夫唐之郡守既已侵削無權而鎮兵他徙則敵人乘虛而東如涉無人

之境是亦何足恠哉吁唐之禍極矣內有宦官之侮外有方鎮之逼又其外有寇敵之擾盖其自治之策旣失而其制度又皆𢿙壞是以前代之禍或彼有此亡而唐備嘗之夫唐制度皆古遺制也及其壞而生變則曾二漢之不如今若一切為古制度張本自當封建始封建復如漢初郡守稍假以權亦可矣柳宗元之論曰漢無叛郡唐無叛州封建論自昔未有叛守而何必曰求削弱之又多為之制以致外寇而産內難哉

户口 户口之耗由戰傷隱匿之弊

自昔未有不以户口之登耗為當世之盛衰惟唐初

戶口之盛反不如隋唐地理志隋滅陳天下始合為一改州為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治為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卅六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凡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後百餘年迺得比之而終不如漢永寧之盛漢永壽二年戶千六百十七萬九千九百六十漢地理志隋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興至天寶十三載少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蓋嘗論其所以登耗之端不過有二一曰戰伐死傷二曰版籍隱匿此二者耗之端也其一則可傷而其一不論可也一曰安平無事二曰編捨有紀此二者登之端也其一則可喜而其一亦不論可也夫以唐高祖太宗之盛豈不過於隋而戶口之數反不及之豈有他

哉蓋自晉之東中原版蕩離而為南北者二百餘年其間互相侵伐大戰不過數四而其國之亡多出傳禪至於合之於隋非一朝夕之積而無曩者拏爭紛奪百戰不休之苦與漢唐初興其勢自異此其所以盛者一也又其時人多避役依於豪室高熲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通鑑時民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山東尤甚北齊之弊政戶口租調姦偽猶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欺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偏下諸州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諸州調物每歲輸長安者相屬不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夫人知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迺蒙輕減之租烝庶懷惠人俗康阜此其所以盛者二也太

宗之興環區城內皆為盜藪內剗外除十死八九其耗一也安集之始事尚闊疎隱冒之弊理容有之宇文融一旦根括至八十餘萬食貨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然是時天下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擅田逃戶自占者以攝御史分行括實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終歲籍錢數百萬緡是亦其積使然此其耗二也蓋其死亡十之八九而其隱匿居百之一二由此言之又何恠戶口之不如隋哉人君承凋瘵之後要以極力撫摩擠之富實而戶口之登耗不足以為政治優劣而隋戶口之盛蘇氏嘗以策進士請以是對由子

役里正為古人所重自唐來何輕之極

自漢至唐天下困於役久矣所謂役者征戍是也非今之所謂役唐歲役每歲不過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是為一疋有半爾果如是亦何不便於役哉而唐睿宗為左右龍武軍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隸軍則其苦於征役至於如此豈其二十日之役與夫一疋有半之絹為足較其利害哉則唐征戍役為重而為里正者既免其役而實制其權故杜甫詩云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蓋沒齒於邊戍而里正科之往爾嘗攷歷代之制自成周比閭之長周制五比為閭閭有長曰閭師以中士二人為之至漢而有亭長有三老嗇夫游徼皆有秩食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郡所署秩百石掌一

鄉一鄉戶五千則置鄉小者置縣嗇夫一人主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定其差品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巡徼亭長禁賊注皆斗食風俗通云國家制度大率十里一鄉 至後魏而創三長之制皆復徭役三載無愆則陟用之 通鑑齊武紀永明四年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隱冒三十五家始為一戶內秘書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復二夫黨長復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書奏詔百官議鄭羲等皆以為不可文明太后悅之二月初於是乃立三長 至隋為州縣鄉官皆吏部除授 隋百官志舊周齊州郡縣職自周都郡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自調俾共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直為之鄉官別置品官吏皆吏部除授每歲課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還後升罷州縣鄉官 又至唐而為里正方正皆選勳官六品白丁清幹者與耆年平謹者為之 通典唐百戶為里里置正一人五百為鄉鄉置鄉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充補之亦曰父老又鄉黨老在邑居者為方正諸里正縣選勳官六品

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之其次為方正並免其課役至太極元年年九十以上者版授下州刺史朱衣象笏其次授州司馬縣令丞有差通典先天六年初令老人九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朱衣象笏八十以上版授州司馬綠衣木笏天寶元年詔父老六十版授本縣丞七十以上授縣令斯為過矣物極則返自是而後其選浸輕焉睿宗時韓琬言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方正每一員闕擬者輒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本傳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書云云往選司從容有理如今仇敵買販往官將代諸什物脩具至今交罷執符紛競以校存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粟相誇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則朝獻歡鬪今軍屯積年往名募人賈其勇今差勤合宗逃亡往倉儲盈羨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成游人云云書入不報又通典景雲二年上書云云頃年差人以充職致亡逃人然則里正之為差役其始於是乎琬

之言與學生為對其時猶未輕也嗟夫自三代至唐幾三千年而歷代重之猶一日自景雲揆于宋朝二百餘年爾而謂之保正者其僇辱與僕卒等吁何以傳之未久而變之如是之亟耶且今世幸而無徭戍之役而所謂差役者乃歸之保正是前世所貴重者而辱之為役無能講求其故何哉誠不能如古而使為之殺其僇辱之等不亦可乎

東南財賦 詳考增賦數目次第因襃劉晏

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全在東南東南之賦安得不重柳嘗切疑其重賦之始當在肅代之際然大歷中獨孤及為舒州元結為道州率戶歲

不過取十千而止且如李翺平賦之說粟十石帛五足為授田百畝之常賦此豈十千所能辦倘有他租入通率計之當猶儉於什一是亦未為重賦也按唐制舒州戶數三萬有畸（志舒州三萬五千三百五十三口十八萬有畸）獨孤及與處士楊貢言其戶數與志相當而云稅數三十萬貫是戶以十千為率猶不及也惟道州戶籍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一（地理志序）而元結表云舊有四萬被賊以來不滿四千而歲供上都錢一十三萬二千六百貫係配率之數乞行蠲免朝廷從之所謂率之數其州曾被西原賊破之餘籍存而戶亡者言耳而以四千見存之戶取其四萬緡有畸是戶以十千為率也

自大歷至建中盖二十年而楊炎作兩稅法按比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歲斂錢得二千五十餘萬緡以供外九百八十餘萬緡以供京師（見食貨志）即以戶率亦不及十千之數而論者以墾田最多之年為率（食貨志陸宣公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略有六其一日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二稅之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為立常規也）豈其欺楊炎哉自是二十餘年至于元和而東南之賦始重李吉甫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除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二百四十四萬戶（通鑑憲宗紀元和二年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

邠寧振武汧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蒼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如上云云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二分增一大率三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當時戶口耗減如此而李絳言於憲宗曰今東南大縣歲賦二十萬緡二十萬緡之賦已增道州正額三分之一此其增重可知矣蓋至是求其及於什一之中而不可得此李翺之書所以作也自是而後至於咸通又加甚焉故陸龜蒙此言殆發於咸通間也故元和憲宗視大歷建中德宗而重咸通懿宗視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初已取其盈則其變故之餘重之又重豈待唐末年而後甚哉然大歷之際軍旅數興戶口減耗而賦得無增

者史稱劉晏之功誠不可掩矣鹽法在元和第羇縻劉晏事見府兵注志云自兵興河北鹽法羇縻而已而已皇甫鎛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至穆宗時張叔平議榷弊請糶鹽可以富國韋處厚韓愈詰以為不可於此既無所利則民賦必有所增雖裴度李絳為相而不能止度傳度封晉國公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得幸俄宰相三上書以為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卒為程异所構又絳傳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李鎛誅憲宗輩取其貲絳諫爾賜代道代貧民租稅制可又言方鎮進獻等事憲宗曰疾風知勁草卿當知之矣進中書舍人然則如劉晏者豈可少哉

漢唐事箋卷之八　　後集



